

中

华

神

秘

文

化

书

系

神秘的

姚周辉 著

幻

术



迷信者
从中祈求
缚身的绳索



生意人
从中获取
滚滚的财源
；
执政的权谋
；
执事者
从中总结



治学者从中
窥见的闪光
；
智慧的闪光
；



神秘文化
是一座
变幻奇特
的宝库

广西人民出版社



神秘的

幻

术

——
降神附体风俗探究

魏国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幻术:降神附体风俗探究 / 姚周辉著. — 2版.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11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
ISBN 7-219-02257-3

I. 神... II. 姚... III. 巫术 - 研究 - 中国
IV.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500 号

责任编辑 廖集玲

神秘的幻术

——降神附体风俗探究

姚周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30028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12 印张 160 千字

ISBN 7-219-02257-3/G·513

定价:25.00 元

神秘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凡

三黄五帝、后妃妻妾、
太监外戚、术士巫医、

隐者仙人、善男信女、
门帮会派、三教九流、

三坟五典、禁书秘籍、
异端邪说、阴阳五行、

天人感应、奇门遁甲、
讖纬禁忌、怪习陋俗、

相面测字、炼丹养生、
占星堪舆、武术气功、

皆可包容之。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序言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序言

神

秘

的

幻

术

中华文化,不仅以其悠久、丰富称著于世,还因其浓郁的神秘性为中外瞩目。所谓神秘,内含神奇、隐秘之意。一切有神秘色彩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神秘文化。举凡三皇五帝、后妃妻妾、太监外戚、术士巫师、隐者仙人、善男信女、门帮会派、三教九流、三坟五典、秘籍禁书、异端邪说、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奇门遁甲、谶纬禁忌、怪习陋俗、相面测字、炼丹养生、占星堪舆、武术气功,皆可包容之。

任何文化因其特质,都处于一定的坐标。中华神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那种以儒学为核心的雅文化,它可以称为俗文化;相对于科举之类的官场文化,它可以称为大众文化;相对于那些历代当权者倡导的主流文化,它可以称为潜流文化;相对于与大工业联系的现代文化,它可以称为传统文化;相对于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它可以称为本土文化。

在文化的殿堂中,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神秘文化那样引人入胜,勾人魂魄,诱人探寻,令人惊叹!梁武帝《游仙诗》云:“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怎样“究”?怎样“测”?古今忙煞了多少文人墨客:有人从小以身许之,如《晋书·陈训传》记载“(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有人成为通家硕儒,如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卷36《毛颖传》记:“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

神秘的幻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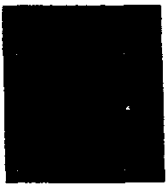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序言

神秘文化是一座变幻奇特的库府,治学者从中窥见智慧的闪光;执事者从中总结御政的权谋;生意人从中获取滚滚的财源;迷信者从中祈求缚身的绳索。综观当代世风,中外忙碌于神秘文化者大有人在,不乏有益的成果。遗憾而可恨的是,喧闹声中混进了一些市井无赖之徒,他们不学无术,却编写了五花八门的油印小册子,宣传迷信,混淆视听,毒害民众,中饱私囊。小人作祟,君子焉处?一些饱学之士视神秘文化为“非学术”“贱文化”,甚至认为“狗肉不能上正席”,怕影响自己清高的声誉。任小人甚嚣尘上,君子我岿然不动。于是乎,神秘文化变得更玄乎、更灰暗、更不可理喻了,甚至日益堕入泥潭。

有鉴于此,我们开始了神秘文化的研究工作。

神秘的色彩最怕事实冲涤,迷信的积垢需要科学清扫,思想的雾霭不能靠利斧驱散,历史的现象需要从历史角度解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神秘文化,是光怪陆离的复杂共同体,是精华与糟粕交融的意识形态。它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有无孔不入的市场,有衰荣再生的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神秘文化一度受到荡涤,但它由地上转入地下,由泛滥暂处休歇。一旦开放的历史大潮奔腾向前,这股潜流就与海外及港台的民俗风气相呼应,乘机涌出,四处流布,传统的水质调入了现代的色彩,清浊难分。如果不考镜源流,不明辨是非,不正确引导群众,陈旧的风气和封建的习俗将重新在民间恢复,我们经过五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俗将被潜移默化、取而代之,这是相当危险的。为了配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配合扫除六害,应当积极行动起来,研究神秘文化。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应当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民众服务,研究神秘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何况,神秘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高校的学者不研究,谁来研究?

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着手研究“神秘文化与当代中国”、“神秘文化与东方文明”这两大课题。适逢广西人民出版社欧薇薇同志约我们撰写《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纵横观》一书,此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许多学者



和读者来信给予好评和鼓励,希望能多出这样一些有学术性、科学性、可读性的书籍。为了不负众望,我们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由王玉德任主编,姚伟钧任副主编。丛书得到了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文史编辑室主任欧薇薇的具体帮助和组织。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扎实的学术方法,配合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社会现实,发掘历史文献,认真研究神秘文化中的每一个问题,该批判的就批判,该继承的就继承。让渣滓永远沉淀,让腐朽化为神奇,让学术清浊分明,让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这套丛书问世之际,我们深感这只是我们研究神秘文化的一个开端,筚路蓝缕,任重道远。由于此项研究实属草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从书中难免出现一些失误之处,祈望天下同仁、朋友理解我们,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共同努力!

王玉德

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序言

神秘学的



序

上个月,姚周辉先生把他的专著《神秘的幻术——降神附体风俗探究》手稿寄给我,要我写篇序言。3年前姚先生来我所服务的南开大学进修,他讲到对“斗阴拳”仪式活动的调查和研究,令我知道他是学问上的有心人;他表示要利用进修时间,阅读在工作单位见不到的图书文献,果然他抓紧时间贪婪地吞噬书本知识,使我知道他是肯于并勤于钻研的必将有作为的青年学者。现在见到他的书稿,很为他的成就而高兴。承他的情要我写序,应当向他说几句祝贺的话。但是我对降神附体风习俗乏研究,只能就姚先生的著作发表一点浅薄的评论和提出一两个问题。

从前读明人凌濛初小说《初刻拍案惊奇》第39卷《乔势天师攘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见其序说写道:

话说男巫女覡,自古有之。汉时谓之“下神”,唐世呼为“见鬼人”。尽能役使鬼神,晓得人家祸福休咎,令人趋避,颇有灵验。所以公卿大夫都有信着他的。甚至朝廷宫闱之中,有时召用,此皆有个真传授,可以行得去做得来的。不是荒唐。却是世间的事,有了真的,便有假的。那无知男女,妄称神鬼,假说阴阳,一些影响没有的,也一般会哄动乡民,做张做势的,从古来就有了。直到如今,真有术的巫覡已失其传。无过是些乡里村夫,游嘴老妪,男称太保,女称师娘,假说降神召鬼,哄骗愚人。……见

序

神

秘

的

幻

术



人家有病来求他，他先前只说救不得，直到拜求恳切了，口里说出许多牛马猪狗的愿心来，要这家脱衣典当，杀生害命，还恐怕神道不肯救，啼啼哭哭的，及至病已犯拙，烧献无效，再不怨帐他，疑心他，只说不曾尽得心，神道不喜欢，见得如此，越烧献得紧了。不知弄人家费多少钱钞，伤多少性命！不过供得他一时乱话，吃得些，骗得些罢了。律上禁止师巫邪术，其法甚严。也还加他“邪术”二字，要见还成一家说话。而今并那邪不成邪，术不成术，一味胡弄。愚民信伏，习以成风，真是痼疾不可解，只好做有识之人的笑柄而已。

凌氏认为，①我国历来有降神附体风俗；②真有能降神造福的神术，也有借降神诈骗的妄人；③古代真传的降神术已消失，现行的邪术愚昧至极，连邪术之术也没有，而愚人却信服，是顽固的社会弊俗；④告诉我们历朝政府禁止邪术，有对百姓负责的一面。

我还在说部笔记中，以及正史、方志、文集中多次见过关于降神附体的记载，那些资料的作者有信仰的，也有非难的。这些资料在我心中产生疑难：以降神附体愚弄民众的骗术很可恶，但坏在何处我说不太清楚，与其相关的异常现象如何解释，不甚了了。我知道人体科学在各种学科领域中是属于最落后的一个，有待于这种学科的发展以解开降神附体之谜。看来我的认识水平比300年前的凌氏高不了多少。我正是抱着解开自己疑难的心情，饶有兴趣地阅读姚先生的著作。

我曾研究过清朝雍正皇帝的历史。这位君主一度得重病，让道士贾士芳诊治，开始颇见疗效，迭发上谕，褒奖他为“异人”，病还没好，又把他以妖人左道杀掉了，原因是他能控制皇帝。他治病时，“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雍正帝说：“其治调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我那时不明白雍正帝为何出尔反尔，贾士芳的罪过究竟何在。现在似乎知道了：他施用催眠术，制御皇帝，虽见成效，但刺伤了唯我独尊的君王的自尊心，不把他治死不足以解心头之恨，这样的理解乃是受了姚先生著作的

神 序

秘

的

幻

术



序 神 秘 的 幻 术

启发。看来我有提高,可见姚著对于世人之教益。下面我将脱离狭隘的自我体验来观看姚著。

降神附体风习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难度很大,尚处于探索阶段,姚先生的研究就是富有探索精神的表现。认识降神附体风习,需要运用人体科学、医学、宗教学和神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方法,要把这些学科的知识综合起来运用。研究者很难同时具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体科学的多方面的知识,所以降神附体风俗研究是相当难的事情。古往今来对它进行研究的颇不乏人,凌濛初就应算上一位。但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可能揭开降神附体的奥秘。现代的研究者,多是对降神附体及其风习作局部的考察和说明,还没有全面研究的科学著作问世。姚先生对此颇有感触,在书中对“缺乏多角度、多层次和系统而详尽的剖析”的研究状态表示遗憾,在给定的信中说要“集中笔力从催眠术、人体科学等近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迷信风习,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第一次吃螃蟹似的尝试”。是的,姚先生把这一志向付诸行动,蒐集文献资料之勤,前已说过,他同时深入社会实践,进行田野调查。这样艰苦细致的工作,与青年学者的锐气、勇于进取的精神相结合,在降神附体风习领域作出了较全面的探讨,即考察了降神附体风习的起源、传承、传播、种类,降神附体的方法、手段、超常现象和功用的实现及其原因,降神附体中的骗局及其危害,涉猎了降神附体风习中的主要问题。姚著文字不算多,但研究的是降神附体风习的整个问题,确是开创性的探索。

姚先生的探索富有学术价值,我以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论证与肯定降神附体活动有为人治病等功效,不纯是骗术。他经过两次实地观察斗阴拳活动以及调查访问,认为表演者的超常表现不是作伪所能做到的,是真实的表现。他肯定降神附体活动中有超智力、超体力、超毅力、超记忆力、预言、意念致动等表现。他并不把这些异常现象看作是超自然力的神的作用,而是人本身的作为(原因在第二点说明),所以他风趣地写道:“你就是神,神就是你!”在我国学术界对降神附体活动有一种完全持否

神 秘 的 幻 术

序

定态度的说法,认为它是骗术。姚先生的肯定说,有可能被视为宣传迷信,传播唯心论,但是姚先生以科学为武器,有勇气、有胆识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

其二,认为施行催眠术,诱发人体特异功能,造成术师和被试验者的超常表现,产生治病等效果,这就是所谓“降神附体”及其作用。姚先生认为降神附体的过程也即催眠的过程,进入催眠状态的人产生麻木拒痛现象,与催眠师保持“感应关系”;人们普遍具有特异功能,要表现出来,则需要进行训练诱发;人类普遍具有可暗示性及主动接受暗示的心向,暗示具有强大的有效性;催眠师及古代的巫师,采用行之有效的催眠方法和暗示原理,诱发人体特异功能,使被催眠者在迷狂状态中呈现出超智力、超体力、超视力、超听力、超味觉、超毅力、超记忆力、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预测未来、洞察过去(追忆往事)的超常现象。因此,非骗术的跳神、走阴、扶乩等的卜问“灵验”,乃人体潜在特异功能中的预知能力发挥作用,圆光、走阴、跳神等的追忆往事,与“亡灵”对话,是潜意识的超常敏感和遥感能力能看到“残留图像”,听到“残留信息”;跳神者、舞仙童者、唱七仙姑者的不学自会跳、唱、舞弄枪棒,不识字而会书写,是超常智力的发挥。姚先生向读者解释降神附体的超常表现是人类本身具有的功能在催眠术作用下发挥出来,说它神秘,是原来人们不认识它,以神鬼观念解释它,从而使它的奥秘不易被解开。姚先生还特别指出:“所谓神授特异功能的实质,同样是人工(包括催眠,当然也包括气功、瑜伽、静坐、禅等)引发的幻视和幻象,而绝不是什么‘神使鬼差’的奇异功能。”姚先生的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我想可以用下列图示表示出来:

催眠术——术师暗示(诱发)人体特异功能——超常表现——所谓“降神
(迷狂心境中 附体”的实现
的鬼神世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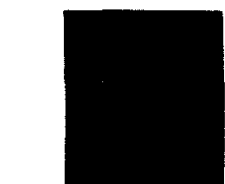
神
秘
的
幻
术

姚先生运用人体科学的知识对降神附体风习的说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确实对降神附体的奥秘作了揭示,作了很好的尝试。

其三,对降神附体活动与认识中的神学、迷信观念作用的探究。姚先生既肯定了降神附体活动中的真实的也即科学的一方面,又没有忽视揭露骗子利用降神附体活动的欺诈作伪行为。真与伪都包含在降神附体活动中,如何去区别,去揭示呢?姚先生下了一番工夫,认识到降神附体活动中特异功能的局限性,它的成功率受被施术者的情绪、心情和精力影响,不是经常能成功的;还同巫师、术师有直接关系,他们有的不会催眠术,唯知装神弄鬼,当然达不到诱发特异功能的效果。姚先生列举了大量事例,揭露巫师的骗局,以及给迷惘者造成的悲剧。

应当指出,姚先生的这些学术贡献,是充分利用了当代学术界人体科学和降神附体风习史的研究成果,也有他自己的研究,并把它们融会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吸收了他人营养,酿造出自己的果实,这果实是精美的,它较成功地说明降神附体的奥秘,揭示这种活动中的真伪两方面,给真的方面以初步的合理的解释,是对降神附体风习卓有成效的探讨,是走在科学道路上的探索。

姚先生在从事他的创作时,抱有一种热忱,就是批判降神附体风习中的迷信活动,揭发巫婆神汉的愚民罪行,倡导科学,希望提高我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移易风俗,克服神鬼迷信。他认为降神附体巫风对迷信心态的持续存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恶人的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对此深恶痛绝,也为这种巫风的死灰复燃而担忧。但他不是消极的,他要用自己的研究,科学地作出说明,以助于引导人们拒绝巫风迷信活动。事情还不在于他有批判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做细微的研究工作,深入进去,这才有可能达到批判的目的,帮助人民自己起来克服巫风邪术的影响,自觉地移风易俗,制止降神附体巫风的蔓延。这种科学的态度,与那些以简单逻辑否认降神附体活动中的异常现象的论者不同,后者虽有鲜明的态度,但缺少科学精神,不可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姚先生有鉴于此,才不停留在简单否定



论者的水平上。这种社会责任感是他深化研究的动力,从而给读者以更多的启示。为提高民族文化,为纠正社会陋习而奋斗,这才是文化工作者真正的“社会效益”,而不在于去宣称什么主张。我国正需要姚先生这样的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从事文化、教育、科学、经济、政治各项建设的人。与务实作风相对立的“假大空”风气,在十年浩劫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今日也还有遗存,所以我说姚先生以其辛勤劳作给我们的启示已超过了他的著述。他的书远不能认为是十全十美的,但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赤子精神尤其可贵。

降神附体风习是神秘文化中的一种,研究的难度大;又属于俗文化,难以进入大雅之堂,所以学术界缺乏研究。这种状况决定,对它的研究亟待深入,对降神附体风习活动的剖析必须深化,这样大的任务,就不是一个人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姚先生的研究成果还不能令人满意,还有着不如人意的地方。我因此想到几个问题,提出来和姚先生讨论,并向方家请教:

第一,降神术是一源的,还是多源的?姚先生认为巫术产生于北亚(或者说姚先生同意这一说法),批评多源说,但是对它的传播路线的描述却很不得力,缺乏资料,如引用索恩的观点,说澳洲土著是由东南亚和中国华南迁移去的,这就有了带去巫术的可能,但这仅仅是可能,不能成为定论。传播路线说不清,就难以使单源说站住脚。我想,巫术是原始宗教,并没有多少哲理,在“蒙昧时代”的各个地方的人类社会中均可以产生,因而是可以多源的,它不同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世界三大宗教,只能是单源的。

第二,如何在降神附体的一种活动中区分出科学与迷信的两种性质?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姚先生试图加以解释,也确实有所说明,但归纳不够,特别是带有规律性的分析尚属欠缺。如在一个子目中讲到巫师的“骗术”,只是交代了一些现象,没有说清骗术之“术”是什么,因此,和姚先生另一个子目叙述的“骗局”,就没能很好地辨别它们的差异。迷信和科学蕴涵在降神附体活动中,把它们区别开来,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首要任务,也是根本任务,弄不清楚,就会在科学与迷信、唯物论与神学唯心论之间摇摆,就很难成为科学的

神 序

秘

的

幻

术



研究。

第三,对巫师、催眠术、催眠者、“附体者”等降神附体活动的主要参与人的寿命似宜作专题研究。姚先生已指出这些人在降神活动中身体健康和神经健康受到影响,我以为可以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对那些人的健康、死亡、年寿作统一考察,作一些计量的统计,以此认识特异功能与降神附体的关系。

第四,坚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和方法。前面说过人体科学尚处于落后状态,与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不相适应,人们需要加强对自身的解剖,对自身的认识,只有人体科学发达了,与人体相关的现象,如降神附体活动,才可能被全面认识。当然,对人体的研究又不是孤立的,要把它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实践这种方法的研究者,无疑地需有多种学科的知识,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人们的学习是分专业的,很难一下子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因此就要适当地补课,扩充知识领域,使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够适应降神附体风习课题研究的要求,庶几较好地完成研究使命。相信姚先生在日后的研究中,会不断地提高学术水平,会以更丰硕的成果贡献于社会。述此良好的祝愿,以为序。

冯尔康

序 神
秘
的
幻
术

宗豪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编号	书 名	作 者	定估价	编号	书 名	作 者	定估价
001	影响中国的100个人物	主编 张秀平	36.00	022	非常迷离作者	郭小东	25.00
002	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	主编 张秀平	36.00	023	歇后语新编		18.50
003	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主编 张秀平	36.00	024	谚语新编		18.50
004	影响中国的100种文化	主编 张秀平	36.00	025	俏皮话新编		18.50
005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主编 张秀平	36.00	026	谜语新编		18.50
006	影响世界的100个人物	主编 邓蜀生、 张秀平、杨慧玫	36.00	027	格言新编		18.50
007	影响世界的100次事件	主编 邓蜀生、 张秀平、杨慧玫	36.00	028	穿越时光隧道—— 世界考古探秘	主编 张秀平	32.00
008	影响世界的100次战争	主编 邓蜀生、 张秀平、杨慧玫	36.00	029	人类智慧之魂 —— 漫步世界珍宝长廊	主编 刘如仲	32.00
009	影响世界的100种文化	主编 邓蜀生、 张秀平、杨慧玫	36.00	030	永远的伊甸园—— 走进珍稀动物世界	主编 李湘涛	36.00
010	影响世界的100本书	主编 邓蜀生、 张秀平、杨慧玫	36.00	001	永别了，武器	(英)海明威	11.50
011	世界十大古典悲剧故事	主编 狄其骥、 荣闾方	25.00	002	热爱生命·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8.20
012	世界十大古典喜剧故事	主编 狄其骥、 荣闾方	25.00	003	复活	(俄)托尔斯泰	12.80
013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传奇	主编 胡光舟、 沈家庄	30.00	004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10.80
014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传奇	主编 胡光舟、 沈家庄	25.00	005	蜘蛛女之吻	(阿根廷)曼努 埃尔·普伊格	9.20
015	世界著名思想家的命运	主编 陈鹤鸣、 谭元亨	36.00	006	伊索寓言	(古希腊)伊索	9.50
016	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命运	主编 戴安康	36.00	007	白鲸	(英)麦尔维尔	13.50
017	世界著名政治家的命运	主编 江家齐	36.00	008	牛虻	(英)伏尼契	9.20
018	世界著名军事家的命运	主编 陆扬	36.00	009	好兵帅克的奇遇	(捷)雅·哈谢克	11.70
019	世界著名实业家的命运	主编 张绍焱	36.00	010	丧钟为谁而鸣	(英)海明威	11.30
020	世界著名教育家、科学 家的命	主编 程翔章、 曹海东	36.00	011	双城记	(英)狄更斯	12.50
021	西部车帮	作者 杜光辉	25.00	012	罪与罚	(俄)陀思妥 耶夫斯基	12.80



宗豪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编号	书 名	作 者	定估价	编号	书 名	作 者	定估价
013	笑面人	(法) 雨果	15.00	034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12.90
014	斯巴达克思	(意) 乔瓦尼奥里	11.20	035	简·爱	(英) 夏洛蒂·勃朗特	11.50
015	西线无战事	(德) 雷马克	8.50	036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	17.50
016	堂吉珂德	(西班牙) 塞万提斯	13.50	037	基度山伯爵 (上、下)	(法) 大仲马	28.00
017	名利场	(英) 萨克雷	14.50	038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 约瑟夫·海勒	12.50
018	包法利夫人	(法) 福楼拜	10.80	039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10.60
019	奥勃洛摩夫	(俄) 冈察洛夫	11.60	040	漂亮朋友	(法国) 莫伯桑	11.50
020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15.00	04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11.8
021	娜娜	(法) 左拉	10.60	042	悲惨世界	(法) 雨果	13.50
022	金钱	(法) 左拉	10.50	043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11.50
023	幻灭	(法) 巴尔扎克	12.80	044	呼啸山庄	(英) 艾米丽·勃朗特	11.50
024	死魂灵	(俄) 果戈里	10.80	045	飘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15.00
025	德伯家的苔丝	(英) 哈代	11.90	046	嘉莉妹妹	(美) 西奥多·德莱赛	11.00
026	沉船	(印) 泰戈尔	8.00	047	蝴蝶梦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11.00
027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下)	(法) 罗曼·罗兰	25.00	048	雾都孤儿	(英) 狄更斯	11.20
028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	11.20	049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8.60
029	红字	(美) 霍桑	10.80	050	童年	(俄) 高尔基	9.90
030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 歌德	8.60	051	在人间	(俄) 高尔基	8.80
031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	9.20	052	格林童话	(德) 格林	12.50
032	傲慢与偏见	(英) 奥斯丁	10.50	053	安徒生童话	(丹麦) 安徒生	12.50
033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13.00	054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 民间故事	12.50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	9
一 跳神	9
二 舞仙童	13
三 斗地鼓牛 跳青蛙神	19
四 走阴	21
五 四大门	24
六 唱神仙	26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	35
一 扶乩	35
二 圆光	42
三 升空	45
四 快行	47
五 行尸	48

目 录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三章 黑衣女巫的魅力:降神巫风的主要超常现象及功用

.....	50
一 降神巫风中的主要超常现象	50
(一)超智力	50
(二)超体力	54
(三)超毅力	54
(四)超视力	57
(五)超记忆力	58
(六)追忆往事、揭人私隐、预言未来	58
(七)意念致动	60
二 降神巫风的主要功用	61
(一)通神	61
(二)预知问事	62
(三)治病	64
(四)娱乐	71
(五)降神巫风与政治和军事斗争	71
(六)实用	73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75
一 狂舞	75
二 蒙面	79
三 扇风	79
四 气熏	80
五 凝视水碗、古镜、水晶体	81
六 药物	82
七 神坛巫音	86
八 念咒烧符	87
九 道具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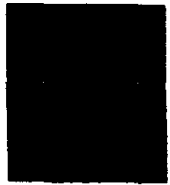


目 录

神
秘
的
幻
术

十 自我折磨	91
十一 助手	92
第五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上)	93
一 降神附体的过程也即催眠的过程	93
二 降神附体的生理基础、心理基础、物理基础和 文化基础	96
(一) 人体特异功能的普遍性及其与催眠的关系	96
(二) 暗示性——催眠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和物理基础	100
(三) 催眠术——催眠诱发人体特异功能的有效手段	103
三 催眠术、人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对降神巫风中 诸种超常现象的验证与诠释	103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107
一 对降神巫风中的几种“神秘”现象的剖析	107
(一) 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	107
(二) 行尸之奥秘	116
(三) 巫师治病的秘密	118
(四) 流行性歇斯底里之谜	121
(五) 深度催眠状态下的被催眠者为何能“不学自会” ...	123
第七章 真假神仙的多重合奏:降神巫风的骗术和局限	128
一 降神巫风中的骗术举要	128
二 杂技中的幻术与降神巫风的骗局	132
三 降神巫风中的特异功能的局限性	134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137
一 降神巫风严重摧残降神附体者的身心健康	137

二 降神巫风为以降神附体为骗术或手段的犯罪 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139
三 降神附体巫风对迷信心态的产生、形成与经 久不绝的推波助澜	146
(一) 降神附体风习与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产生与形成	146
(二) 降神附体风俗与迷信心态的泛起和经久不绝	148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 风的起源、形成、传承与传播	151
一 降神巫风的起源期与形成期	151
(一) 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降神附体风习的起源期	151
(二) 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降神附体风俗的形成期	156
二 降神巫风的起源地	157
三 降神巫风的起源与精神性疾病	159
四 降神巫风的起源与原始舞蹈和植物致幻药	162
五 降神巫风传承的基本模式	163
六 降神巫风的传播路线	165
尾 声	169
后 记	173



引 子

神秘 的 幻 术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探讨中华神秘文化中的降神附体风俗的专著。

何谓降神附体？何谓降神附体风俗？

降神附体，也称“请神附体（身）”、“神灵附体（身）”、“鬼神附体（身）”、“精灵附体（身）”、“降身”、“降灵”、“下神”等。对于降神附体现象，许多人可能没有亲眼目睹过，但对于有关降神附体的传说，人们也许并不陌生。在电影、戏剧、文学作品和街头巷尾的闲谈中，这类题材并不少见。在大家都十分熟知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就有好几段描写。其中写得较为详细的是第一百一十二回“活冤孽妙姑遭大劫，死雠仇赵妾赴阴曹”，它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赵姨娘临终前被鬼魂附体的表现。书中写道：

……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眼睛直竖，把舌头吐出，反把家人唬了一跳。贾环过来乱嚷。赵姨娘醒来说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众人道：“老太太那用你来！”赵姨娘道：“我跟了一辈子老太

太，大老爷还不依，弄神弄鬼来算计我。……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谁来算计我。”众人听见，早知是鸳鸯附在他身上。……

这里的“满嘴白沫，眼睛直竖，把舌头吐出”，写的正是赵姨娘被“吊死鬼”——鸳鸯附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以及“我跟了一辈子老太太，大老爷还不依，弄神弄鬼来算计我”这一番话，也是鸳鸯的口吻。说的是贾母死后，鸳鸯投环自尽，以及贾赦想收鸳鸯做小老婆，遭到拒绝，以后千方百计为难鸳鸯之事。这是已死的鸳鸯之魂附于赵姨娘之体并借着赵姨娘之口说出的话。

在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也有好几段关于降神附体的描写。其中一段写的是“老来俏”三仙姑为能与“看来好像鲜果”的小二黑“说几句笑话”，“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職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上见过小芹一面，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帖，就算定了。而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她娘的话。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于是——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叫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几百个好鬼、恶煞、狐仙、五通之类的神鬼故事，书中关于鬼神附体的描述，更是多得不胜枚举。

除文艺作品和街头巷尾的闲谈之外，各种史料中关于降神附体的记载也不少。对此后面将要大量引用和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降神附体”在精神科中称为“人格转换”，即指人们感到自己变成了



另一个人、另一个神或者鬼。这时，人们从自己原来的人格，变成了另一个人或神或鬼的人格，以另一个人或神或鬼的身份说话或办事，“自己”已不能作主^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和神，那么，鬼神怎么会“附到”人的身上去呢？这种现象到底应该如何解释？这，正是本书所要揭开的重要谜底。希望读者在读罢本书之后，能得到启发。

按照有神论者的解释，“降神附体”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相信神灵^②能降附于人体的观念。二是指人体为神灵所控制而出现的迷狂（也称“出神”、“失神”、“迷幻”、“狂幻”、“着魔”等）状态。

与“降神附体”的迷信观念相关，所谓“降神附体风俗”（简称降神巫风），即由巫师或其他迷信鬼神者在节日或日常举行的，通过祭神、祈祷、念咒、舞蹈等，将神灵请来附在自己或他人身上，使自己或他人成为神媒而为人解答问题、驱邪斩鬼、消灾治病的，具有一定群众性的仪式活动。

二

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曾普遍流行过降神附体风俗，打开中国历史的巨卷，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方志笔记，几乎每一部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献帝起居注》：“催性喜鬼神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

《台湾通史·宗教志》：“台湾巫覡凡有数种……三曰红姨，是走无常，能摄鬼神，与人对语。九天玄女，据之以言，出入闺房，刺人隐事。四曰乩童，裸体散发，距跃曲踊，状若中风。割舌刺背，鲜血淋漓，神所凭依，创而不痛……”

① 傅荣：《暗示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39页。

② 实际上还应包括鬼魂、动物精灵等，全书同。



神

引
子

秘

的

幻

术

《平阳县志·风土志》：“俗有降僮者，书符焚于童身，辄跳跃作神语。俗问以疾病，灾危诸事。……更有鬼附妇女身，言人休咎，曰灵姑，妇女尤迷信。”

《马关县志·风俗志》：“关亡，又名下神，女巫优为之。死者家属思亡者，请女巫为神。女巫行法，手执白扇，冥目坐凳上，少时身体摇颤，便谓神来。家属与谈生前死后情事，女巫能代亡者答之，盖谓亡者之灵已附于女巫身也。神去，谓之回马，信者妇女为多。”

《夷坚甲志》：“漳泉间人好持秽迹金刚法治病禳袞，神降则凭童子以言。”

《述异记》：“义熙五年，宋武帝北讨鲜卑，大胜，进围广固。军中将佐，乃遣使奉牲荐币，谒岱岳庙。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县索氏之寡妻也，能降灵宣教，言无虚唱。”

中国古代、近代降神附体风俗普遍流行的例子举不胜举。就是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今天，降神附体风俗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仍然残存。翻开全国各地的书籍报刊，我们总会看到为数不少的因迷信降神附体风俗而吃亏上当、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报道。下面所引的，便是这类报道中触目惊心的三例：

1986年2月20日清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巴尔村李守海家聚满了人，为李守海母亲出殡。当亲友们“开棺”与其母遗体告别时都大吃一惊。只见李母脸和手青紫淤肿，脖颈留有掐伤，鼻翼被穿透，血仍不断的滴滴。见此情景，李守海的亲娘舅怒起心头，两记耳光扇在李守海的脸上并厉声追问：“说！你妈是怎么死的？！”李守海、李守玉、李守龙三兄弟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事情的起因原来是这样的：李母当年已年过花甲，因长年劳作，患



了支气管炎,后又发展为肺心病。当年元月,她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但仍不见病情好转,李家兄弟便把母亲接回家中。回家后,李母病情更是每况愈下。由于大脑缺氧,致使她意识不清,常说胡话。处于病中的她,怎么也没想到,正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儿子反而认定她是“黄鼠狼附体”!

2月19日下午,老大李守海在听母亲胡乱呓语时,凶狠地说:“黄仙,给你一把菜刀抹脖子吧!”说罢操起菜刀朝母亲床上的毡子乱砍,顿时把老人惊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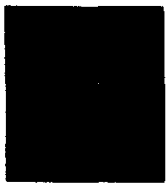
老人的惊醒,更使李确信母亲被黄鼠狼附体了。晚上8时许,李氏三兄弟开始给母亲治“老黄”。李守海找来一根大针,将老人按住,针从老人的鼻翼横穿而过。李守海见大针的效力不够,又换上锥子、铁钉。随后哥仨狠命地朝老人两肋、臀部乱打乱踢。老人一声接一声凄厉地哀叫,哥仨竟无动于衷!接着,他们拿皮鞋打,将老人的衣服脱光抬到室外去冻……惨无人道的折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直到老人奄奄一息方才住手。

这之后,他们请来本村专爱装神弄鬼的李成维指导治“黄仙”。在李的指使下,李守龙给母亲灌凉水,李成维写好一道符贴在老人胸部,用犁铧压住老人胸口,让李守玉、李守龙轮流用脚踩,老人在尚未咽气的情况下被活生生地装进了棺材!(内蒙古《骏马》1990年第6期)

1986年4月28日,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于安贵听自己一贯装神弄鬼的弟弟于安长说:“有件不吉利的事降到于家头上了,冤家的鬼魂附在我嫂子身上,不把她治服咱家没个好……”当于安贵听说冤魂要害死于家3条命根时,就连连劝妻子接受“整治”。结果,妻子被其弟用剪刀戳来戳去折磨而死。而于安贵却听凭弟弟摆布,死死掐住妻子双肩,并在妻子死后搞起名为“换气”,实为奸尸的丑恶勾当。(辽宁《共产党员》1986年第9期)

1986年7月27日,陕西耀县演池乡西头村的张永民设坛封神,焚香

引子
神
秘
的
幻
术



化表,自称是“老鼠神”,说得罪了“老鼠神”会给人带来灾难。有迷信思想的村民于是把张家当作“老鼠神”庙,烧香磕头,搞得乌烟瘴气。后来,张永民不仅以“神”的旨意奸污妇女,且烧掉房子以开“财门”,并将救火的3个村民当场打死。(《陕西日报》1987年2月7日)

三

令人惊讶的是,降神附体风俗并非中国独有,它还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翻开世界各地民族学、民族志的有关书籍,世界各地原始民族迷信降神附体风俗的记载随时可见。原始民族的人们大都相信巫师、术士、巫医等能使神灵附体。当神灵附体时,这些人便茫然无知,抽搐颤动,全身摇动,作出种种狂态和表情。这一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而是神灵附在他们身上作出的。在这种异常状态下,他们口中说出的一切,都被看作是神附在他们身上说出的,他们可以代神为人预言、占卜,探寻病因及治疗方法,乃至为人治病。例如:

神灵一旦降临在大洋洲波利尼西亚人的某一位术士身上,这位术士的身体便立即剧烈地颤抖起来,几至欲狂的程度。他四肢抽搐,口歪鼻斜,面容狰狞,两眼大睁,茫然失神。在这种状态下,他往往满地乱滚,口吐白沫,好像是神附在他的身上使他这样。他这时以尖锐粗厉、含糊不清的声音,喊出了神的谕旨。一旁侍候的其他术士们精晓这种仪式的奥秘,立即接受并向信士弟子们转告神的旨意^①。

印度南部图达人的卜者,能使自己进入一种癫狂状态,并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讲话,人们相信这是鬼神附体或是受到神的感应。

居住在美国北端的爱斯基摩人的巫师为人治病时,用一种陈旧的、隐喻的、片断的词句所构成的特殊方言与其友好的精灵交谈,用鼓伴奏着唱一种

^① 弗雷泽:《金枝》(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巫歌,跳一种粗野的歇斯底里的舞蹈,命令鬼神恢复病人失去的灵魂。在表演中,巫师颤抖着,呻吟着,并使自己进入一种特别的精神错乱(迷狂)的状态之中。

非洲的布须曼昆人,每当群体中有成员得病,必须由一位“医生”来拔出他的病。在治疗的祭礼中,“医生”围着病人跳舞。他跳到病人前,然后探身靠在病人身上,一手放在他胸前,一手放在他背后,以引出罪恶的体液。“医生”尖声呼叫着,使劲拔出疾病扔到火圈后面。以后,这位“医生”的鬼神附体状态越来越深。他开始打呼噜,步履蹒跚,呼吸变得短促起来。由于他痉挛越来越剧烈,他的伙伴抱住他,保护他,直到最后,他的整个身体处于僵硬状态,仰天倒在他伙伴的怀里……

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是如此,就是在当今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照样流行降神附体风俗。如今早已蔓延于整个欧美的“降神会”,就是“以鬼神附体者为中心人物而设法与死者通话的集会”。这种集会“通常在暗处或光线较弱之处举行,因为据说光线不利于人鬼相通。降神会一般有6—8人参加。参加者往往手挽手站成圆圈。如果听到据说是鬼神所发出的声音或鬼神附体者发言或者看到鬼魂,信徒就认为人鬼已经相通。有时恍惚听到不知从何而来的音乐充满房间,有时物体似乎自行移动,有时出现由附体者产生的‘外质’形成死者手、肢体或全身形象。其他人鬼相通手段还有鬼笔写字、入定灵言、扶乩等”^①。

引
子

神
秘
的
幻
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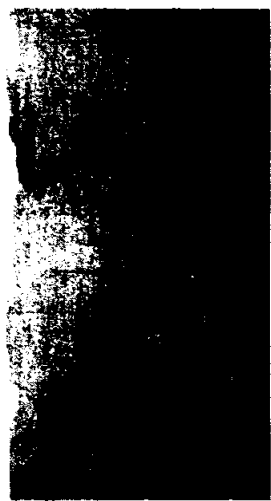
四

降神附体风俗是世界神秘文化中最为神秘的部分之一,也是中华神秘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之一。它扑朔迷离,比测字算命、卜卦占筮、相学堪輿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4),第333页。

等另一部分中华神秘文化更为先声夺人；从古至今，有神论的卫道士们往往视其为世上确有鬼神存在，“神灵能附体”、“妖孽会缠身”的“有力”证据；崇尚神仙世界的信徒，更是跪倒在其脚下，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然而，经朝历代不信鬼神的先贤们，则大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抑或偶尔触其皮毛，便武断地极力抑贬，或斥为骗术，或责为糟粕，却又未能对其确实存在的诸种超常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反击之声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偶有洞其脊髓者，却又蜻蜓点水般一晃而过，缺乏多角度、多层次以及系统而详尽的剖析。尽管降神附体风俗在社会的许多阶层中传播得极为广泛，然而在哲学和社会学等文献中却很少涉及这一课题，目前在这一领域中说教式的、训导式的态度仍占据着优势。实践证明，对于这样一种经历了若干个漫长世纪，包容了多门学科、多重心态和多种样式的复杂现象，仅凭单向、单面、零碎而又粗略的探究和说教式、训导式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仅凭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运动）是远远不够的；仅凭行政的和法律的强制性手段也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之迷信心态一旦形成便根深蒂固，很难破除，它会死死地缠住活人的灵魂。其结果便造成了如下局面：阳春白雪，少有应和；尔唱尔曲，吾行吾素。降神巫风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非但未泯，且有蔓延发展之势（不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偏僻落后的地方），当与此有关。怎样看待降神附体风俗，如何对其作出科学的、翔实的和令人信服的剖析，已成为我们抵制当前各种世俗迷信的泛滥，反击近年来神学思想抬头的当急之务。正是有鉴于以上情形和面对降神巫风的沉渣又在当代中国泛起的沉痛现象，我开始了以降神附体风俗的探究。

探究降神附体风俗的目的是为了说服教育人们铲除这一陋习，而要使说服教育奏效，必须揭开降神附体风俗的真相，方能使人明白而跑向科学的途径，降神附体风俗才有可能最后铲除。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降神附体风俗的多角度透视和寻根探源，来彻底撕破降神附体风习的神秘外衣，撩起它的神秘面纱！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 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降神附体风俗早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就已产生^①，其最早、最古老的形式是跳神^②。到了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各地各代各族巫师们的不断加工，降神附体风俗由远古时代的跳神逐渐演变和发展为舞仙童、走阴、唱神仙、扶乩、圆光等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类。

一 跳 神

跳神，又称“跳大神”、“下神”等，它是信奉萨满教^③的民族最早创造和使用的最古老的通神方式。

承认鬼神存在，并相信其能干预人事，致人福祸吉凶，是萨满教迷信观念的中心内容。早在氏族和部落制时代，无论是祈求生产丰收和出战胜利，

①② 详见第九章。

③ 一种以承认精灵能支配人，人也能支配精灵为前提的原始宗教。萨满（即巫师）为人治病时，总是口念咒语，手舞足蹈，精神异常，此时被认为是“精灵附体”。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一些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除了我国北方以外，与我国相毗邻的西伯利亚，也是它的主要分布地区。甚至从非洲经北欧再到南北美洲这一广阔空间所居住的各族，都存在共同的萨满教。

还是驱鬼治病，为亡人送魂丧葬，总之，凡是祭祀祖先，为族人祈福消灾，信奉萨满教的民族都少不了要举行大型或小型的跳神仪式。后来，随着萨满教的衰退和演变，各种大型的跳神活动逐渐减少了，但跳神治病一项，却一直沿袭下来。其之所以得以沿袭，与萨满教的疾病观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患病是由于神灵不高兴而搅得病人灵魂不安，甚至是攫走病人灵魂所致。因此，要想使病人痊愈，就应当想方设法使神灵高兴而不作祟，放回病人的灵魂，使病人的灵魂得到安宁。而使神灵高兴的最好办法便是跳神。所谓跳神，就是通过能通达神灵的萨满及萨满之口，了解病人是因何种原因招罪了哪位神灵，当祭献何物，才能平息神灵之怒而放弃作祟。或是萨满于想象中骑着飞禽走兽奔赴阴间，战胜作祟的神灵，夺回被神灵攫去的病人的灵魂。

除了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外，在我国，不信奉萨满教的汉族和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如藏、彝、壮、布依、侗、仡佬、瑶、苗、黎、傣、白族等），也以跳神为其通神的主要方式，且其跳神仪式的过程与前者相比大同小异，即大都要一边击打手鼓，一边跳跃旋转；都要经过请神、降神、附体、神动、神言（或神唱）、神归等步骤。然而，在所有各种跳神仪式中，还数信奉萨满教的民族的跳神仪式最具古老形式。下面，我们以信奉萨满教的鄂伦春族的跳神仪式^①为例来展现跳神仪式的整个过程。

1. 准备活动

在举行跳神仪式前，萨满要拿上用兽皮蒙制的单面手鼓，戴上神帽，穿上神鞋和神衣。神衣的披肩上，缝缀有与肩平行的一二十排相互对称的小贝壳，神衣前后挂有大小不等的一二十面铜镜，其中以护心、护背两镜最大，其作用是用以照射妖魔。有的神衣的衣襟上，还整齐对称地缀上三排铃铛。

跳神的时间一般选在晚上，这被视为恭请祖神降临的最好时光。跳神的地点，一般选在病家住地附近的某片场地上。场地要打扫干净，因为神灵不喜欢污秽的地方。场地中间，还要燃起篝火，点上香草，届时病人全家或整个

^① 对鄂伦春族跳神仪式过程的介绍，主要引自蔡家麒先生所著的《论原始宗教》一书中的《鄂伦春族的原始信仰与崇拜》一文。



“乌力楞”^①的成员要围坐在场地四周。

2. 跳神步骤

一切准备就绪，萨满开始登场。他（她）左手持鼓，右手持鼓槌，盘坐在被称作“塔了兰”的专门位置上，眼睛半睁半闭，在接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后开始击鼓——这是通知祖神降临的信号。渐渐地，鼓声由慢到快，由弱到强。随着这种节奏，萨满的嘴哆嗦起来，双目垂闭，脸也歪了，浑身打颤摇晃，牙根咬得格格作响。如此持续一阵之后，萨满开始用低沉的声音哼起无词的曲调。鼓声转而时慢时紧，表示神灵正在附向萨满的身体。在双臂经过一阵紧张的抖索或抽搐之后，萨满似乎渐渐失去了知觉。突然，鼓声戛然而止，萨满全身大抖，在神衣上的铃铛、铜镜、贝壳相互撞击的铿锵声响伴奏下引吭高歌。萨满每唱一句，在场者便仿其腔调伴唱一遍。须臾，萨满又转而时大时小有节奏地继续击鼓。至此，祖神的灵魂已附入萨满的身体内并借其口询问事由。当病人家属或萨满的助手回答是因某家某人生病之后，萨满这才站起身来，边鼓边唱，不停地来回跳跃转圈。此间，萨满通过祖神逐一恭请其他众神降临，探寻病因。至于什么神被请来了，什么神不请自到，全是从神情恍惚的萨满口中得知的。对于久请不来的神灵，萨满还要作出奔驰或飞跃状，以示去遥远的地方将他们请来。该请的神都到齐后，萨满便逐个向其请安，并询问病人冲犯了哪位神灵。在一般情况下，作祟的神灵开始传话，承认是其所为，并说明是出于何因，需供献何物，等等。到此为止，跳神仪式一般就可结束。但有时有些作祟的神灵非常凶顽，不肯归还掠去的病人灵魂。在这种情况下，萨满就要于想象中同祖神一起出征沙场，和凶神作殊死决斗，抢回被凶神掠去的病人灵魂。只见他（她）以脚用力顿地，蹦跳不已，急速旋转，张开双臂作飞翔状，继而使出浑身力气不停地挥动双臂东击西挡，嘴里发出急促的喘息声。有时，萨满在奋战中由于力气不支而昏倒在地，不一会儿，助手扶起他（她），萨满挣扎着又继续再战。若是年迈的萨满，有人还会装好旱烟

^① 鄂伦春族及部分游猎的鄂温克族曾经有过的一种父系家族公社组织。

递上去，或是放碗水在其端起的鼓面上，让其饮用。如此反复战斗数次，直到凶神败北逃逸，抢回病人的灵魂，萨满这才精疲力竭地在原地停下，逐个送走诸神。

跳神是我国许多信奉或不信奉萨满教的少数民族过去最为迷信的降神附体风俗之一。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认为，“神喜跳荡为乐，久不跳，必作祟”。再加之他们以为神灵喜欢附在萨满身上，通过萨满之口与人说话，回答人们的请求，所以这些少数民族经常要举行跳神仪式。至于鄂伦春、鄂温克、满、赫哲等信奉萨满教的少数民族，更是“每逢病必跳神”。这一点，就连一些地方的汉族在过去也不例外。据《同治云和县志》载：“俗佞神信鬼，病者不问医药，专于祈祷。巫覡鸣笳鼓，唱俚语，曼声彻夜，乡落尤甚。”《嘉靖江阴县志》中的一首打油诗更是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此种情状。诗曰：

里人有病不饮药，
神君一来疫鬼却。
走迎老巫夜降神，
白羊赤鲤纵横陈，
儿女殷勤案前拜，
家贫无肴神勿怪。
老巫击鼓舞且歌，
纸钱索索阴风多。
巫言汝寿当止此，
神念汝处賒汝死。
送神上马巫出门，
家人登屋啼招魂。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跳神仪式都与降神附体有关。即使在同一民族中，有的跳神仪式少不了降神附体，有的则不需要。需要与否，全依是否要向神灵问事而定。一般来说，因治病而举行的跳神仪式，大都离不开降神附体；因祭祀而举行的则可不必。例如，彝、壮等民族过去遇到族人生病，



总要举行跳神仪式。在这样的跳神仪式上,由于要向神灵询问病因或治疗方法,故免不了要降神附体。因祭祀而举行的跳神仪式,由于其主要是祈求而不是问事,在这样的祭祀仪式上,尽管要进行跳神,但届时彝族则不过是由男巫口吹葫芦笙,女巫手击羊皮鼓,随节拍起舞;壮族只不过是由巫师戴上假面具边唱边舞而已。其舞蹈有花灯、鲤鱼跳龙门等,是按一定的符篆路线走的。这表示请神驱鬼,祈福消灾。即使是信奉以降神附体为主要特色的萨满教的民族,也有非降神附体的跳神仪式。赫哲族的“跳路神”便属此种形式。跳路神又称“跳鹿神”、“跳太平神”,所谓“路神”,意为“求神保佑,人财两旺”。其一般举行于春季或秋季(农历二三月或七八月),至于具体时间,则由萨满择定。择定好日期后,萨满于头天夜间作跳路神准备,是日日上三竿后,萨满在家中祭神,众人往萨满身上喷洒少许酒,数青年举神杖、神像,随同萨满从家中击鼓而出,且唱且跳。萨满一行绕村、屯一周,途中有时进入人家,跳神祈福。进到谁家,谁家须给萨满敬酒,或将迎春树切成丝泡水给萨满喝,以示敬奉神灵。有些人家则乘机还愿,届时更加热闹。萨满一行回到萨满家后,还愿者便送来牺牲和酒等。萨满卸装后,能歌善舞者便系上腰铃,摆铃击鼓,载歌载舞。待牺牲煮熟后,萨满又穿上神衣,戴上神具,继续作舞。最后,众人欢宴而散^①。

此外,苗、布依、侗、土家、仡佬等民族的某些傩舞,也可视为非降神附体的跳神仪式。因为从功能上看,其也不外乎祭祀、祈求和还愿。

二 舞仙童

跳神这一降神附体风俗的最古样式在其传承和传播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形式不可避免地因时因地的不同而发生变异。目前在我国一些地方尚能见到的“舞仙童”,便是古老跳神仪式的变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跳神仪式中的萨满或舞双锤马叉,或耍刀枪花棍等^②与凶神殊死决斗的影子。

^{①②}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09页。



神秘的幻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舞仙童，也叫“斗阴拳”、“少年拳”、“阴操”、“神打”、“少林神打”、“神兵”、“迷童子”、“迷牛”、“降八仙”、“打僮”、“跳童”等。舞仙童的古俗究竟产生于什么年代，已经很难考证。然其至迟在我国清代乾隆年间就有文字记载。据《朱批档》中的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四日熊学鹏折云：“查舞仙童旧有此戏例，无应禁明条。而游荡好事之徒……借端附会，演为神拳。”又据成书于康熙年间的笔记小说《坚瓠集》记载：“……招鬼演戏，以数岁小儿为之，啼笑悲欢，手舞足蹈。一童子自称西楚霸王，持巨木而舞，不知其重。”这里的“招鬼演戏”，即舞仙童的古俗。此等风俗，在我国近代最盛。每至凉秋八九，皓月中天，日作之余，村落农夫集聊于祠堂之前。草场之上，群童跟跳其间，每好为舞仙童之游戏。游戏之前，先预备刀枪剑棍等古代兵器以及香烛纸钱等物。善此术者，择十余岁之童子十余人，使合眼坐于凳椅上（或蹲坐地上）。于是焚香烧符，持香向童子前后画圈摇拂，环绕群童数圈，口中喃喃不绝。约炊许，逐一提童子头，其随手而起者，以香熏其鼻而不觉，昏然如睡，为仙降其身。或十余童皆成，或仅成三五人。术者称仙降身者曰“师傅”，叩其姓名，或称武松，或曰八戒，张三李四，多为神怪人物。更问其善拳耶，喜棍耶，使刀耶，舞剑耶，听其所好。问至童子点头，即为合意。善刀枪剑棍者，乃以器械授之。于是或张手空拳，或执利器，各摆架式，进退动荡，飞扬起舞，若有章法，俨然武技师也。演技毕，烧符退神，一一命之醒来，则复为常童，倾间所为，全不记忆，但微倦耳。我国近代义和团运动中曾轰动国内外一时，令“强年壮丁，举信从之”^①，乃至“举国若狂”^②的“义和神拳”，与舞仙童乃同属一类。演练义和神拳之法，“凡弟子到坛，焚香叩头设誓，则大师兄与以符篆。自备巾带扎起，大师兄为说咒上身，名曰上法。其人先倒地如卧状，少时便起，执刀兵乱舞，气力最大……法尽力完，则曰卸法，便委顿不堪，怯弱甚于常时”^③。或是“入坛即俯伏坛前，由所谓大师兄者为其焚符诵咒，名为请神。复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从口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即扬言曰：‘神降矣！’乃使其人起执刀棒，随意舞弄……”^④

①② 《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第434页。

③ 《乱中日记残稿》。

④ 《义和团》（一），第271页。



第一章 神秘的幻术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乃至到了当代中国，舞仙童的风俗在一些边远偏僻的地方仍有残存。1989年春节，笔者带着学生杨惠泽到云南省广南县开展民间文学田野考察，竟意外地在该县珠琳镇暮诺村亲眼目睹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之为“斗阴拳”的古老仪式活动，其便是舞仙童的一种遗风。所谓斗阴拳，即经降神附体后演练各种武术动作。人们以为这种演练是人的灵魂出窍到“阴间”向某些在世时武功高超的亡灵学习武术的结果，故称之为“斗阴拳”。以下描述的，便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的斗阴拳仪式活动的全部情形：

首先，主持人作准备活动。具体步骤是：①净手。②点亮神龛正中的“神灯”（香油灯）。③点燃一把香火（约40支），插3炷于神灯前的香炉中，持其余香火到大门外朝正前方左前方右前方及面向神龛各作一揖。④在距大门正前方约5米远的地上插3炷香火，并于香火前下跪请神。起身后又各插一炷香火于门外两侧墙缝中。⑤在大门外地上插香处和神龛左侧地各烧3张纸钱。⑥取一碗干净的生水置于神龛上，烧3张纸钱于碗中，持数炷香火于碗中朝顺时针方向绕3圈。

准备活动结束后，8个表演者净手后面向大门，坐在置于神龛前的四条长凳上。他们喝下主持人递给的钱水后，便各自手攥一炷香火，俯身伏于并拢的大腿上，低头闭目，接受主持人“不准出声，不能咽口水，不许胡思乱想，一心想着要去练习阴拳”的嘱咐。主持人嘱咐完毕，站在神龛左侧，左手上下摆动数炷香火，口中同时不停地默念咒语^①。为使表演者能在宁静的气氛中尽早进入角色，围观者都自觉地停止了说笑，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大约静伏了20分钟后，表演者中先后有两人的呼吸逐渐变粗变快，同时伴随着出现全身性痉挛，头部不停地作左右机械摆动，手脚抽搐，手中的香火不住地急促颤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全身性痉挛越趋剧烈，头、手、脚摆动或抽搐的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快。当手中的香火被越来越剧烈的抽搐抖落后，他俩的双脚便有节奏地用力跺地，双手也有节奏地用力拍打两只大腿上方。那极有节奏的跺地拍腿声，颇似急驰的阵阵马蹄声。据主持人当时解释，两

① 咒语内容主持人始终不肯透露，故无法录出。



人所表现的正是骑马状。他俩此时正“驱马”前往“神界”，准备到那儿向杨六郎（神）学习斗阴拳。

最先进入迷狂状态者（以下称作甲）不时发出“孤单无伴”的感叹。主持人见状，急忙出声告诉他“后有来人”，让他“耐心等待”。转而又紧催稍后进入迷狂状态者（以下称作乙）“赶紧快马加鞭追赶伙伴！”顿时，乙便更剧烈地跺脚拍腿作急速追赶状。至此，主持人将另外六个一直未能进入迷狂状态者拉离长凳。

当乙赶上甲后（从他俩的相互问答中得知），他俩便不约而同地中止了“驱马”动作，转而活动自己的肩、腰、手指、手腕和脚踝等部位，作进行武术表演前的准备活动。只见他俩咬牙鼓腮，时而缓慢而使劲地或上、或下、或转身向左向右胡乱冲拳；时而迅速地屈膝弹腿，或是以脚掌用力搓揉地面。手脚舞动的同时还伴以深长而有力的呼吸，活动开了的许多关节处，也不时发出清晰的“叽哩咔嚓”声。那场面，颇有种若不大打出手，难以善罢干休的势头。

二人的准备活动停止后，主持人将一根直径约5厘米，长约1.5米的木棍竖在甲面前，出声叫他表演一段棍术。甲起身后朝前摸索^①，抓到木棍后便在屋中腾出的空地上如痴如醉般狂舞起来。他表演的棍术，开初不过是劈、挑、戳、击、点、撩、抡等基本动作而已。到了后来，却逐渐表演出仆步扫棍，跳步转身云拨棍，进步双手舞花，左右手轮换单臂舞花，仰身云拨棍等难度不小的动作。他一舞就是半个小时，直到舞得满头大汗，气喘如牛，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将木棍竖在地上，出声称乙为“师兄”，请他“也来舞上一番”。乙闻呼，起身^②伸身朝前摸索。抓到木棍后，也如痴如醉地表演了一段与甲的动作大致相同的棍术。这时，围观者中有人提议让甲、乙二人各来一段拳术表演。主持人收掉木棍发出新的指令，二人又先后作了拳术表演。他俩表演的拳术，开初也不过是马步冲拳、马步栽拳、仆步切掌、虚步勾手等基本动作。到后来，也逐渐表演出腾空飞腿、伏地后扫、腾空侧踹、直身后扫等具有一定难度的动作。

① 两人一进入迷狂状态后便一直紧闭双眼，且到此之前一直是坐在长凳上活动。

② 在此之前，乙静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等候。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轮番表演停止后，主持人应围观者的要求又安排甲、乙二人作拳术及棍术对打，也许是由于身子骨已充分活动开了的缘故，他俩的对打动作较前相对地显得更为自然和协调。只见他俩作拳术对打时，这个弯弓射箭，那个鹞子入林；这个青龙出水，那个凤凰展翅……表演棍术对打时，这个舞花呜呜作响，那个云棍呼呼有声……尽管以上动作（包括轮番表演的）是在迷狂状态下进行的，看上去很不规范，但毕竟还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对打表演完毕，主持人将甲、乙两人拉到长凳上坐着，出声叫他俩“返家”。话音刚落，两人便猛然跺脚拍腿作驱马回转状。如此持续约5分钟后，其动作越来越轻，越来越慢。此时，主持人告诉我们，在最后结束驱马动作之前，甲、乙两人会突然使劲地跳离长凳作下马状。此时若无人保护，他俩将会摔倒在地。说完，立即指派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各自守护在甲、乙两人的身后。不一会儿，两人果然先后突然地举手伸腰并蹬腿向上跳跃。就在他俩双脚落地的一刹那，两个保护者急忙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他俩的腰部，但他俩还是不太平稳地站到地上。见此情状，围观者哗然大笑。甲、乙两人如梦初醒，惊奇地举目四望，似乎发愣了一下之后，脸上才绽露出既充满惬意，又夹杂有几丝羞涩与难为情的微笑。至此，我们亲眼所见的第一次斗阴拳仪式活动过程全部结束。此次活动共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对暮诺村的斗阴拳仪式活动我们作过两次现场考察。两次考察中我们有意识地注意了以下问题：

1. 武术表演开始不久，三位表演者^①就已满头大汗，外衣背部也被汗水浸透，这说明表演者消耗体力甚大。

2. 三位表演者中，有二人自始至终紧闭双眼。一人双眼大睁，但不见眼皮眨动和眼珠转动，眼珠对强光的刺激无反应。

3. 三位表演者除相互问答外，能接受主持人发出的指令，但对围观者的评说无任何反应。

4. 尽管表演场地狭小（约8平方米）而四周站满围观者，表演者动作幅度大而其中又有两人紧闭双眼，但在表演过程中竟未碰伤一位围观者，或表演者相互碰伤。有时眼看着拳头或木棍朝围观者或表演者对方头部打去，但

^① 包括参加第二次斗阴拳仪式活动的另一位进入迷狂状态者。

在距头部两三寸的地方竟又缩回。

为证明斗阴拳仪式活动并非作假骗人，我们特意屡次采访了主持人和三位表演者，反复邀请了部分围观者座谈。他们都一致认为斗阴拳仪式活动是真实的，并非作假骗人。通过多方考察，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其主要理由是：

首先，从智力上看，据核实，三位表演者以前从未参加过斗阴拳仪式活动。其中一人读过初中，学过一点初级长拳。另外两人仅上过小学，但从未上过武术课，也从未向任何人学过武术。但他们都表演出具有一定难度的拳术和棍术动作，其水平已达到经过一定专门训练后的程度。这不仅装不成假，且其“不学自会”的超智力现象还令人不解。

其次，从毅力上看，一般人只消将大腿拍打到发红的程度就疼痛难挨了，而三位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竟然自己将大腿前部打得乌紫发黑还不知疼痛，这也决不可能装假。

另外，从三位表演者在表演场地狭小和动作幅度大及紧闭双眼等情况下还能表演出具有一定难度的武术动作且未碰伤一位围观者和表演者对方等方面看，都充分证实了斗阴拳仪式活动并非作假骗人，而是一种真实的现象。

无独有偶，在国外也不乏与舞仙童、义和神拳、斗阴拳相类似的形式。例如，在古代罗马尼亚，有一种被称为“斯特列戈伊”的女巫，据说其灵魂可以离开躯体骑着马、扫帚或木桶漫游。她们通常在村子外的某一片田地中集会，或者是在“世界的尽头，连草也不长的地方”。一到了那里，她们便恢复人形，相互打斗起来，用木棒、斧头和镰刀作武器。她们打斗了一夜，最后哭喊起来，也就相互住手了。回到家中时，她们都精疲力竭，面色苍白，自己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倒床便睡了过去。这种“梦幻出游及出神状态中的仪式性战斗，其模式可见于欧洲其他好些地区”^①。

在暮诺村实地考察斗阴拳仪式活动期间，我们还在当地搜集到不少与

① 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09页。



舞仙童有关的“符水治病术”的口头传说。此种“符水治病术”，即史料上记载的于1829年（道光九年），在川滇黔沿边地区的流民中，辗转传习着的“用清水一碗，焚烧檀香，口中念咒，以手指在水碗上画符三道，头二道符水吃下可以治病治疮，第三道符水吃下，即有神附体，自能舞弄拳棍”^①的神秘法术。1828年（道光八年），四川省南川县有两个农民从云南省开化县一个流民手中受传^②。开化县即现今与广南县同属一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文山县的前身。

据暮诺村村民张生所言，其父张文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施行过此术。其所画之符水喝下后除了可治病治伤外，神灵还会附体，即使是那些从未学习过武术的人也能舞弄拳棍，且其舞弄拳棍等本领比前述的斗阴拳者还要高超得多——表演者竟能从神龛前一个前空翻翻到门坎上站着（两处大约相距3米），又能从门坎上一个后空翻翻到堂屋正中，腾空时双脚脚底能触摸到楼板（天花板）。这样的表演张生亲眼目睹过10多次，村里如今年纪在65岁以上的老人也多次见过。据说如果某人连续多次参加这一表演，那么此人表演过的动作即使在平时亦能记住并灵活运用。该村的张义祥在世时是个武林高手，平时打架，五六个人一起上也敌不过他，他的高超武功就是连续多次参加这种表演而练就出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阴传”。由于张生的父亲去世之前未将这一套神秘的法术传下来，他去世之后，暮诺村从此无人再会施行“符水治病术”了。

三 斗地鼓牛 跳青蛙神

地鼓牛，昆虫名，也叫“地鳖”、“地鳖虫”。体扁平，卵圆形，长2—3厘米，棕黑色而带光泽，头小，触角长丝状。白昼潜伏于树根落叶层，墙跟土内

① 《录副档》，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阮元折。

② 《南川县志·前事志》。



神秘的幻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或石块下，夜出觅食。斗地鼓牛，即能此术者施法降“地鼓牛神”附于人体，被附体者四肢趴地，以头相抵，作出似地鼓牛打架般的游戏动作。对此风俗，笔者曾多次作过现场考察，其一般程序是：

主持人选6—7个10余岁男童，令其四肢趴地，手掌心向上，将脸埋于其中，并嘱其不咽口水，不胡思乱想。

蹲在表演者身后，主持人用围腰下摆或衣襟朝表演者的头部与腕部轻轻扇动，口念咒语。对每一个表演者都如此反复几次后，表演者或是全部，或是3—4个的呼吸变粗变快，整个身子随着呼吸的节奏像变色龙调整眼睛焦距观察周围环境似的作前后往复耸动——这意味着表演者已被“地鼓牛神”附体。无此举者，主持人令其起来退出表演。

如前的呼吸与耸动大约持续一刻钟后，表演者的呼吸声变得更粗更急促，身子耸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此时，主持人才用手指轻轻点一下表演者的头部，表演者便挺直手肘，像发怒的公牛以头朝前猛力顶撞。要是遇上力小的对手，力大的表演者少不了要节节逼进。反之，弱小的表演者也会毫不示弱地竭力抵抗。倘若势均力敌，双方便会长时间相持不下。如果未顶上另一个对手，即使撞着墙壁、门坎、砖块等硬物，表演者也毫不退却（尽管撞起血色乃至流血）。直到围观者兴尽，主持人叫人从背后拦腰将表演者猛然抱起连抖几下之后，其才会苏醒过来。旁人问起适才所为，全无记忆。

类似风俗在其他一些地方也能见到。例如其在旧时广州叫“迷螾𧈧”，方法是用一人伏在地上扮作螾𧈧王，另外数人持着香火，站在旁边念咒：

蛤𧈧衣，
蛤𧈧儿，
今晚大王来请你！
买定火篮共火枝。

“螾𧈧神”附身之后，那个扮螾𧈧王的真个会像螾𧈧一样的乱撞乱跳去追逐。有时撞在墙上而致头破血流也不知痛。若要他醒，用冷水一喷便可。

侗族地区在农历七月十五，也有类似于斗地鼓牛的活动，侗族称之为



“放地牛”。其法是将两个10多岁的小孩，头上用厚布包裹，匍匐于地。法师念诵祭牛词，旁边有人用扇子扇风。两小孩神魂渐渐入定，像斗牛样跳蹦起来，头对头顶撞，斗得难解难分。持续一段时间后把两人拉开，取掉头上的布便可慢慢醒转来。

“降青蛙神”也与斗地鼓牛大致相似。夏秋季节，明月当空，群童席地而坐。选一名10岁左右男童居其中闭目静坐，群童为其烧香念咒，不久该男童便进入迷狂状态。此时告诉他“青蛙神”已降临其身，他便会像青蛙样四肢着地，学青蛙跳跃翻滚。演毕烧符念咒，请神退去，男童就会清醒过来，而对这一经过一无所知。

四 走 阴

走阴又曰“放阴”、“过阴”、“下阴”、“游阴”、“关落阴”、“请灵姑”、“灵降”、“带三姑娘”、“请三仙姑”、“伏仙姑”、“看花”、“走阴差”、“走阴间”、“问仙”、“管灵哥”、“关亡”、“讨亡”、“招亡”、“考召”等。它是古今中外流传得最为普遍的降神附体风俗的最主要种类。

在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绝大多数民族大多早有走阴的风俗。至迟在汉代的史料中就已有走阴的明确记载。例如，《汉书》及《太史公记》皆云齐人少翁，武帝以为文武将军。武帝所宠的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见之如生人状。又令武帝见灶神。

在国外，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也早就存在走阴的风俗。如古罗马的僧侣每当祭日之时，总要举行走阴仪式，为教徒问卜消灾。在有些寺庙中，僧侣们还要为虔诚的教徒举行集体方式的走阴，让他们凝视自己的肚脐，不久教徒们便紧闭双眼进入迷幻状态，见到神灵，甚至听到神的旨意。在公元2世纪的一些希腊神庙里，神职人员也通过走阴为教徒问卜。

尽管走阴的风俗早就见于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古国的古老文献中，但此俗在后世欧洲的普遍流行则是19世纪中叶后的事。1849年，纽约的海得斯



维尔有福克思修女们创招魂术，产生了灵学。福克斯修女们后来移寓于罗彻斯特，活灵活现地表演了这些现象。这个灵学运动传播很快，1852年，传入英格兰，1853年，传至欧洲大陆而成拍桌术^①。此可视为欧洲走阴的主要方式之一。

举行走阴仪式的原因一般是：家人疑死者有未了之事而欲问之，或鳏夫寡妇欲晤其亡人，以慰思慕，或询问休咎、病因等，则求善此术者而行之。

走阴的方式在我国主要有如下二种：

一是巫师自己或命童子或命欲晤其亡人的旷夫寡妇闭目枯坐，巫师焚符念咒，须臾，三者便恍惚若梦，即入地府求见亡人，乃历述所见之刀山、火海、地狱、鬼门关、奈何桥无不至。终乃见亡人，问其未了之事及休咎病由等，亡人借三者之口一一述之于人。言毕，巫师自醒，或焚符念咒使后二者醒，三者即回复常态，顷间事茫茫无印象。

二是巫师（多为女性）焚符下拜，然后自己闭目静坐，口中喃喃有词。久之，忽作亡人口吻，与生人对答。其所述语言，据说多有吻合，甚且家常细事，局外人所万万不能探知者，亦能详述而靡遗，令求者如愿以偿。事毕自然醒觉。

关于女巫走阴的过程和女巫作亡人口吻与生人对答的情形，周运镛在《近五十年见闻录》中有生动描写：

闽中有一种巫婆，能召致鬼神。汀人信奉尤笃，家有亡人，则请巫婆为之召致。巫焚香望空，喃喃宣咒语，案置水一碗，而书符其中，且投以蛋焉，已乃隐几而睡。白婆红女，鹄立以观，各屏息无声哗。未几，巫瞑目摇首而起，大声曰：吾乃某人也。其举止言动，酷肖其人生平。妇女辈见为己亲属，则涕泣而前，问亡人阴司职业，近况如何？坟宅安否？生人得吉福否？曰吉曰安，则欣欣然以喜。曰不吉曰不安，则戚戚然以悲。大抵所言职业，不异生前。生时何业，阴司亦仍其业也。时或以一二语中人隐

① 招魂术之一，参加者围桌而坐，巫师念念有词，招死者回答问题。如果死者降临，据称桌子将自动产生倾斜。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私,皆其人存诸意念而未经明言者。有黠者疑其虚伪,故问亡人子女若干,兄弟姊妹几何,孰存孰亡,以难之。盖巫素所不知者也,而巫能举其梗概,别其存亡。或其家人杂众中远观,则指谓众曰:此非吾家某某乎。虽瞑目指示,而言不妄。巫既醒,则不复记所言,其欲知今日召致几人,视水碗中之蛋可得。盖召一亡人,则蛋壳内隐隐现一人首影,或召多人,影亦如之,按影收钱,人莫能欺也……

走阴内容的表述在我国有“说”、“唱”之分,二者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又各有侧重。一般地说,汉族的走阴大多只说不唱,或以说为主,以唱为辅。而许多少数民族的走阴则反之。例如,水族的一些巫师举行走阴仪式时,一旦神灵附体,便摇头大唱“阴歌”,求卜者静坐旁听,从中洞悉求卜之事的好恶。一些地方的苗族巫师在走阴仪式上要唱“过阴词”。其词一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巫师呼唤和招集过世的各位亡人之灵魂后,唱着“过阴词”向阴间走去。歌词的内容是巫师在阴间路上的艰辛跋涉。第二部分是巫师到阴间后寻找被恶鬼摄去的灵魂。其歌词唱得很漂亮。

可怜的灵魂呀,
你为何跑来到这个地方?
你没听到阴风呼呼?
你还看到恶魔游逛?
愁云惨淡漫天飘荡!
可怜的灵魂呀,回去吧!
回去我们的家乡。
那里啊,
山坡郁郁苍苍。
河水清波荡漾,
月光明,太阳亮,
那才是居住的好地方……^①

①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133页。

走阴的“说”中有一种“腹语”（从肚子中发话）的现象值得一提。“腹语”即所谓“肚子里关亡”。解放前，在安徽江北一带及苏州等地所称之为“灵姑”，便是从肚中发话的关亡者。“灵姑”被人延请作法，昏晕过去，然后在肚中咕咕作响，便是谈话。其内容要生人用意思去猜测，对了便不作响。此种现象国外也早有之。“腹语”本来是卜者、预言家、招魂者等经过长时期训练而成的一种特技，但许多欧洲人过去却把它看作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并相信腹语者是被鬼神附体的。

五 四大门^①

四大门是新中国成立前流行于我国华北、华东乃至西北某些地方的满、汉等民族中的一种降神附体风俗和对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这四种动物的崇拜信仰活动。

人们之所以崇拜信仰这四种动物，与这四种动物的某些近似于人类的习性以及关于它们的迷信传说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有关。在以往地广人稀的农村，这四种动物素以人类为邻。因长期与人类相处，其警惕、机敏和狡黠的习性也就十分突出。尤其是狐类，在遇到危险时总能作出些迷惑对方的情状，这就给人留下了难以捉摸的神秘印象。蛇的蜕变的皮壳，也给人以恐惧的心理负荷……凡此种种，再加之迷信传说的长期影响，人们便把它们看成是有灵性的动物，并且把自己变幻莫测、无从掌握的命运和它们的这些习性联系起来进而加以崇拜信仰。

人们对这四种动物的崇拜信仰首推狐狸和黄鼠狼。民间对狐狸一般忌讳直呼其名，通常称为“狐仙”、“老狐家”。在山东有的地方人们还根据其性别、年龄、职守称作“胡大姑”、“胡三老爷”、“胡老师”等。据说狐狸能给人以祸福，如果它对入有什么要求，人们给予满足，那么，它就会给人以酬

^① 详见《论原始宗教》一书和山曼、李万鹏等著的《山东民俗》一书中的有关内容。



谢；否则人们就将受到报复。神经错乱、言语和行为失常的人，往往会大哭大闹，胡说八道，人们便认为是被胡仙附到身上了。这就要烧香纸，拜送胡仙，同时检查一下在哪方面得罪了它，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因此，人们一般不敢伤害狐狸，反而去祈求它给人降福消灾。一些巫婆、神汉在家中设佛龕供胡仙，声称仙家附体，为人卜疑难，说休咎。

黄鼠狼被人们称之为“黄仙”、“老黄家”，人们对它的信仰大体与狐狸相同。这种迷信“胡仙”、“黄仙”的风气，旧时十分普遍，现今在部分地方仍有流行。

刺猬和蛇，过去被看作是神虫，或称“圣虫”，据说它们到了谁家，谁家就添财，伤害它们则是相当不利的。胶东农村认为，草垛和粮屯里有刺猬，草就会烧不完，粮就会吃不尽；屋梁上有蛇是钱龙，主家家运兴旺。有的地方称蛇为“小龙”，认为有蛇的房子吉祥。冬暖夏凉，蛇离开谁家谁家就要家运衰败，或者灾难临头。山东境内黄河沿岸的人们还把一种黄色的小蛇称为金龙大王，在汛期来临时，要举行祭祀，以求金龙大王保佑别叫洪水泛滥成灾。

在万物有灵、灵魂转移和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下，四大门的信徒相信，这四种动物各具一套从俗凡到神圣的修炼方法，使其得道成仙。四大门中首推狐类的修炼最为成功，它们能离开自体化作人形，或依附人体，借人之口作人言。达到此等程度，它们就能“成正果”，成为名列仙班的仙家，可以转世投胎于人世。

四大门的巫叫“坛仙”，俗称“香头”。成为香头者，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认定自己前生先世曾和某仙家是同类，或是由某仙家投胎转世而来，因而把为四大门当“香差”、为它们“行善助人”作为理所当然之事。二是曾患重病多年的人被认为是因得罪仙家而将被罚为香差，为仙家服务。若不答应，重病便不能痊愈。在此种情况下，即使病人本意不愿做香头，但为了早日脱离疾病的折磨，也就只好允诺许愿。

香头下神是四大门迷信活动的主要内容，一般有四种形式：

一是请神之后，神附在香头身上，香头遂坐着失去常态而呈迷狂状，其此时所说之话皆被视为神的语言。

二是请神来之后并不附入香头之体，香头保持常态，心中明白，仅是受



仙家灵智的启示，察看香焰，根据香焰的形状来卜知神旨。

三是神灵既不附体于香头，香头也不察看香焰，而是神灵附在神龛上，香头与神龛对话，传递人、神间的意向。这虽然也要烧香打磬，但由于神灵不需附体于香头，香头也就没有失去常态的歌唱、语言和动作。

四是像跳神者那样，击鼓跳舞。据《武安县志》载，“狐仙：俗称‘狐神’。有女巫代传神语，名为‘师婆’，各乡皆有……每岁二三月，师婆群集，击鼓下神，男女聚观，俗称‘师婆会’”。

六 唱神仙

唱神仙是降神附体风俗的一个大种类的总称。此种降神巫风主要见于我国，且因地方或民族的不同而具有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称呼。例如一些地方的汉族称之为“迷魂”，而另外一些地方的汉族则呼其曰“唱七姑娘”或“唱七姐（姊）妹”；苗族称之为“做苗家稻”、“做菜花神”、“请七星仙姐妹”（苗语为“金努烈”）；侗族呼其曰“上桃园”、“拜七姐”。此外，瑶、布依、壮、白等民族各自称之为“游桃源洞”、“当敬”、“请月姑”、“请七姑神”。下面具体介绍除迷魂、拜七姐、唱七姐（姊）妹之外的各地各族各自不尽相同的“唱神仙”的情形。

（一） 唱七姑娘

这里主要介绍流行于云南省广南县珠琳镇一带的汉族的唱七姑娘。对此种风俗笔者也曾作过多次实地考察。

唱七姑娘准备活动的步骤和表演者进入迷狂状态前，乃至结束表演苏醒时的情状，与斗阴拳基本相同。当斗阴拳的表演者开始活动手腕脚踝等关节作武术表演前的准备活动时，唱七姑娘的表演者（多为青年男女）则是不约而同地用当地汉族民歌的曲调唱出于幻境中所“见”的各重天上花园的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不同景色（每一层天的花园中主要生长着一种不同于其他花园中的花，如第一园主要是桃花，第二园主要是桂花，等等），以及青年男女们与七仙女同游花园的喜悦与感慨。在他们的心目中，天有12层，每一层都有一个大花园。因此，姑娘小伙子们的歌唱便由第一重天的花园唱起，一直唱到第12重天的花园。每升入一个新的花园，他们都要大唱一番，且每次举行该项仪式所唱的歌词都大体不变，兹举出其中相连的两段歌词于下：

唱： 七姐领我逛（第）六园，
六园花朵真鲜艳；
花儿朵朵惹人爱，
茶花清香飘满园。

（表演相互对话数分钟后）

唱： 七姐领我逛七园，
七园开的牡丹花；
摘上一朵与姐戴，
再扯一朵带回家。

游完12重天后，主持人出声叫表演者“返家”。“返家”之前，表演者通常还要唱上几首与七仙女告别的歌。例如：

唱： 七姐送我往回转，
边走边玩边扯花；
今晚扯朵送给我，
明晚带朵与你家。
姐姐弟弟（妹妹）要分离，
待到明晚又团聚；



明晚我定提早来，
只怨今晚来得皮^①。

(二) 上桃园

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侗族地区的一些青年男女常聚会在一起，举行“上桃园”活动。首先，要焚香礼拜，敬请仙姑降临，然后由二至四个少女扮演仙姑。她们用头巾盖面，双手抚膝，端坐于矮凳上，人们用扇子对着她们轻轻地扇，还不停地唱着“七姐要来快快来，莫在阴山背后挨；阴山背后有露水，打湿七姐绣花鞋”之类的歌。扮演仙姑的少女们，渐渐地神魂入定，双足微跳，就与人对话唱歌。一旦达到这种境界，少女们完全失去知觉，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平时少言寡语者，变得问啥就说啥；平时不会唱歌者，也能对唱如流；问到祖辈历史往事，少女们也可说得一清二楚。她们似神灵附身，通晓百事。据传说，桃园是仙境，有无数道门，每道门内都有精美的景物。“上桃园”的人犹如身临其境。旁观兼伴唱者若用歌问她们桃园洞内的景致，她们就将每道门的景观告诉人们。“上桃园”者一般只是进到四门，有人就会赶紧焚香烧纸送神，将她们催醒，不得再往前走，否则就无法苏醒。据说，有“上桃园”而得精神病者，还有因“上桃园”而长期昏迷不醒者，等等^②。

(三) 请月姑

请月姑之风俗主要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渠洋、大道、岜蒙、旧州等壮族农村地区。壮语称请月姑为“请囊嗨”，壮语“囊”是姑娘之意思，“嗨”是月亮的意思，意译为“请月姑”。它通过人们邀请月姑下凡，和月姑做老同^③并在一起演唱，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寄托在纯洁的月宫上，表达了壮

① 皮：方言“迟”、“晚”之意。

②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05—106页。

③ 即打同年。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族青年男女对美满幸福的向往。

请月姑一般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晚上举行。有些地方从八月十三日就开始,至十六、十七晚上为止。仪式开始前,姑娘们个个梳妆打扮,用棉线纹括美丽的脸庞,再用艾叶水沐浴,然后穿上节日的盛装。举行请月姑仪式的屋前屋后还用柚子叶水洒过,显得十分干净清香。夜幕降临后,人们在屋庭前摆上一桌柑果、柚子、甘蔗、香蕉、糯米月饼等水果糕点,点燃蜡烛,并拿出一个柚子插满点燃的香炷,又将该柚子插在一根被壮家人俗称为“朝天香”的一两丈长的竹竿顶端,然后将竿子竖在门庭前,表示此处是月姑下凡的地方。接着,扮演月姑的姑娘席地而坐,以两手中指压住自己的双眼,并不断旋转头部——这表示攀登月宫的走路过程。一群姑娘小伙子围坐在她的身边,外面还有很多前来观看的人。

请月姑开始了。参加请月姑的姑娘小伙子们由此便自始至终坐着唱壮族民歌。其歌词内容可分为请同、上路、下凡、对答、告别五个部分。下面所录的仅仅是按上述顺序选译的部分歌词。

首先,领唱者唱“请也同”:

八月十五日晴朗,中秋夜临月光。
也同呀,龙麻嘞!
侬家备置蜜月饼,只等月姑来共尝,
也同呀,龙斗嘞!

领唱者唱毕,众人在旁又复唱一遍。歌词句尾的“也同呀,龙麻嘞”和“也同呀,龙斗嘞”是“老同呀,下来吧”的意思。壮家姑娘特别喜爱与月姑认“老同”,为了表达这种强烈的愿望,故要不断地多次邀请月姑下凡。

接着,在扮演月姑者的头部不断旋转的同时,姑娘们又唱出了她们出家门,过丛林,爬山峰,上云霄,登月宫等登程迎接月姑下凡的一路艰辛,如:

唱: 浴过柚叶水,穿上新衣裳,
点燃朝天香,侬辈出庭堂。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 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神
秘
的
幻
术



历过竹林登山冈，跳及悬崖踏峰上，
跃上云层达九霄，姐妹喜临到月方。

登上月宫后，姑娘们便迎接月姑下凡。月姑随众姐妹下来，看到人间的大好风光，她情不自禁地唱到：

一路山花多烂漫，秋风飘送稻谷香，
壮家兄妹多勤奋，六畜兴旺粮满仓。

众人听到此歌声，知是月姑来到了，个个兴高采烈，纷纷致词欢迎：

女唱：乜同下凡来，姐妹心花开。
男唱：月姑下凡来，请茶暖心怀。

于是，大量的对答歌不断涌出姑娘伙子们的歌喉。这些对答歌有盘问一些四季农活的，有答对当地风景名胜的，有提问一些历史名人的……其中又以歌唱男女青年爱慕之情的内容所占的篇幅最大。姑娘们借着月姑作媒介谈情说爱。例如：

男唱：兄长今年二十八，转眼夕阳快西下，为何至今未成家？
女唱：妹栽红花在园边，不见蝴蝶近花前，这事叫妹难开言。
月姑唱：若是糖果就摆行，男女之情记心肠，花开引蝶来相恋，但愿鸳鸯结成双。

三方对唱直至深夜。相传，月姑每年下凡，一定要在半夜鸡叫前返回月宫。这样，壮家姐妹又唱出带有依依不舍情调的“乜同慢点离别去，姐妹泪流花衣湿”的挽留歌。紧接着，月姑马上唱出“明晚再回来，我们唱诗歌答对”的告别歌。请月姑仪式到此收场^①。

① 详见丁世博、池中吉所著的《请月姑》一文，载《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四) 当敬

这是旧时布依族青年所进行的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降神附体活动。一般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之间的单日夜间进行。方法是先在院坝或大门口放一个大簸箕，簸箕前点燃三炷香，烧几张纸钱，然后巫师或懂此术者站在簸箕里默念咒语，再将头帕扬起几下，把簸箕原地旋转一周。“当敬”者坐在簸箕中，用床单盖住脚，以头帕包住头。头帕中部卷成尖角形，两端下垂，分别置于两手中。头帕尖角处放有经巫师念过咒的茅草。“当敬”者由一同性青年在其身后扶着。“当敬”者先是静默而后进入昏迷状态。据说此时“当敬”者的灵魂已暂离其身进入仙界。此时，如果谁想招请自己的心上人来谈情唱歌，或招请自己死去的亲人来谈话，就将剪好的纸马焚烧，焚烧时默念自己的心愿。几十分钟后，“当敬”者全身颤抖，由低到高，由缓而急地发出抽泣声，并用低沉的音调开始吟唱。这表明其灵魂已进入仙境，并请得神灵附身。从此时起，“当敬”者双手拿着帕子前后或快或慢地摆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将从仙界归来途中发生的事及所见所闻或说或唱，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从仙境到凡尘据说要经过15道关口，除七月十五所有关口的门均打开而外，其余时间则关着。每过一道关口都要向守门小鬼请求放行，若不放行，就厮打一番。厮打时“当敬”者用力挣扎一下，表示与小鬼打斗。回到凡尘后，“当敬”者扮演焚烧纸马者的情人或亲人，与他们交谈或对唱。最后，人们再将剪好的纸马焚烧，表示送神仙回仙界，整个活动即告结束。该活动具有情趣盎然的戏剧性，颇受布依族青年男女喜爱^①。

(五) 游桃源洞

旧时瑶族春节期间进行的与降神附体有关的娱乐项目。节日期间，大家聚集玩乐，由知晓“降筒”（一种巫术）的卜卦公或“游桃源洞”之术者施

^①《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4页。



法。想游桃源洞的人并排坐在长凳上，各人用手扶着另一个人的大腿，闭着双眼听施术者念咒语。不久，“游桃源洞”者双腿不由自主地颤动，并处于半睡眠状态。若“游桃源洞”者是青年男女，就会唱起情歌，臆说桃源洞里有很多桃花，有众多的姑娘小伙同他们玩耍，看到的桃源乃丰饶之地，还见到已逝的亲人云云^①。

（六）做苗家稻（做谷神）^②

此乃保留并广泛流行于贵州黔东南地区丹寨县苗族中的一种崇拜谷神的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初到七月中旬的晚上，青年小伙和姑娘们约集在寨边空坝，坐在小凳子上，让人用腰巾把头蒙住。几个懂得“催唱词”的人到田间摘下几匹青茂的稻叶（即谷神的替身），放在腰箩里（腰箩里还同时放有马铃）。回来后，他们把稻叶放在“做苗家稻”者的头上。“做苗家稻”者用手指塞耳，会唱“催唱词”的人摇响腰箩铃铛，同时念词唱歌催促“做苗家稻”者“上路”去“阴间”。

做苗家稻仪式的格调与前述的“唱七姑娘”等活动的格调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唱七姑娘”等活动的格调是欢快的，那么，做苗家稻仪式的格调则是悲切的。“做苗家稻”者在“苗家稻”（谷神）和歌手（引导者）的指引下，于昏迷的状态中进入“阴间”。一路上，遇到青年亡灵，他就对唱哀歌；遇到父母亡灵，他则痛哭不已。最后，到达了“最美丽的地方”他才返回。回到家门口，引导者朝他喷一口凉水，他如同做了一场梦似的醒转过来。问起他刚才的情况，他什么也不知道。“做苗家稻”者平时不太会唱歌，做成了“苗家稻”后很会唱歌。据说这是“苗家稻”（谷神）教他唱的，或是借他的口唱出来的。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48页。

② “做苗家稻”的内容详见潘定智所著的《丹寨苗族的谷神崇拜》一文，文载《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3期。



(七)请七姑神

此为湖南省桑植县白族妇女和男女儿童于春节期间举行的富有文艺性的降神附体活动。

传说天上玉帝有7个女儿，个个生得天姿国色，美丽非凡，特别是七仙姑，不但容貌美丽，而且心地善良，喜爱与民同乐，满足人们的要求。因此，每年农历正月，白族妇女便请七仙姑下凡，与之一同娱乐消遣。

请七仙姑的具体过程是：在堂屋或绣床正中摆上桌子，写上七仙姑神牌，献上香纸蜡烛供果，挑选一对未满12岁、父母俱在的童男童女坐在桌前，用帕子蒙住眼睛和头，妇女和其他儿童分坐桌子前方，齐唱“请七仙姑神词”，连唱7遍以上后，两童便如痴如狂，并随着锣鼓点子边唱边舞^①。

(八)做菜花神

此种降神附体风俗主要保留于贵州省东部黄平县的苗族中。因为这种活动必须在油菜花开的季节举行，油菜花未开或凋谢之后都不能举行，故有此名。

据沈飞同志在《苗岭风采》第6期介绍，做菜花神的具体时间是过了春节至三月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姑娘们吃毕晚饭，每人便拿了几根香和几张纸钱，一起到住房宽绰的人家去‘做菜花’。把巫师邀请来，在三善堂中摆上一升米或糠，插上7根香，摆上7樽有酒的杯子，两个大碗装上清水，点上菜油灯照明，在门槛的那端放着一张高脚长凳当‘马’使用。一切准备就绪，做‘菜花神’的人坐在板凳（马）上，用一块四方巾或黑布蒙住脸，然后巫师向其蒙住脸的布和身上喷溶了纸钱灰的水。巫师在一边庄穆肃严地念着咒语，两手在胸前打着圈圈。10分钟左右，‘菜花神’双脚就不自觉地抖动起来。20分钟左右就突然跃起来，喘着粗气。这就是‘菜花神’开始启程

^①《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4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一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上）

了。‘菜花神’在屋中来回地动，并开口向引路人借钥匙去开仙界之门”。

与前述诸者相比，不论是在格调上，还是在某些具体表现形式上，做菜花神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从格调上看，前者或喜或悲，基调分明；后者则悲喜交织，乐忧参半。从表现形式上看，前者有说唱无动作（多为坐唱，至多有些坐在凳子上跺脚舞手的动作，仅“请七仙姑”为伴随着锣鼓点子边唱边舞），做菜花神则说唱、动作齐备，声形并茂。在狂幻状态下，“做菜花神”者哭哭闹闹，如醉如痴，时而唱情歌游方，时而吹芦笙、跳舞。若遇到亲属或恋人亡灵，便一边哭泣，一边诉说人间的苦难。最后，“菜花神”在巫师的引导下返回人间。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 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一 扶 乩

扶乩也叫“扶箕”、“扶鸾”、“扶鸾”。其别称还有“飞鸾”、“扶栾”、“神卜”、“关撵轿”、“降笔”等。“鸾”、“栾”本字都应写作“鸾”，称“扶鸾”、“飞鸾”是因为神仙来降是乘坐鸾的。

关于扶乩的起源，有人认为：“其来甚古，洪范七稽。疑为即是此物，盖乩即稽字，用以决疑。”^①有人则认为扶乩“古所未见，至唐乃稍见之”^②。前一种说法看来证据不确凿，仅是一种猜测而已。后一种说法却又与史实不符。实际上，早在唐朝之前就有扶乩。魏晋时道教的上清派就用降神扶乩的方式造出《上清大洞真经》31卷，在神仙道教中以师徒秘授的形式流传。南朝人刘敬叔在《异苑》一书中更有关于扶乩的明确记载^③。

扶乩所降之神在开初主要是紫姑。紫姑又称“坑三姑”、“灰七姑”或“月姑”等。据《三教搜神大全》载，紫姑本姓何，名媚，字丽卿，山东莱阳人，自幼读书聪慧，后被人纳为妾，其妻妒之，于正月十五日夜杀于厕所中，后成为“厕神”，每年正月“显灵”。信奉紫姑的妇女每年于元宵节之夜在自家厕

① 卢可封：《中国催眠术》，见《东方杂志》14卷3号。

② 许地山：《扶乩迷信底研究》，第15页。

③ 下面关于扶乩的最初形式的介绍，便引于此书。

所中祀迎。其最初形式是以筷子插在畚箕上，蒙以巾帕成紫姑形，以人扶住，边迎边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子姑可出戏。”扶者感到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即跳躩不止，人们以其跳动的次数来卜兆一年中诸事的吉凶或顺逆。到了后来，扶乩的这种最初形式朝以下两个方向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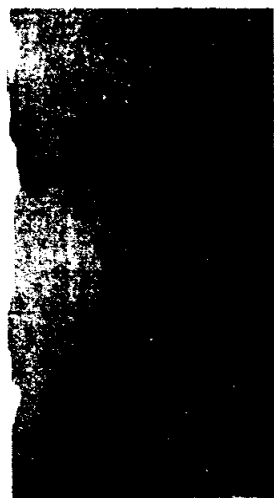
一是演化成请竹篮神、请桌神、请椅神、请筷神等以家庭炊具、用具为道具，以取乐消遣为主要功用的民间游戏（请篮神有时亦用于卜问休咎）。

（一）请竹篮神

竹篮神者，我国少年闺女旧时之游戏物也。每当春日昼长，女红多暇，群聚而嬉，多燃香火于门脚，取竹篮，以人衣套之，将椰子壳系于竹篮提手，如人头。一女（或二女）以手捧之，左右晃动，轻声慢唱请神之歌，群女和之。约炊许，女手虽停，篮自颠簸不已。于是群女杂然，为种种问难，篮能以摇动之数答之。如觅一素不相识之人来，问其年岁几何，则篮摇，如其岁数而止。又问行人之归在何年何月，亦能以摇篮数答之。尤灵异者，虽放手置篮于椅上，尚能簸动不已，必待群女复唱送神之歌始止。例如，广州旧时的“请篮姑”，便是把椰子壳装在竹篮上面，又将女子的衣服围住竹篮四周，这就是篮姑的代身。游戏时以两女子盘坐地上，各用两手托住竹篮，前面放一张矮凳，众女子一起唱起如下的请篮姑之歌：

请篮神，
请篮娘。
你系佛山人氏女，
你系省城人氏娘。
家婆严令吞金死，
丈夫严令早辞阳。

如果篮姑来了，那个用竹篮做的篮姑代身，便会向矮凳叩头不止。这时各人便向篮姑询问年龄诸事，篮姑就会以叩头作答。



（二）请桌神

请桌神也称“八仙转桌”，乃旧时家庭游戏之一。嫁娶之家，宾朋杂沓，兴高采烈之时，好事者取泥烧之碗，满注以水，烧符其中，置堂中央，复取八仙桌一张，倒竖之，使桌面承于碗口，不偏不倚，校准重心。于是约四人，各以一指轻着桌之一足，口中喃喃念诵“天清清，地灵灵，信士弟子观桌神……”之类的咒词。有顷，桌动，人亦随之动，桌亦旋转愈急速，率之四人发足狂奔，绝尘而驰，乃至足不得停，指不得离，旁观者大笑绝倒。跟随之人，多有赶不及者，或跟至汗流浹背。疲于奔驰，则替以他人，轮流代换，历时甚久。终乃焚符解脱，四人乃得逐渐停止，然气仍喘，足犹折。转桌者自言疾走时，自己不能有所主张。乃至休息时，地上碗水，始终不溢出。与此种风俗相似之现象，在当今山东聊城等地仍有保留。1968年，山东“特异功能高医”张维祥在聊城农校上学时，就亲眼目睹过在当地农村孩子中流传的这种神奇的游戏：地上放一个碗，盛满水，把一张小方桌扣在上面，方桌四腿边上各站一个人，四人用手指顺时针一指，小方桌奇迹般地转了起来，愈转愈快。

（三）请椅神

此俗主要见于广西和云南的某些农村地区。巫师面对两张椅子念念有词，烧香画符。不一会儿，两张椅子便自冲自跳，像牛打架一样相互顶撞对方，你来我往，煞是逗人发笑。如果巫师不令其停止，它们会一直打下去。而巫师一旦用手往椅子上摸一下，两张椅子便停止下来。此种场面，笔者在云南农村亲眼见过。

（四）请筷神

此亦旧时家庭游戏之一。其法有二：一是妇女闲居无事，取竹筷一双置桌上，环坐注视之，并唱鄙俚之歌。久之，筷即自动，或竖起，或跳高，或腾空，



互击不已。必待妇女们再唱解脱之歌方止。此俗在旧时之乡落间随处有之。二是农历八月晚上有月光的时候，儿童们以一根筷子竖直于贮满米的米筒内，另一根横架于竖直的那一根的上端，然后手攥香火，口念“筷头跷，筷尾摇，筷头跷跷夹针菜，筷尾摇摇夹果条”之类的话语。不久，便见那只架在上面的筷子，稍微移动。再久，则循环转动，周而复始，非遇意外，罕见跌下。

（五）请簸箕神

此俗各地皆有，然因地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这里介绍的是山东招远、黄县一带的请簸箕神。其法是用一碗水、一杆秤、一面镜、一个簸箕。众女子以指顶起簸箕，口中念道：“正月初一（或十五）百草灵，我请簸箕姑娘来算命。清是水，明似镜，戥子不灵问到秤，问一问婚姻动不动？”谁问谁就念一遍。如果水在碗中跳动，即表示可以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①。

此外，还有以笊箕、米筛、猪笼子、扫帚、树枝、芦苇及草扎制成人形骨架，以木头、葫芦、饭勺、箴篱为头，画上眉眼，戴上花，套上女子衣裤者，均以请神神来时玩偶点头与否定婚姻、蚕桑诸事之吉凶。例如：

鄂伦春人若是在山中迷路，会将箴篱绑在有枝杈的树杈上，并以之穿戴上人的衣帽，然后颤动树干，如果箴篱以树干中心线为起点向哪个方向摆动的距离最大，那么该方向便是迷路者可走出迷津的方向。

在贵州仁怀等地，人们“以扫帚扎如人头，穿人衣，以炷香绕其面，祝之再三四。令二幼女执之，即摇动而来。如较前稍重，二人平执不可换手，换手即去无验。随即觴拜问事，以点头为征。如问晴，则点头，雨则否；或戏之及烦数，即顿立不动。此皆村曲中小儿女正月中所为”^②。

在云南省石屏县，“每当旧历正月，闺中有请七姑娘（此与前面所谈到的请七姑娘名同而实异，引者注）之风俗，系用一枝有杈杈之樱桃木，或柳木亦可。有权之头，当七姑娘之足。无权之头，上扎葫芦一枚，用白纸糊上，画

① 山曼、李万鹏等著：《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3月第1版，第19页。

② 《增修仁怀厅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以五官之形，涂抹脂粉，为七姑娘之首。首之项下，横扎弯竹片一支，为七姑娘之手。手之两端，以尺长之绳连拢，绳上穿铜钱数枚。杈之一头，又用布片扎成小足之形，穿着花鞋。随后穿着红衣、绿裤。装饰完毕，预先藏至厕所，并先觅七家封门纸七张。迨至临请之时，不令男子窥看，悄悄将封门纸焚化，又以纸制金银钹七对，黄钱七份，焚化。然后将七姑娘由厕所请至堂上，以两人扶着。所有在座之女，齐声念道：

七姑娘，
要来快快来，
大家都是姑娘伴，
爱玩爱耍请你来。
后门鸡儿叫，
前门狗儿叫，
骇着姑娘也不好。
关了鸡，
拴了狗，
让开姑娘才好走。
姑娘来，
喜满怀；
姑娘到，
大家笑。
姑娘发，
什么发？
又光又滑青丝发。
姑娘脸，
什么脸？
又白又嫩桃花脸。
姑娘眼，
凤凰眼。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神
秘
的
幻
术



姑娘眉，
 蚕娥眉。
 姑娘鼻，
 悬胆鼻。
 姑娘口，
 樱桃口。
 姑娘什么牙？
 三十六颗御米牙。
 姑娘什么腰？
 风吹杨柳腰。
 姑娘什么脚？
 三寸花鞋二寸脚。

念过数遍之后，七姑娘之神果然来，跳跃不止。手中之铜钱，亦锵啷锵啷响过不止。命其筛米，伊便作筛米之状；命其作揖，伊便作作揖之状。当七姑娘跳跃最急之时，扶七姑娘之手，倘将两手放开，七姑娘亦能跳跃，惟易跌倒，需人扶，亦奇闻也”^①。

又在云南省广南县珠琳镇一带，有请猪笼子神的风俗。方法是以横直两木棍穿过装小猪的竹笼子而呈十字架，直木为脖颈，横木为手，猪笼子为身。在脖颈处套一葫芦为头，在猪笼子上罩一件衣服。装扮好后使一人以双手扶住猪笼子，巫师在旁念咒。不久，“猪笼子神”会上下跳动。扶得越紧，跳得越快越高；反之，则既慢又低。若问休咎，顺则点头，不顺则摇头。

扶乩演化的另一个方向是用筷子插在畚箕上，下置沙盘。后改畚箕为木制丁字架，垂直之端有小木桩，如踏碓之杵。人以两手食指承丁字架横木两端，有小木桩之端置于沙盘上。于是焚香画符，祷请本方土神，指名邀请某仙降坛。静待有顷，乩动，或绘画，或题诗，自书姓名，或即为所邀请者，或代以他仙，多古知名之士。座客于是群起，有问休咎者，有决疑难者，有求治病者，

① 《中华风俗志》(下篇卷八)。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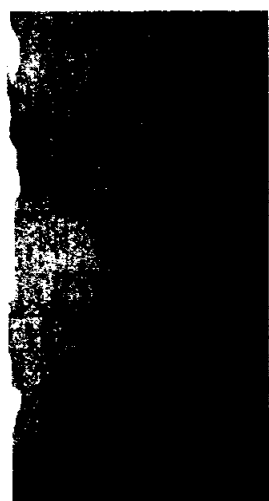
秘

的

幻

术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乞仙方者，或中或不中，或答或不答。此举在清代及近代最盛，几乎每府每县都市都有乩坛。当时之文人学士，尤喜与乩仙唱和，诗词歌赋，有佳者，有不佳者，不一而足。一些举子，更用其对对、猜谜、辩论文体甚至谈论国事、请示试题等。座客兴尽，则焚符送仙，或不待送而自去，乩则不动，扶乩者转为常态，了无他异，唯稍觉疲倦。问其乩曾作何语，茫然无知。文人学士，多以之为风雅游戏，贫民百姓，则多以之问卜求方，更有籍之谋利者。明清笔记小说中多有扶乩“灵验”之记载，下里巴人多信之如神，“缙绅先生及人士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①。

与此同时，扶乩的另一种用法也在大兴其道——为宗教说法，这尤以一些民间秘密宗教为甚。例如皈一道的《了凡训子书》、《三教正宗》等几十种训文，皆由扶乩而来。一贯道的不少坛训，也出于扶乩。

扶乩中还有以瓢、箩代替木制丁字架的。前者称为“请瓢姑娘神”，后者称为“扶箩”。

请瓢姑娘神：“闺中妇女，每于新年迎接瓢姑娘神。取厨中水瓢一只，上缚一竹筷，两人以手托之。口中祝词毕，瓢上竹筷即能写字，家人可卜休咎……”^②

扶箩：用卡子夹住箩的一边，一人或二人用手指轻轻托住箩的另外两头，箩下铺以灰尘细沙。此时若问字或事，箩能自行移动，在箩下显示出汉字答案。此俗在当今也有保留。1978年，“特异功能高医”张维祥在山东聊城也亲眼目睹过此俗。

世界各地的许多原始民族中不乏扶乩的风习，甚至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也多有此举。英语中的Goscino-mancy是从希腊语而来；mancy意为占卜术。欧美的某些扶乩其制与我国的相似。目前在欧美等地所见之扶乩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小转板：以小木板一块，形如海棠叶，于底两端安短脚，置轮焉。其顶角开小孔，入铅笔，置于白纸上。人以手按板面，专心致志。有顷，板即自动，或绘图，或写字，亦能为文赋诗，谈休咎，决疑难，与我国的扶乩实异名而同物。

① 《郑桐庵笔记》。

② 《湖南迷信之风俗》，见《中华风俗志》（下篇卷六）。

此种方式，盛行于欧美各地。

灵运盘：在写有字母或数字的板上装一指针，使用者将手指指尖放在这块带针的板上，凭藉无意识的肌肉运动使针移动而拼出讯息。

单摆：在图表上放一单摆，事先确定摆的何种动作代表“是”或“不是”。据称，当人们向它提问时，其摆动的方式可以指示运气的好坏。

桌子触摸自动（也即倾桌术）：通常由两个以上的人围坐在桌子四周，把手都放在桌面上，同时要求桌子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桌子倾斜到足以使一条腿能在地板上轻轻敲击，就能按事先安排好的暗码得到回答。暗码可以是以一定的敲击次数代表“是”或“否”；也可以是在读字母表时到某一字母停止敲击从而拼写出单词。

狐狗狸：此种方式主要见于日本。用交叉着的三根竹竿支托着盆，三个人坐在它的周围，各自用手轻按着盆，一个人进行祈祷，盆自己就动起来，人们根据它的活动方向来占卜事物。

欧洲有一种扶乩方式与日本的狐狗狸有些相似：用三条棍子，将中点缠在一起，然后上下张开，下面成一个三脚支在地上，上面放一个盘子，周围坐些人，每人将一只手放在盘上，周身笔直不动。如此几分钟后，下面的三脚就自然而然地跳将起来，或是作字，或是作画，或由它落下来的痕迹判断休咎。

二 圆 光

圆光，也叫“卦影”，是一种观察反光物体表面，如镜面、刀剑面、水面等所映现的景象而确定吉凶得失的占卜风俗。此种风俗早就见于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中。宋代洪迈的《夷坚志》中就有“狄侗卦影”的内容。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关于圆光的记载。圆光的风俗在我国主要见于汉、瑶、俄罗斯、鄂伦春和藏族等民族中。一些地方的汉族，过去丢失物品或被盗，常藉圆光术查询。方法是或用盆水，或用明镜，或以纸剪成圆形贴在壁上，等等。施术者烧符念咒，使自己或童子熟视所设物，则水中、镜中、纸中忽现景物入施术



者自己或童子目。二者乃言所见于人。如其中房舍如何,路径如何,有何人出入。所失若为人窃去,则其人如何取携,或失主误落其物于何处而不自知,必历述所见。事毕,施术者焚符念咒,景物遂收。失者如言追究,据称“每每有验”。例如,据《合川县志》载:“民间,一应财物无故丧失,无处清寻,辄延术士于家,持一瓷盘,以香油涂抹,旁燃香烛,用中指细磨盘中,少顷,术士对盘凝神审睇,告以所视人形,或男,或女,或幼,窃物向何往,……”

瑶族村里遭受失窃或有人做坏事,也由师公施行圆光法(瑶族称“照水碗”)明察。方法是,将一盛有清水之碗置于桌上,碗上横一刀或剑。师公对着水碗念咒施术。据说,经施过术的水碗,能把做坏事者映照出来,故谓之“照水碗”。此时做坏事者要马上坦白交代,不然师公抽出水碗上的刀或剑,做坏事者数日内将有灾难临头。

俄罗斯、鄂伦春、藏族等民族的圆光术在功用上与前者不同。俄罗斯人认为,儿童因受惊吓或因生人抚摩、夸奖赞美(如说小儿长得胖,生得美等),引起发烧、谵言、不安、惊啼而久治不愈时,须求神婆施术驱邪祛病。神婆施术时,面向圣像,手持净水一碗,碗内放木炭一块,默诵祷文。据言,诵祷文后可从水碗中看到致病原委。之后用净水在小儿额上画十字或洒向小儿身上、手足上,即可奏效。鄂伦春人求卜休咎有时亦用圆光术。方法是将铜镜放于水井、水潭或水盆中,但定要在有日照时才可行卜。先见其反光的形状和所指方位。如果反光特圆,则证明反光所指的方向有吉顺事;再拨动水,如果在水盆中也可晃动水盆观其反射的纹理,纹理归顺则吉,并可通过纹理所指观其求卜者出猎或出行的最佳方向。

据谢继胜同志在《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3期介绍,藏族的占卜师,以圆光术占卜时意念归一,盯住镜子或湖面,并念诵咒语,祈请神灵。当其进入迷狂状态后,便能从镜中或湖面上看到一幅幅景象,其中有雪山、树木、花朵等,而后根据所见景物判定圆光占卜的吉凶。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经常提到这种占卜方法,一些演唱《格萨尔王》的艺人,也自称是利用圆光,以镜中映现的景象来说唱这一史诗的,他们在说唱时,前面放一面铜镜,声称自己说唱的故事会出现在铜镜里。因此圆光占卜又称格萨尔王圆光占卜。其具体做法是: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将一幅画有格萨尔大王的画挂在墙上，在画的下面放一张桌子，上面摆上供品，供品前方放上盛满青稞酒、牛奶和酥油茶三只供碗。三只供碗前各放一盏酥油灯，占卜桌的右边放置一个装满青稞和麦粒的容器，将占卜神箭头朝下插入其中；占卜桌的左边也放置一个装满青稞和麦粒的容器，在种子堆顶端放置一面明亮的银镜或明镜，也可以用剑的刃面作镜，并用红、白、黄、绿、蓝五色绸缎把镜子包裹起来。

施行格萨尔圆光占卜的占卜师必须是修习瑜伽功获得极高法力的男性法师。占卜师在焚香供神之后，开始吟诵格萨尔大王的祈愿文，祈请格萨尔大王满足求卜者的意愿，得出一个吉祥的卦象。占卜师的助手将一名出身贵族的七八岁的男孩带到施行占卜的屋内，坐在占卜镜前方的白色长垫上，占卜师揭去蒙在镜子外面的五色丝绸，让这个男孩盯住镜子观看，如卦象吉好，男孩就会说他从镜中看到了各种神奇变幻的景象，并向占卜师描述所看到的一切。占卜师根据孩子叙说的景象，得出圆光占卜的结果。

圆光占卜法在藏族心目中的最高体现，是用它来占卜转世达赖灵童。例如，在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王和一些高级僧侣官员来到拉萨附近的一个圣湖进行圆光占卜，祈请佑护圆光的女神班丹拉姆显示下世达赖灵童的所在。据称此湖是由班丹拉姆掌管的圣湖，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认为是寻访灵童的灵验所在。人们根据湖面上出现的景物或征兆作出判断。这一次，在摄政王等官员祈请之后不久，在湖面出现了一座清晰可见的金顶寺院，寺院的东方有一条小路通向一个有间蓝顶房屋的小村庄，湖面上出现了藏文字母“Ah”，“kha”和“Ma”，经乃穷护法神降神之后确定，下世灵童应去东方寻找，字母Ah代表Ahmdo（安多）。于是，摄政王派遣使者查访灵童，恰好湟中塔尔寺为金顶房屋，村子附近有一座四世噶玛巴若贝多吉修建的小寺，湖中显现的kha和Ma即代表噶玛巴（karmapa），这样便找到了灵童，即14世达赖。

国外一些地方的原始民族乃至欧美等地也有圆光的风俗。例如在马来半岛的尼格利陀人中，萨满借助于天上的精灵或使用石英晶体看病，或利用一方水晶能看到很多东西。欧美的一些巫师，常以双目盯住水晶球、“魔法水”或“魔镜”占卜。用“魔法水”卜卦在14世纪的威尼斯非常盛行，占卜时



用一盆水，占卜师根据水中人影预测凶吉祸福，为问卜者指点迷津。据说美国的一位女灵感师就是通过凝视水晶球，说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说中了人类登上月球，说中了中苏对立，说中了美军在越南战争中败北。

三 升 空

升空也是中外历史上人们十分迷信的降神附体的主要风俗之一，国内外的许多文献资料对此都有大量记载。

在我国，被称为最早的巫书的《山海经》就记载了当时的巫师中已有神通广大，能“升降”之者。所谓“升降”，就是绝地通天，沟通人神世界。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记录了他亲眼所见的升空实例。书中云：“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招。予少时见小儿辈等闲则招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招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招。景祐中^①，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纶与先君有旧，予与其子弟游，亲见其笔迹。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尝谓其女曰：‘能乘云与我游乎？’女子许之，乃其庭中涌白云如蒸，女子践之，云不能载。神曰：‘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躡而登，如履缙絮，冉冉至屋复下。曰：‘汝可往，更期异日。’后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无祸福。为之记传者甚详。此予目见者，粗志于此。……”

升空风俗在明清笔记小说中亦不乏实录。清人俞樾在其所著的《茶香室四钞》中就谈到：“庐山有崔道人积香数斛，一日尽发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崔道人）默坐其旁，烟甚不相辨，忽跃起已在峰顶上。”

此外，近代史料中也有不少关于升空风俗的记载。据义和团运动史料

^① 1034—1037年之间。



谓,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红灯照”的成员中,曾流行过降神附体而后升空的风俗。“红灯照者,用俊美女子,大则十七八岁,小则十二三岁,着红色衣履,如城隍会中之红犯然,一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传云:其练法焚香念咒,一摇扇,即升起空中数丈许。”^①或是“初练时用铜盆一具,内贮清水,妇女于夜静时闭户念咒,能缘盆而行,左手执红巾,右手执扇,扇动风来,即徐徐起,五日可凌空,上升数百丈”^②。就是直到民国时期,有关升空风俗的记载也还不绝于书,据《枕庐所闻录》云:“民国以来,……其最盛传者,云有王某能飞行绝迹,某日方与客谈,暂出复还,则已赴西山,与某某相晤。他日询某某,较其时日情事,果不爽……”^③

国外宗教文献和民族志中关于升空风俗的大量记载,反映了此俗在国外人们迷信的程度。例如,在奥利维尔·列鲁阿所写的《腾飞》一书中,描述了有飞行本领的230位天主教的圣徒。伊塔纳季·洛伊奥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思考的时候,飞离地面约30厘米;阿多利富斯·利德若里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777年在福格叶的圣约翰教堂,当着教徒们的面,飞离地面,腾飞在空中;还有著名的卡尔美里特修女团的修女玛丽亚,她在伯利垣修道院的花园里常常腾空飞上树顶,抓住树枝。凡是腾空的人都处在一种恍惚状态或是宗教性神魂颠倒状态。这种现象不仅天主教的圣徒所特有,在穆斯林中间,可以举出12世纪伊朗的苦行僧海达尔,他因能突然飞上树和房顶而驰名^④。

这种升空表演在爱斯基摩人和东北亚及美拉尼西亚都可以看到。在格陵兰,升空表演的道具之一是一个带叉拐杖。东方的萨满教巫师和拜火教麻葛,可以使人体离开地面升到空中。有时,萨满教的巫师就是从会飞的人中选出的。比如在苏门答腊岛上,神意的代言人——神甫,就会突然隐去踪影,因为是神灵把他带走了。过了三四天,他又回到村子里。如果不是神灵把他带走,人们通常就会在树上发现他,他在那里正和神灵交谈呢!因为这样的

① 《义和团》(二),第9页。

② 《义和团》(二),第1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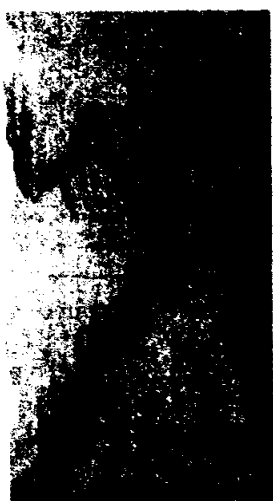
③ 见《申报月刊》3卷5号。

④ (英)约翰·米切尔、罗伯特·理查德:《自然界的奇闻趣事》,东方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97页。



人很像疯癫之人,为了使他恢复理智,人们就给他拿来祭品。美拉尼西亚的岛民,害怕一种类似欧洲巫婆的“飞巫”。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成为飞巫的本领是由母系相传的,母亲从小就训练自己的女儿飞行。在澳大利亚的东库尔奈人中,得到精灵“姆拉尔塔密”传授的“比拉阿尔克”(巫师之一)具有同精灵来往的法力——他们能秘密地飞上天到精灵那里去。至于女巫骑帚飞行的传说,更是欧洲各地民间文学曾普遍反映的一个主题。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过升空风习呢?升空风习的实质是什么呢?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六章中作具体探究。



四 快 行

依一些史料和笔记小说所言,升空风习也属快行风习中的一种,因为升空飞行能提高行进的速度。但这里所指的快行,则是在地面上的快速行走。

关于快行风习的记载,在国外除印度等少数国家外,在其他地方很少发现。而在我国,不论是在野史方志、笔记小说,还是在神怪传奇、民间口头传说中,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例如,据《广州志壬寅志》云:“罗万象……日行三四百里,奔马莫及后。”《邓川县志》曰:“李纪……欲至州城,十余里间,瞬息即到。”清人方濬颐在《梦园丛说》中云:“伊犁某大臣遇异人,以三千金为贄,授之两奇术,一为风火轮,其法觅古寺观千年瓦当,雕作两小车轮,装于鞋底之中,捏诀诵咒,其行如飞,日可八百里。”在广东省翁源县,过去传说有个叫马朝珠的司爷(男巫),他天天要到省城去看戏。省乡相隔数百里,一天之内,哪里能够往返省城从容看戏呢?可是,他的确天天去了,他可以将戏文背给大家听,可以将演戏的情景复述给大家听而不致有丝毫错误,真是奇怪极了。他有一个朋友,不大相信,便在黑夜里去窥探,看他是怎么搞的。只见到二更起时,他骑在竹马上,执鞭一挥,那匹竹马如生龙活虎般的飞出去,刹那间已不知去向。到了下半夜,他又尽兴地乘竹马回来,下马后便登床呼呼地睡着了……很显然,上述关于快行风习的记载多为极度夸张,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神

秘

的

幻

术



已神奇得不能使人相信。但这一风习在历史上乃至当今似乎还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如史料上记载的那般神奇罢了。据一些学者研究，喜马拉雅山中有一种“奔驰瑜伽”教派，他们能使自己产生一种类似月夜梦行症的特殊心理状态，能走得比平常快得多，在月光朦胧的夜间可光着脚在并非平坦光滑的崎岖山路上行走100多公里，且每分钟都有摔死的危险。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超长距离的艰难奔跑，是处于半睡眠状态中，更为确切地说，是处于一种沉思状态之中进行的。

五行尸

这是解放前流行于云贵高原、康藏高原、南岭山区和黔湘间的一种骇人听闻的“借尸还魂”、“行尸走肉”之俗。据口头传说，当时常有懂行尸术者能将死人从坟地里挖出来，并驱赶尸体行走。关于行尸的风俗，一些书籍中也多有记载，而其中要数《古今怪异集成》的记载最为详尽：

……黔湘间有送尸术，则以死尸而由人作法，进止听命，可历数月，似非常理所能测。与寻常尸变，因有所感触而然，或系一种电光作用者，亦异也。贵州商人采木为生者，每春水生时，辄编木为筏，乘之，直下湖南常德等处。将木筏折卖，乃遵陆还乡。有病死者，道远，尸不易回，同行者往往有送尸之术。然必两人行之，乃有效。其术，一人导于前，一人以手持碗水随于后（碗中清水必加符咒）。水不倾泼，尸不倒也。尸与生人无异，但不能言。其步行与生人亦微异。但人行则行，人止则止，纯随二人步趋。至薄暮投宿旅店时，逆旅主人见，即知为送尸之客，必另备一房与居（此种送尸人时时不绝于道，彼处客店每专备一房招待之）。二人睡于床，尸则立于门侧。湘谚所谓三人住店，两人吃饭者也。将至家前一日，尸必托梦其家人。其家则将棺木衣衾，预备齐整。尸抵家，则挺立于棺侧。术人将碗水倾于地，尸立倒。须急为收殓，否则其尸立变，现出腐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坏之形矣(如已死一月者,尸即现一月腐状,余仿之)。宣统己酉秋,六安杨宽夫客湘中,尝于长沙城外亲见之。黔阳黄泽生军门忠浩尝驻军川边。一日,营外忽大哗。询之,则云有人解死尸经过,尸能自行。乃出观,则见一人持布幡,前导,一尸直立,随其人,惘惘而步。因呼止之,询其所以。云,此人旅死,不能具棺木,特用法驱之自行,归就家以殓耳。问何法。曰,吾业此,安能以其秘告人。问去此尚几程。曰,可四五日;问夜宿时如何。曰,置之门侧,可矣。泽生使人验之,果为死尸。时空营出观,数人皆见之。复询土人。云此事常有之,不足异也。

难道死了的人真的能够还魂转活吗?送尸人是怎样驱赶尸体行走的?欲知谜底,请君看第六章《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第二章 五颜六色的毒蘑菇群：降神巫风的主要种类(下)

神
秘
的
幻
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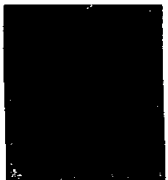
第三章 黑衣女巫的魅力：降神巫风的主要超常现象及功用

一 降神巫风中的主要超常现象

降神附体风习之所以经久不绝，之所以为相信有鬼神存在的人们所迷信，其主要原因之一，与降神附体风习中存在的诸多令世人难以理解的超常现象有关。

（一）超智力

降神附体风习中的超智力现象主要表现在降神附体者于迷狂状态中获取知识的特殊性上。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知识的获得非要经过学习这一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是一条不可违背的规律。然而，在迷狂状态下，降神附体者知识的获取却可以违背这一规律——不必经过学习的过程（或者至少可以说看不出这一过程）。这种超智力现象在降神附体风俗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学自会舞弄拳棍

例如，“迷童子”者经降神附体后被令之击拳打棍“无一不能”^①；义和神拳的演练者“未尝学艺”，然经降神附体后即能“持刀而舞”^②，“一夜而成”^③，再如前面所述的未学过武术的“斗阴拳”者在降神附体后也能表演出具有一定难度的武术动作，等等，皆属此类现象。民国期间，在当时的北平有一种自称为“太极神教”的民间秘密宗教，其“所习的教主要为演习‘神拳’，声言念咒请神之后即可不教自会”^④。有人初见到“迷牛”这种神怪游戏的“不学自会舞弄”现象时，心里很是狐疑，不大相信，以为他们是原来晓得的，他们请神和念咒等，不过是故意做作罢了。后来亲见邻家的儿子也来参加这种游戏，而邻家的儿子素来是不懂技击的，当他被降神附体后，却能表演出十分纯熟的拳法，这使他不能不信了^⑤。

2.不学自会说唱

此类现象在降神附体风俗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像侗族的“上桃园”者即使平时不会唱歌，在神魂入定后也能对答如流；“做苗家稻”者平时会唱的歌不多，做成“苗家稻”（即进入“阴间”）后，很会唱歌；藏族的一些民间艺人通过降神附体不学自会说唱《格萨尔王》史诗等皆为此种情形。

据一些学者的调查，在西藏，说唱《格萨尔王》史诗的昌都老艺人扎巴和那曲索县女艺人玉梅都目不识丁，但可以滔滔不绝地演唱五六十部《格萨尔王》，字数达几千万；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乡57岁的才让旺堆，一字不识，可诵唱120部的《格萨尔王》。他们自称为神授故事家，不承认故事是学来的，而认为是在童年时做过梦，尔后害病，梦中曾得到神、格萨尔大王或

① 《申报月刊》4卷2号，第75页。
②③ 《义和团》（一），第40页，第444页。
④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8页。
⑤ 《民俗》，23期，第29页。

其他战将的旨意，病中或病愈后又经寺院喇嘛念经祈祷，并为之开启说唱格萨尔智门，从此便会说唱了。如扎巴自称在9岁那年，到山上放羊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格萨尔的大将丹玛用力把他的肚子打开，将五脏全部取出，装上格萨尔的书。梦醒后回到家中便大病了一场；期间神志不清，颠三倒四地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家人把他送到边巴寺请甘单活佛念经祈祷，至13岁才逐渐清醒，以后便开始了说唱生涯。玉梅也自称在16岁时，一次到山上放牧，睡着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黑湖水中的妖怪与白水湖中的仙女争夺她。仙女对妖怪说：她（指玉梅）是我们格萨尔的人，我要教她一句不漏地将格萨尔的英雄业绩传授给全藏的老百姓。玉梅梦醒后曾大病了一个月，昏迷不醒，嘴中断断续续地说着格萨尔故事，病愈后便会说唱。那曲班戈县60多岁的老艺人佣珠，自称13岁那年，曾请达隆寺的活佛玛仁波切为其降神附体，打开说唱的智门，从此不断地做梦，晚上梦到什么，白天就说唱什么，以至会说唱的内容逐渐增多。墨竹工卡的60多岁的老艺人桑珠也称在梦后得到寺院喇嘛的明示后才会说唱的。又据《括异志》载：“山东风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余岁，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梦寐，或若刺文绣，或若事笔砚，或若理管弦。俄顷乃寤，……自此女工音律书札不学自能。”其中的“女工音律书札不学自能”所反映的也正是降神附体风俗中的超智力现象。

除此之外，“龙州鸡鬼”现象中的“不学自会说”也值得一提。

在广西凭祥、龙州一带，不少人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好端端的一个人，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就疯癫起来，手发抖，脚打颤，就像鸡用爪抓东西一样。双眼不停地向上翻白，讲起乱七八糟的鬼话，有的还会学鸡叫。这就是所谓的“鸡鬼”。对于“鸡鬼”的产生，此地的人们或认为就是活人中了鸡蛊。因为“鸡鬼”即使是发着高烧也会往外跑，一直跑到被认为是放鸡蛊的人家，叫这一家中的某一位据说就是放鸡蛊的妇女为“妈妈”。如果这位妇女用手摸摸“鸡鬼”的头，“鸡鬼”就会恢复常态。人们或认为是死人的灵魂附于活人身上，取代了活人原有的灵魂和神态，使活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一个人一旦成为“鸡鬼”，往往能讲出平时不会讲的话或模仿别人的举止神态。有人就亲眼目睹过这样的“鸡鬼”：一位109岁的老奶奶，平时只会讲壮语和广东白话，成为“鸡鬼”后却突然讲起了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浑身充满



青春活力，一边乱喊乱叫，一边狂奔疾跑。家人以为她患了神经病，赶忙派长跑健将追她，可怎么也追不上。最后她自己摔了一跤，稍息片刻爬起来，又恢复了常态，一切如故。还有一位由北方南下的采购员，一天中了鸡蛊，突然讲得一口地道的壮语和越语，而且神态举止极像几年前死去的一个乡民^①。

与我国降神巫风中的“不学自会说唱”超常现象相类似的情形在国外也多能见到。例如，日本阿伊努人的萨满在举行降神仪式时，有时会讲出按理不会说的话。一个通古斯萨满在跳神时能够使用科里亚克语言，周围的人们对这个萨满跳神时忽然操起一种陌生的语言不理解。总之，根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世界各民族的巫，在进入恍惚状态后，大都会说出和唱出平时根本不会的东西。

3. 不学自会书写

据《妙香室丛话》所云，有人曾以不能识字之婢扶乩，乩能作诗。这便是“不学自会书写”的一个事例。类似这种“不学自会书写”的现象，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多见，但在国外却每每有所闻。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有一个名叫嘉朗的太太，她略读诗书，对历史没有多少了解，对语言演变史那一套复杂高深的学问更一无所知。然她却通过降灵写了一本得到很高评价的小说。这小说讲的是中世纪的英国，用当时的文字写成，而嘉朗太太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英文^②。19世纪末，被誉为心理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威廉·詹姆士，曾对当时有名的职业巫师派珀夫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安排她为心灵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举行一系列巫术呈示。陷入恍惚状态受到某个“交流者”控制的巫师，能用一种在清醒状态下从未学过的语言讲话，还能自动书写、作曲、绘画，而在清醒状态下她并不具备这些技能，因为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培养和训练。

① 黄魂：《神医奇功秘方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27—28页。

② 林雨、古月编：《神秘世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5月第1版，第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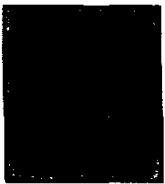
(二)超体力

超体力现象表现为“跳神”者、“舞仙童”者等能连续跳跃旋转达数小时之久,其疲劳强度已远远超出正常人所能承受的限度;“斗阴拳”者,义和神拳的演练者经降神附体后“力大寻常数倍”^①,“勇力过人”^②,“持巨木而舞,不知其重”;“请桌神”者“发足狂奔,绝尘而驰”;“快行”者于迷幻状态“走得比平常快得多”,等等。《岭表纪蛮》曰:“北獐庆愿,还愿,俱请‘白马令公’之神。令公若发令,术者顿如被疯,虽其人弱不胜衣,亦能一跃丈余,登于屋梁之上。”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表明,珞巴族的某些巫师给人跳神治病时,先在火塘里边的某一位置上放一个1.4—1.5米见方的竹编晒箩(高约20厘米),巫师身披红色毛毯,手拿大刀,刀尖朝下(有的是手拿竹竿或木棒),进入箩内。从靠火塘的一边开始在箩内转,同时也自身旋转,脚不离地,一步步擦地而转。此时,巫师好像有人引路一样,作出一副做梦般的神态,嘴里一边念经。有时是转两个小时后就休息吸烟,有的可以从天黑转到鸡叫天亮。其所呈现的也是一种超体力现象。在土耳其西部等地,一些受神感召的人可以跳下悬崖而不受伤,可以连根拔起大树扛在背上走过极狭窄的峡道。这同那些受神感召的苦修僧人表演的奇迹,都属同一类。

(三)超毅力

所谓超毅力在此主要指降神附体者在迷狂状态下呈现出的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抗疼拒痛的能力。例如用针穿脸颊,用剑穿腹和赴汤蹈火而不痛,等等。有的学者不承认这是一种超常现象,而认为这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的能力,或是巫师采用某些科学方法来为自己的巫术活动服务。诸如通过一定训练可以以针穿颊,以刀穿腹而能忍受之;能光着脚板在碎玻璃上走来走去,

①② 《义和团》(一),第353页,第404页。



登上锋利的刀梯,用牙咬断烧红的铁丝;或是在过火仪式上撒些盐作为冷却剂,上刀梯前杀鸡以鸡血擦刀,使凝固后的鸡血封住锋利的刀口,等等。不可否认,通过训练可以获得某些抗疼拒痛的能力。然而,这并不能足以证明降神附体者在迷狂状态下呈现的抗疼拒痛能力也是训练的结果。大量事实证明,处于迷狂状态下的降神附体者,其抗疼拒痛能力的获得并不需要经过训练,而是伴随着迷狂状态而来的。在我国,某些跳神的萨满以针穿左右两腮而不觉痛是如此;“打僮”者“以刀自割其舌”,“取极旺之香火嚼之,口鼻皆冒烟屡屡然”,“亦无痛楚”^①是如此;“斗地鼓牛”者将头撞起血包流血而不知疼痛是如此;侗族法师在“打邪家”时,“如若需要喝水,病家用大碗端水来,他连碗也一起咬啐吃了;如神将的天马需要马料,病家用方斗盛谷子来,他就伏身下去像吃马料一样,吃方斗的谷子;如神将需戴头盔,他就跑进病家伙房,将架在火上的三脚架翻过来戴在头上又去跳”^②是如此;此外,义和团、大刀会的“排刀排枪”亦是如此。

义和团运动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义和神拳的演练者经烧香、吃符、念咒、请神,神灵附体后,便会晕晕乎乎,排刀排枪^③。又据大刀会、红枪会的史料,大刀会、红枪会也有降神附体排刀排枪的风俗。大刀会、红枪会演练排刀排枪之法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香堂进行净化功夫的训练,由教师领着会众沐浴漱口后入香堂焚香礼拜,教师先念诵符咒,然后命会众面对神坛下跪叩头。第一天要跪一炷香被焚烧去三指长的时间,第二天要跪烧去半炷香的时间。以此类推,功夫愈深,其跪愈久。这种仪式大约要持续进行49天,经过教师授以灵验的咒文,并赠以一道魔法般的纸符服下之后^④,才能进入第二阶段——武术训练的阶段。

第二阶段的训练最普遍的是先排砖,然后排刀,最后是排枪排炮。这一阶段必须持续6—7个星期,通常在户外旷野进行。一般程序是:在场地中央

① 《中华风俗志》(下篇)。

②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06页。

③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90页。

④ 符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干服,即把一大张画了符的黄表纸折几折,挺着肚子,硬向肚里吞,噎得格格地响。一种是汤服,即把纸符浸入约有半碗水的杯子里,用手搅了搅,使之成为纸浆,便可以不费力地服下。

摆一张桌子，新入会的成员整队排列在桌前。教师净手焚香，跪下祈祷神灵护佑，然后焚烧一道符篆，将纸灰置于水中，分给新会员服用。新会员在吃符、念咒、对神礼拜之后，跪于地上，由教师在每人的头顶上放几块砖头；然后用锤子猛击这些砖头，将它们打得粉碎，而不伤及新会员的头部。如果砖头没有打碎，而且顶砖人喊叫疼痛，他就会受到教师的谴责，说他的思想行为不端，只有那些在排砖训练中获得成功，当众没有显示痛楚的人，才被允许进入排刀排枪的训练。

排刀的训练比排砖更为危险。参加排刀训练的成员，必须袒露上身。先由教师焚香祈祷，徒众跪在桌前向神灵求拜。吃符后，教师即持刀打桌子，大叫“上法”。排刀的会众立刻念“金护身，无量佛，五雷刚”，或“无量真佛保命护身，哼哈二将保命护身”等上法咒。然后教师深吸一口“法气”在刀锋上徐徐吹过，于是把刀举起，在空中绕了绕，口中随即发出“哼哈”的沉重呼声。接着是肚子排刀，仪式如前，会众吸气鼓腹，教师向各人的肚皮猛砍三刀。假如他们要进入排刀排枪的考验，那么，他们的被刀砍之处，就应该不留一点痕迹，或者至多只留下白色的印记。

排枪排炮训练是最危险的阶段。排枪排炮者皆赤膊一字排列，在吃符、念咒之后，教师即站在与排枪者相距约15步的地方，持枪向排枪者的胸膛射击，排枪者则高呼“有神保护”，“枪不能伤”等口号，勇往直前，毫无所伤。在这一轮考验中死亡的人，都被认为是心怀异志的人^①。

尽管义和团、大刀会、红枪会的“排刀排枪”并不像团众、会众们所迷信的“刀枪不入”那般神奇，但这种“排刀排枪”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些清朝官员就亲睹过这种“袒而试刀”，“呼訇有声，皮不伤”^②的场面。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派往淮北地区从事农村工作的一个干部也亲睹过这一现象，并作过详细记载^③。

国外的类似抗疼拒痛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宗教上的蹈火仪式在世界各

①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3页，《逸经》第25期，第75—77页。

② 《义和团》（一），第460页。

③ 《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第51—54页。



地盛行,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今天,也仍旧在印度、马来西亚、日本、斐济群岛、夏威夷、菲律宾、新西兰、巴尔干半岛等地方流行。最常见的是,蹈火者直截了当地走过一堆柴火,或者沿着一条白热碎石小径前进,或在铺着一层炽热煤炭的浅坑上走过。据说差不多所有蹈火的人,都无灼伤的迹象。人们抗火能力的得来,最重要的是处于迷睡或宗教性的神魂颠倒状态,如果谁突然脱离这种状态,就会立即丧失抗火的能力。伊朗的祆教徒下神后,能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不知其痛。神退之后,即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但7日之后又平复如旧。美国自由五旬节圣洁派的教徒们,在礼拜会上进入迷狂状态后,会不约而同地转向装有毒蛇的一些扁平匣子,把毒蛇抓出来耍弄,即使被毒蛇咬后也不见疼痛。在多数情况下,最虔诚的教徒会打开一个装着含有剧毒成分的马钱子的瓶子,倒一些在杯中,加些水,然后一饮而尽。饮后不仅未出现抽筋、惊厥或其他症状,还能跳来跳去,拍手唱歌,因为其疼痛感已被宗教性的神魂颠倒状态所抑制。

(四)超视力

这里所言之超视力,主要指透视人体和闭目也能见到物体的能力。据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侗族过去每逢有人生病,就请法师为人“降童子”驱邪撵鬼。法师在人群中选一人为“童子”,用红布蒙头盖面,将其立于神坛,再作法施术。被降之人在法师施法后,似有神附体,神魂逐渐入定,全身就抖动起来,继而起身狂跳。他的行动,全由法师指使,若去驱邪,则尾随邪魔的去路猛追,虽有头巾蒙面,登山、过桥、过河等,也能行动自如。尾随之人一面打着锣鼓紧追,直到邪魔住处,与邪魔“拼斗”,将病人魂魄夺回,方才偃旗息鼓,收兵回程^①。与“降童子”中的以头巾蒙面却能行动自如的情形类似的还有义和神拳和斗阴拳的演练者。当他们被神灵附体后,或是“闭目伸拳”,或是尽管表演场地小而四周又站满了围观者,以及表演者的动作幅度大而又紧闭双眼,但在表演过程中竟未碰伤一位围观者,或表演者相互碰伤。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106页。

(五)超记忆力

前面所举的藏族的一些民间艺人通过降神附体不学自会说唱《格萨尔王》的例子实际上也可视为超记忆力现象的表现,因为艺人们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记忆力。早在几千年前,印度的婆罗门教就采用降神附体的方式训练青年教徒。经过训练的教徒,能把整部吠陀经默记下来,也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吠陀经虽只有4卷,但经文浩繁,仅第3卷就有单词153826个。

(六)追忆往事、揭人私隐、预言未来

从古至今,国内外都有不少人十分相信跳神、扶乩、圆光等降神附体风俗中的追忆往事、揭人私隐、预言未来的“灵验”。据明朝万历年间编写的《昆明县志》载,有道士云尝入阴间报人间匿事,人家所行阴事皆历历道之不爽。宋代吴淑《江淮异人录》云:“闽中处士张樾,有道术能通于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体不冷。既苏,多说冥中事,或言未来,一一皆验。”布依族如今尚残存一种古老的“神游术”。即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夜,由寨中小伙到水井里打来一碗水,从寨神庙前经过时,捻一点庙中的香灰和纸钱灰于水碗中,并焚香化纸求寨神保佑神游成功。水碗先端到巫师家,巫师接过水碗后到厨房取来菜刀,到神龛下念咒。施行神游术的场子上聚集了全寨老幼,并有1—4个小姑娘充任神游者。她们坐在草凳上,以黑帕盖脸,巫师将那碗“神水”给姑娘们各喝了一口,其余的边咒边喷于姑娘们的身上,同伴捂住姑娘们的耳朵。片刻,姑娘们便抖动双腿,数手指关节,这意味着姑娘们已进入神界。姑娘们进入神界后有两种表现:一是专为寨人求神问卜,讨花要子,或把死去百年数十年之亡灵招来,自己充任代言人,与亡故的亲人对话;二是姑娘们与鬼情人或情人生魂对歌,倾诉衷肠。姑娘们往往对百年之人的情形了如指掌,并会在与情人的对话中暴露难言之隐(此本为布依少女的



一大禁忌)^①。汉族的一些巫师在迷幻状态下能用仅仅是请求放阴的家庭成员才知道的亡人“乳名”称呼亡人,甚至能用连请求放阴者早已忘记了的亡人“小名”来称呼亡人。

在国外,更是有众多的人相信降神会,倾桌术、小转板、灵运盘、凝视水晶球等降神附体风俗中的追忆往事、揭人隐私、占卜预言的“准确”。人们尤其十分相信那些心灵师所宣称的能与死者联络信息。因为当他们在神志恍惚状态下自动书写时,能准确地描述有关的人物和事件。正常时,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②。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异国的巫师,也有能在其所在国为异邦人召亡的。《鬼话》云:

吾国向有召亡术,习是术者类皆女巫之流,然作伪者居多,真者百无一二。近时欧洲研究灵魂学,亦有召亡之事。闻某大臣昔为驻欧钦使,曾延术者代召其已故亡灵,与钦使问答,声音俨然如在生时,并述家常琐事,一一不讹,奇矣。以西欧之人,向不习东亚语言,而能召东方之鬼,居然操东方土音,其非作伪者可知。且远隔重洋,相去数万里,呼吸之间,亡魂即至,何其术之神也。人家亡故先灵,去世已数十寒暑,平时不闻一念子孙,为子孙者,春秋祭祀,虽竭尽孝思,至诚祷祝,亦未闻有何感格,奈何术者欲召,即应声而来,且甘心听受役使。毋乃,疏其所亲,转亲其所,疏乎此理,究何故耶?若谓阴阳隔阂,不便亲其子孙,何对于术者,便不隔阂,召之即至,挥之即去,岂术者操术,神妙威权,直达幽冥坎。受召之灵魂,虽不欲来,亦不敢不来,虽阻隔重洋,千里万里,魂亦不敢惮远,且不敢违其时刻坎。噫,幽冥情状,神鬼事迹,苟不自言,人安得知其底蕴乎。昔唐皇追贵妃,临邛道士以精诚召致魂魄,或即此术之鼻祖坎。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5页。

② 《中国人体科学》1991年第1期,第88页。



这里讲的是欧洲亦有召亡术，旧中国驻欧国家大使曾经请那里的巫师为其召先父鬼魂。此巫不仅召致亡魂并与之叙述家常，而且一一不说。“对此神奇现象，作者无法解释，亦是实情。”^①不过，外国的巫能召中国的鬼魂，中国的巫师照样能召外国的鬼魂。笔者有位同学曾谈到，前年他陪同两位“老外”到滇西北考察民俗，当地的一位巫师召这两位“老外”家中的亡灵问答，所言之事丝毫不爽，真令这两位“老外”目瞪口呆。

(七)意念致动

意念致动也称心灵施动，指在无视觉作用或不施加体力的情况下将物体从一个地方移向另一个地方的现象。意念致动的现象在降神巫风中也十分突出。例如，扶乩、请椅神、请篮神、请桌神、请筷神、请簸箕神等中的物体自动，大多都是意念致动的作用。以下降神附体风习或非降神附体风习中的物体自动似乎也与意念致动有关：黎族妇女过去久婚不孕，即请娘母（宗教执事者）来求子。娘母和助手来到当事者家后，由助手把该妇女从前门拖至后门（该妇女佯做不愿被拖状），循环往复，直至把她拖得精疲力竭为止，在拖的过程中，娘母在一旁念咒。停止拖后，娘母用箭一支、米一碗，并把箭头插进碗内，经念咒后即见米粒从碗中沿箭杆上升，据此来判定今后生子的情况。如果有两粒上升，将来可得两子，五粒上升可得五子。羌族妇女中过去传说有一种被“毒崩”^②附体的人，能叫擗面杖跳舞。《新唐书·方伎传》云：“天宝中，有孙甌生者，以技闻，能使石自斗，草为人骑驰走。杨贵妃喜之，数招入宫中。”《吴中故语》曰：“王臣者，本杭之无赖，尝得罪，当死。有邪术，能为木人沐浴跳踉几上……”又据《黑龙江志稿·地理卷》载：“蒙古达乎尔失物，喇嘛以绳系板凳，跪而咒之，其凳行动如飞。止某家，曰盗也，搜之无获，则又咒，凳又自行。尝止数家，卒无获，而被搜者倾筐倒篋，所失转多。”意念致动在国外的降神附体风习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小转板、灵运盘、单摆、狐狗狸、倾桌术中的物体自动写字绘画，自行摆动、转动等，也当是意

①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70页。

② 又名“毒药猫”，是看不见的精灵，好赌，昼伏夜出，以妇人作为替身。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三章 黑衣女巫的魅力：降神巫风的主要超常现象及功用



念致动的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印第安人中,如果有人生病,要由家人去请巫医来治病。在阴暗的屋子里,人们跪成一圈,嘴里哼哼唱唱。巫医有两根用牛骨和蛇皮做的棍子,每根末端挂着一条马尾巴。虽然谁也没有碰过这两根棍子,忽然它们自己开始沿着房间打转。这被认为是魔鬼在叫棍子转圈子。棍子在室内转了一圈,敲打了每个人的头……在19世纪末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物理巫师、文盲妇女尤萨比雅·帕拉迪诺也具有意念致动的本领。在一间幽暗的屋子,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能使桌子在空中飘浮并把室内的东西移动一定的距离外。她看上去神志恍惚。

降神附体风习中的超常现象除上面所述之外,还有思维传感、超听力等等。对这些超常现象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结合有关内容作进一步分析。

二 降神巫风的主要功用

降神附体风习具有多个方面的功用,它既用于通神祈福(祭祀祖先)、招魂驱鬼、查病治病,也用于预卜问事、寻找失物及施放魔法与反魔法等。

(一) 通 神

通神是降神附体风习的最基本的功用,也是降神附体得以实现的先决因素。在第一章中我们已谈过,巫师是由于“通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因为人神之间不能直接交往,就需要一个能够通达神灵的使者,以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于是便产生了巫师。而巫师之所以能通神,按照有神论者的说法,则是由于巫师得到了神的帮助,从而才能把人的祷告上传给神,又把神的旨意下达给人。这是降神附体风习的其他功用得以实现的前提,离开这一前提,降神附体风习的其他功用将无法实现。



(二) 预知问事^①

这是降神附体风俗的主要功用之一。有迷信思想的人认为，巫能预知问事。其预知问事一般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凭着特有的预知能力预知未来的祸福吉凶；一种是通过星占、卜筮、解梦等向人们指示未来；一种就是神通过附着巫的身体宣示未来。在我国，不论是跳神、走阴，还是扶乩、圆光等都包含有这种功用。这方面，除前面第一、二章中所举的众多例子之外，再如苗族的“问仙”、侗族的“看香”、畲族的“请神”、壮族的“阴卜”和“问花”等，也具有很突出的预知问事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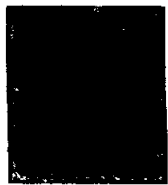
“问仙”即苗族仙娘（女巫）主持的向祖先亡灵问事的活动。此项活动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均可随时举行。“问仙”时，需要香、纸、钱、米、酒、肉或蛋糕、豆腐少许，摆在方桌上。仙娘背朝屋后，坐在方桌边，口唱仙娘歌，双脚抖动起来，这表示其已进入阴界，寻找故亡先辈。此时，凡间子孙烧纸钱，向阴界先祖亡灵询问吉凶祸福以及怪异诸事。而仙娘则充当阴界和阳界的媒介，代理子孙辈与故亡的曾祖以下先辈亡灵之间有关祸福吉凶的对话；同时代理阴间曾祖以下亡灵，对子孙辈的有关福祸吉凶与怪异现象作出预测或解释，回答子孙怎样求吉化凶、寻福免难等问题。仙娘寻亡时要跳仙，并唱仙歌^②。

据传，侗族地区一些人具有“看香”的技能。“看香”者家有神坛，看香时先焚香化纸，用头帕蒙头，坐于凳上，请神降临。神降临后，求看香的人需要问什么便提出来，神就去查问，并把要问的事给予解说。若是求看香的人被人用法术整治或中邪，神便会指出。只要如法炮制，就会见效。

畲族的“请神”是由“神童”一手拿清香，另一手拿交杯请神附体的。神附体后，“神童”跳上桌，开口讲自己是某某神，询问是因何事叫他来。求者以事告之，神有求必应。

① 关于预知问事的问题，在本章前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但在彼主要是从超常现象的角度而谈的，在此则侧重于从功用及其表现方面加以分析。

②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469、471页。



第三章 黑衣女巫的魅力：降神巫风的主要超常现象及功用

神秘的幻术

“阴卜”乃壮族的占卜方式之一。旧时，壮族遇家人不安，主妇或媳妇便约几个妇女做伴至女巫家问卜。巫婆设香案，问卜者坐于案边，伸出双手合围于案上，掌心向下，低头闭目伏在掌背上。巫婆手持一炷香，念咒烧纸钱，边烧纸钱边将香摇晃。片刻，问卜者不由自主地摇头晃脑，或歌或唱，并称正与阴间亲人谈话。相陪者见此状，以为问卜的阴间亲人确已请至，遂将所询之事提出，诸如去世亲人的坟地如何，阴间的生活怎样，以及家人患病的原因，等等。问卜者有问，亡灵必答。问答毕，巫婆再念咒，并以手指蘸“法水”点在问卜的主妇（或媳妇）的后颈窝，主妇（或媳妇）霎时清醒过来^①。

一些地方的壮族认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天上司生育之神“花婆”的花园里的一朵花。因此，欲知自家未来事或已死去的亲人事，便找巫婆“问花”。其法：巫婆在自家中以八仙桌为神台，问花人须先向巫婆奉上钱、米（或面条），并亲自点燃三炷香于神台香炉中。巫婆问明问花人的出生年月、生辰后，匍匐于神台上，口中喃喃有词，手足便颤抖不已，好一阵才“还阳”醒来，将上天去问花的情况告诉问花人。若是要问死去的亲人之事，只须将死者的出生年月、生辰告诉巫婆即可^②。

国外的降神会、小转板、灵运盘、倾桌术等降神附体风习也有很强的预知问事的功用。早在古希腊时期，神巫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通过降神附体而预知问事。斐济的卡连人等原始民族还有专门的“预言家”，这些专门的“预言家”“能自致于一种状态以发预言，方法便是自己扭转身子和四肢，倒在地上打滚，口里吐出白沫，这种兴奋的状态发足了，他便渐渐平静然后说出预言的话”^③。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乌德穆尔特人分布地区，有所谓的“梦占者”。人们向他们求卜问询，相信他们可与神祇和精灵相交通并借助于其力预知未来休咎。他们占卜时，装势作态，如痴如狂。

①②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780页，第764页。

③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333页。

(三)治 病

治病在降神巫风的功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人相信降神附体者具有超人的“灵能”能治愈疾病。降神附体治病的功用实际上还应分为查病因、求药方（或求医）、开药和直接治病。

通过降神附体查问病因的情形在前面的论述中已多处谈到，不再赘述，在此仅举门巴族的巫师“觉母”向神询问病因，布依族通过“打迷纳”，苗族通过“扇风托姑娘飞去”查询病由和治疗方法的例子加以补充。

相传，“觉母”为天神之女，其共有九姐妹，她们居于白雪皑皑的神山南迦巴瓦峰，觉母是神在人间的化身。她宣称其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去向她的姐妹和母亲询问病人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因此，人们生病后往往请她作法问神。觉母请神时，双肩披一长6尺，宽2尺的红布，并结于胸前。其面前的地板上铺有席子，席子上方架有一根横木，横木上绑10根木棍，9根树枝。每根棍上分别挂有护身符、串珠、长刀、弓和箭筒等物。9根棍下分别均匀地摆放9个竹盒，内装香蕉、甘蔗、桃子、广柑、荞麦、生姜等物。盒前分放9个小锅，另有一盒子装满玉米，上插鲜花。请神前，觉母询问病人的年龄、属相，然后端坐在凳上，手端一碗酒，用芭蕉叶蘸些酒洒在地上，剩下的全喝掉。接着，觉母双手抹脸，全身发抖，用拖长的音调唱道：“阿麦……拉索……拉索。”再往后，其仿佛进入癫狂状态，表示灵魂飞升。她用歌唱叙述自己去请神所经历的过程，一般是自问自答。如果神有吩咐，或觉母本人要做什么，她说出后有一助手马上照办。觉母请到神后，询问病因（何者作祟抓走病人之魂）及疗法后，将魂找到，她才飞回^①。

布依族家中有人生病，往往请人“打迷纳”，即由一个中年妇女扮神问病因诸事。相传打迷纳的妇女，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来附在她身上。当神附其身她就连打哈欠，浑身发抖。这时人们就在堂屋中央摆上一张八仙桌，桌边放一张凳子，扶她坐下，拿一把扇子递在她手中，用一块青纱蒙住她的头脸，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420页。



再装一斗谷米放在八仙桌上，斗上插三炷香和一把菜刀，于是她开始代表天上的神仙说话。人们称她为“大神”。大神坐在凳上，双脚不断踩着地面，手里摇着扇子，口中念念有词。这时，人们纷纷请大神为自己算吉凶，更多的则是病家求大神算一下病人犯了什么“煞气”。当大神说出某人犯了什么鬼神煞气之类后，“神”就回天上去了，打迷纳的妇女也就“返阳”醒来^①。

“扇风托姑娘飞去”乃黔东南苗族卜问病因的主要方式之一。当女巫以黑布蒙头后，端坐在条凳上，旁边一人用簸箕为之扇风。扇风者被称为“朗”，是伴女巫去阴间并做向导的人。扇风不久，女巫开始双脚轻轻跳动，嘴里不断吟唱“去呀去，去那茫茫的苍穹……”之类的歌词，后来双脚愈跳愈急，嗒嗒作响，嘴里不断地大声呼喊着她的向导：“走呀，朗！快快走呀，朗！”朗亦高声回答：“要走嘞，快随我来！”同时加快扇风。于是女巫载歌载舞，表示其魂已飞到天上，查访病者祖先在天之灵，询问病者是因何缘故得病，是否因为得罪了祖先，或是有鬼魅作祟。病者祖先之灵皆一一告诉无遗^②。

扶乩是降神附体求药方和开药的主要方式。据《北东园笔录三编》云：“南安塘上杨封君值岁饥发粟三千石赈济，子崇泽邑诸生病足几废。一日封君祷于神，乩示一方：用芋头数颗，剖开焙熟，推捺两腿上。如是三日，步履渐复如初。”有一个道亲，欲求济公戒吸鸦片烟，济公在沙盘上奋笔书12字：“离了香蕉是平平安安断瘾了。”此人再请济公“慈悲”，解释这个方子的用法。济公说用梨、香蕉、柿子、苹果若干个一同煮烂，犯瘾时就吃，即可断瘾。以降乩开药的方法，或是降乩者叫病人跪在乩坛之下，用乩在病人面前摇晃，谓之“点一点”；或再用朱砂书写符篆在一张黄纸上，又用香炉中的香灰少许，一并交给病人，且用乩说明服用法。（大概都是将符焚化连香灰一起吞下）又有另一种方法就是“赐丹”，即由某神降坛指命取若干香灰来，用乩在上面摇晃几次后，就令人将它放在老母牌位下面，说明需放多长时间。此时间内，凡进坛来的人，都要加叩一百个头或指定的另外数目。满了日期之后，再拿去服用。

① 汛河：《布依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04—105页。

②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4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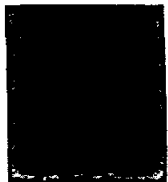
通过降神附体直接治病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 降神招魂驱赶病魔

通过降神招魂治病的情形在我国十分普遍，而最典型者要数苗族和彝族。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处于崇拜巫鬼的环境中，人们不仅有很强的鬼灵观念，而且对于人体之魂也十分重视。人们认为，生病与“魂”的关系密切。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一旦生病，皆是魂落所致。既然魂落了，便要招魂。只要把魂招回，附在原来的人体上，病就会逐渐好转，人也就逐渐康复。以贵州苗族社会里的招魂治病的遗风为例。在这个地区的苗族中，一旦有人因失魂而生病，便要请鬼师来招魂治病。在招魂治病之前，鬼师要先在地上撒一层火坑灰，用稻草量下落魂者脚印的长短，把量好的尺寸交给身边的助手。鬼师招魂时，坐于矮凳上，用布帕将脸盖住，不停地抖动双脚，口中唱着悠扬婉转的招魂歌，催促他的“阴间向导”朝东方跟着所追之魂的踪迹前进。之所以要朝东方追赶是因为在贵州地区的苗族中有一个观念，即魂落后，其归宿的方向是祖先曾经居住过的东方。因此，所落之魂总是沿着这一方向向前走的。“阴间向导”发现所落之魂的脚印，立即报告鬼师，鬼师马上取稻草左比右比，前量后量，然后递给助手印证。如果长短相符，便认定是跟踪对了。鬼师再命“阴间向导”急速追赶，直到落魂找到并抓住。抓住落魂后，鬼师向身边的助手说：“魂在这里呀！魂在这里呀！”助手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只鸭子递过去。这时，只见鬼师左手猛地把鸭抓住，右手拇指和食指往鸭肚一戳，眨眼间鸭子的心被挖了出来。助手立即用病者的衣物包住鸭心，这意味着落魂已被招回。然后，鬼师唱起“返程歌”，送别“阴间向导”。这时，鬼师双手往膝上一拍，轻轻一跳，取下盖脸布帕，揉揉眼皮，恢复本来面目……^①

跳神捉鬼驱鬼治病，是信奉萨满教的民族治病的主要方式。此外，这种方式在彝、壮等信奉巫教的民族中也很突出。例如，如果有人经常生病，彝族

^① 乌丙安：《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7月第1版，第125—1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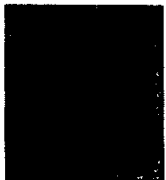


便以为这是恶鬼缠身作祟造成的，就要请巫师跳神捉鬼。然各地彝族的作法又不尽相同。云南巍山彝族巫师的跳神捉鬼，要用一只羊、一只鸡、一个有盖的土罐和一块能盖住罐口的红布。白天，巫师率领病人家属在山神庙或土主庙，杀羊祭祀山神或土主神。到了晚上，巫师在病人家堂中或院子里设跳神坛，摆上香案和升斗。升斗内装有粮食，并插上司刀、羊角卦和两把用桃树枝削成的一尺余的刀（刀上刻有横道，用木炭涂染），案桌前烧一堆火。巫师脱去上衣着短裤、赤脚，挑选几个壮汉立于案桌旁。然后巫师自己敲打羊皮鼓，口诵咒语，请众神附体。巫师于是便失去常态，胡言乱语，全身颤抖，又唱又跳。跳至高潮时，巫师手持司刀，将火堆中的炭灰涂染在自己的脸上，坐在案桌上。这时，立于一旁的几个壮汉立即杀一只小公鸡，将鸡脚、鸡翅膀砍下烧给巫师下酒。酒足后，巫师指点壮汉们点燃火把，手执柳枝、桃枝，随其在病人家中四处厉声驱鬼。最后，巫师口吐白沫，扑倒在地，双手按住司刀，表示作祟之恶鬼已捉住。壮汉们将事先准备好的土罐取来，巫师双手捧起司刀，往土罐上一按，表示已将恶鬼捉入罐内，盖上红布系住，将土罐抬到香案前，取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舌头上划一小口，将血滴于红布上，再盖上罐盖，取下升斗内插立的两把桃树枝刀，与土罐一起送至野外岔路上，挖一土坑，盖上土，再将桃树枝刀插上，让行人踏过，以示不许恶鬼再回来害人。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降神捉鬼驱鬼需用猪、羊、鸡各一只，酒一坛，还用有盖土罐子一个及树枝等物，在夜间请巫师到家中作法。据称，巫师可将鬼捉入罐内^①。

2. 烧符念咒，降神治病

烧符念咒降神治病法，有人也称祝由治病法。祝由治病法之说，据有的学者考证，出于《素问》一书中。后世之祝由，或谓始于宋时之破头老祖，乃一秘术，神异莫测，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以符咒治病之法。然其术不轻传于人，亦不轻易为人治病。而据说一经其手，虽重病无不立愈。病人虽迷惘濒死，施术者在其旁喃喃不绝，烧符不已，继而以酒喷渍之，约炊许，施术者喝之起则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50页。



起，喝之走则走，或喝之驰而归，至则倒身睡，摇之不醒。及觉，其病若失，治病过程病者全然不知。这是一种不依靠药物和手术（包括不用喝符水）而只凭烧符念咒降神附体治病的方法。类似的治病方法在国外有三种形式：或是巫医进入出神状态而病人不进入；或是巫医引导病人进入出神状态而自己并不进入；或是巫医与病人同时进入出神状态。在萨满教中，巫医进入出神状态，这时，他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操纵”着，而病人这时则通过萨满，向超自然的力量讨教，从中得到解决困惑的教诲。有时，巫医只是引导病人进入出神状态，让病人自己向超自然力询问病症的原因，联想到解决的办法，巫医和病人也可能都是被超自然力操纵的，就像扎尔^①崇拜中的那样，当巫医和病人都处于出神状态时，他们之间开始进行对话，确定“操纵着的精灵”扎尔在其向病人赠授恩惠时需要什么供献，以此减轻病人的痛苦。

3. 降神附体加某些象征性的手术动作

此种治病方式在我国主要见于一些少数民族跳神治病的仪式上。据《黑龙江志稿》载，在黑龙江的满族、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中（汉族也有）“巫风盛行，家有病者，不知医药之事，辄招巫入室诵经，装束如方士状，以鼓随之，应声跳舞，云病由某祟，飞镜驱之，向病身按摩数次遂愈。或延喇嘛治之，亦大同小异”。蒙古族为治病或祭祀而举行的宗教仪式叫“行博”，行博治病一般于晚间在病家进行。以近代科尔沁行博治病为例，其仪式大体有祈祷请神、附体下神和送神三个基本程序。行博时，男巫或女巫要穿上法衣，手拿单面鼓进家。祈祷请神开始时，病人坐在炕上，巫击鼓向四面八方的神灵行礼诵唱。接着进入附体下神阶段。巫经过较长时间的起舞诵唱后，情绪激动，舞步越来越狂烈。这时有人开始向博敬酒，接着巫要迎请神灵，其舞步更加狂烈，并开始抽搐颤抖，口吐白沫，两眼翻白。达到高潮时，暴烈狂躁，最后奔向门外，作扑倒搏斗状，这说明神灵已经附体。此时有人将巫扶在神像前坐下，向他（她）询问病人的病因等问题，请求占卜和说教，巫一一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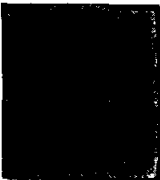
^① 波斯教的一种崇拜物。



回答。有的巫此时用嘴咬烧红的烙铁，然后往病人的患处喷热气，或光脚踏烧红的烙铁，然后再去踩病人的患处。也有的巫用送替死鬼的方法，即用草或纸做成偶像后将它焚烧，替病人祛除病祸。还有“叫魂”法等。送神时，巫继续起舞并诵唱祷词，将请来的诸神一一送走。送走诸神后巫逐渐苏醒，并为病人和在场的众人祈祷祝福。最后主人家请巫和众人吃饭，“行博”仪式即告结束^①。维吾尔族也有类似于蒙古族的上述治病方法。他们认为被精怪鬼魂附体所致的各种疾病，只有请巫师跳神驱鬼才能治愈。巫师跳神驱鬼治病的方法之一，就是让病人躺下，然后一边念咒一边揉患者的病痛处，接着，赤脚踩在烧红的“砍土镩”（维吾尔族的一种似锄头的农具）上，待脚被烙得哧哧作响，冒出白烟时，再移脚踩在病人患处。如此反复多次，直到“砍土镩”凉下来为止。

国外也有类似这种降神附体加象征性手术动作进行治病的情形。本书“引子”中所举的非洲布须曼昆人的“医生”为族人治病的例子便是如此。在治病的过程中，“医生”围着病人跳舞，他跳到病人前，然后探身靠在病人身上，一手放在他胸前，一手放在他背后，以引出罪恶的体液。南美亚马孙丛林西北部的原始民族维托托人，对于一些难治愈的疾病，也求助于“极端的方法”：夜晚，在昏暗的屋子里，巫师借着古柯（学名高根，又叫“高卡”、“古加”，是一种高根科的灌木。原生的古柯叶可产生局部麻醉或兴奋的效果，毒品可卡因即由古柯叶提炼而得）的刺激，使自己进入一种疯狂的兴奋状态。他摇着拨浪鼓，敲击着地板并时断时续地发出尖叫和号哭，直至他唤来他要与之对话的精灵。通过口技，这时旁观者听到四面八方都有动物和鸟的叫声，这是“神灵到来的表现”。最后，在神灵的帮助下诊断病因时，他便精疲力竭地摔倒在地。半小时之后，当他苏醒时，他便开始治疗。他合着双手，口中念念有词，按摩和吹拂患处，吮吸并吐出一口黑色的体液，最后，变出诸如一枚针或一根棍子——这些都是“邪恶神灵的化身”。此外，基督教的信徒们相信被圣手触摸可治病，我国民间传说中的被御手触摸可治病，以及我国的一些有迷信思想的人相信被巫师用手触摸之后可防病治病的观念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449页。



和风俗也可归于此类治病法。像云南省昆明市阿拉乡的一些少数民族,如果婴幼儿有夜啼的习惯,便去给小孩认一门干亲,把孩子寄拜给老巫师(或子孙绵延的老人)。届时孩子的母亲便带上婴儿,提上两瓶酒、一包点心、一捆旱烟,来到巫师家,求她用手抚摩孩子的头顶,给孩子取个名字。人们相信经过巫师“圣手”的接触,孩子就会感应到某种超自然的法力,就不易得病而好抚养^①。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观念和风俗,是因为在基督教徒和迷信鬼神的非教徒的心目中,耶稣、教主、皇帝、巫师本身就是神的化身。

4. 降神附体加药物或再加某些象征性手术动作

这种治病法是国内外许多民族的巫医为增强巫术治病的疗效而惯用的一种治病方式。例如,高山族的某些“神医”为人治病时,要先看看病人的脸色,摸摸脉搏,然后才“请神”。他们口念咒语,两只手东抓一把,西捞一把,像变魔术一样,从布袋里取来各种颜色的“仙丹仙粉”给病人服下。“四大门”的香头给人看病,也是先“请神”询问病因,然后施用药物配合治疗。瑶族的巫师替人治病,既用咒语、舞蹈“驱鬼”,也用中草药汤剂或刮痧等方法。苗族的巫师在驱鬼治病的同时,兼用草药治病,对有的外伤还有特别的疗效。此外,上述民族和另外一些民族的巫师,有的还采用刺肉取血、放血、正骨、用手按摩、以手指挤出病人身上的“病根”等方法配合降神附体和使用药物进行治病。在国外,早在古代的日尔曼地区,以药物加降神附体进行治病的仪式就颇为盛行,巫医们为人治病时,既念诵咒语,又借助于草药。在斯拉夫人那里,祛病法术也与民间医术难解难分。而近代澳大利亚的民间巫医术更是发达,巫医们娴于以种种草药,甚至以汤剂、按摩、热敷、放血等来医治各种创伤及骨折。太平洋岛屿的一些民族,如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也都盛行巫医术。这里所说的巫医术,就包含有以药物加降神附体进行治病的方式。

^① 张福:《云南阿拉乡彝族的萨玛和女神崇拜》,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四) 娱乐

降神附体风习的娱乐功用包括娱神、娱人两种。最初的降神附体风习（跳神）是一种纯巫术或纯宗教的仪式活动，其仅有娱神的功用而绝无娱人的因素。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降神附体风习由原来的纯巫术、纯宗教活动部分地转为民间娱乐活动，由纯娱神部分地转向娱人。像跳神、走阴等降神附体风习最早为纯巫术性、纯宗教性的娱神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既有娱神成分，又有娱人成分的活动。如今在一些地方，每逢闲暇过节，即使不问病治病，不卜问休咎，也还会举行跳神仪式，人们以跳神者的滑稽舞姿取乐，间或询问一些趣事。斗地鼓牛、跳青蛙神、请桌神等，从产生之时起至今，就是一种纯娱乐性的活动。扶乩发明之初不过是妇女们的一种游戏，到了后来却是娱乐与卜问休咎等相杂。在日本一些地方，也存在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降神附体风习，还出现了单纯娱乐性的神秘活动组织^①。但这些民间的精神文化，主要还是沿袭着原始信仰自娱活动的轨迹进行的。

(五) 降神巫风与政治和军事斗争

以降神附体的方式施行魔法和反魔法的现象在民间随处可见，它被广泛地运用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这里暂不赘述。不仅如此，降神巫风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这一点在我国尤为突出。

据《晋书·赵王伦传》载：“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庙于芒山谓逆谋可成。”《汉书·广陵厉王胥传》：“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觎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李女须为胥实现企图篡国的野心而装神弄鬼，竟自称武帝降神，以恐吓左

^① （日）小田晋：《“现代宗教热”之谜》，工人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47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三章 黑衣女巫的魅力：降神巫风的主要超常现象及功用

右,从而得到胥的奖赏。上述两则史料,反映了自汉以后巫覡和方士参与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史实。又据《全后汉文·桓子新论》载:“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事上帝,礼群神,躬执羽被,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礼明神,当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义和团运动时期,义和团的降神巫风更是成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者进行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据李希圣所撰的《庚子国变记》谓,载漪、刚毅等一批清朝大臣十分相信“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血恨”。乃至慈禧太后也为其所惑,“予内帑银十万两,载漪即弟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并最终作出了攻打东交民巷洋人使馆的决定。

统治阶级如此,农民起义和民间秘密宗教的起事亦是如此。降神附体风俗,成了历代农民起义和民间秘密宗教的首领们起事时惯用的工具。西汉末,山东赤眉军起义时,齐巫在军中犹如欧洲军队中的从军牧师。当赤眉军西征长安时,不少官兵怀念故乡,人心涣散,首领请齐巫在军中降神,请下了城阳景王的英灵,号召赤眉军攻下京师为天子,即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据《潍县志稿》卷二载,道光十六年(鸦片战争前4年),山东莱州一带春季大饥,夏季瘟疫,冬季又大雪,致饿死、病死、冻死的人很多,于是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正月初八日,就发生了以白莲教徒马刚为首的暴动。他们聚众仅数十人,入潍县县城,谋杀县官不遂。他们起事时,深信定有天兵天将前来援助,并且他们几个主要领导者坚信他们自己都是白虎星、昴星、织女星下凡,必能成功。但结果他们立即失败了,被杀了近千人。又据《古今怪异集成》云:“上帝教,窃基督教之绪余者。嘉庆时,粤人朱九涛实创之,洪秀全、冯云山师事之。九涛死,推秀全为教主。道光丙申,秀全云山传教至广西,居桂平武宣二邑接壤之鹏化山……秀全时卧病几殆,突然愈,曰,吾病死,作地下人者七日,今始复苏,能知未来事,举世将罹大难,惟奉我教,拜上帝,或为教主之兵,则可免,且死后可升天堂极乐世界。答拜上帝,纳银,供香烛,则可赎以往之一切罪恶。”1748年(乾隆十三年),福建老官斋的一支起事抗官。这次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是个农村女巫,她“素能降神,又能舞剑召魔”,起事的徒众借她的降神术来宣传“弥勒下世”、“替天行事”、“劫富济贫”的宗



旨。嘉庆年间，在安徽和州一带，圆顿教教首方荣升假托神言宣传灾劫，声称各朝星宿已转劫救世，“附在众英雄好汉身上”“借人的身体起事”。

这种借降神附体风习作为起义工具的情形，就连一些少数民族的起义也不例外。例如，基诺族民族起义英雄操腰之所以成为1941年全民族大起义的领袖人物，正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降神巫风。1940年的一天，操腰的伯父门伯突然发抖，半夜敲敲打打，大喊大叫，说鬼神要让他领导整个基诺族。但如此数日，响应者很少，他便自言不能当领导者，于是杀了一条狗后将狗血涂在门上，以示拒绝鬼神让他当领导者的旨意。结果，一年之内门伯的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操腰洞悉伯父家发生事件的经过，于是以鬼神意志难违的理由，主动承担了伯父的重任。果然，他也在自己家中浑身发抖起来。就在此时，操腰还遇到几件奇事：他打到一只白鹇，剥开时在嗓子内发现了约二食指长的金条；他的一头小黄牛被人砍死后发现小牛的胃里有众兽之毛和人的头发……几件事加在一起，更使操腰的发抖充满了神秘性。而操腰此时又开口唱了起来，他白天唱，晚上也唱，他唱他是代表基诺族祖先和汉族的神来领导基诺人民的。因此，正在走投无路的基诺族人民，也跟着操腰浑身发抖地唱了起来。由此开始，便发生了1941年的基诺族大起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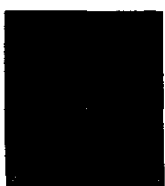
（六）实 用

降神附体风习的实用仅仅是与娱乐功用相对而言的。实际上，前面已提到的通神、占卜问事、治病、降神巫风与政治和军事斗争等也属实用功用。除此之外，降神附体风习的实用功用还表现在降神附体风习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科举、布道、传教、向仇者施行魔法或反魔法，乃至祈雨、求晴、洗罪、求子等。例如，在河北省冀县庄子头等地，过去如遇持续大旱，就向“马子”询问何时可有降雨。马子在平时与常人无异，到祈雨时附上神而成为另外一种特殊的人。在庙里叩头祭拜之时，他似乎是神的附身。据《中华风俗志》载，我国近代扶乩盛行，与“鸾仙之弟子，宣传入坛者能洗

^① 杜玉亭：《基诺族巫师产生的背景层次》，见《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除以前罪过，将来能登天成佛”有关，此类号召，竟令愚者趋之若鹜。赫哲族妇女过去年逾三十而不生育者，即以为自己无第三灵魂，须请萨满跳鹿神找魂。在跳鹿神时，神队在归途中，求子者躲在萨满背后，以其神帽或神裙上的飘带挽一结，当时不使萨满知道。萨满到家至神杆前，则问某结为何人所结，挽结者乃跪下以酒洒在神杆上，叩头许愿，若能得子，则敬献牛、马、猪、羊等物来还愿。萨满击鼓向神祷告，乃命求子者过三四日到萨满家跳神，取胎儿的灵魂。降神附体风俗有时还成了妇女们进行某种反抗或实现某种欲求的武器。例如，云南省昆明市阿拉乡的一位彝族巫师，有时候，她在家里做饭时，深感操劳家务的疲倦，就伸开两手，打起哈欠，并开始语无伦次地说话，作出异乎寻常的举动，这便是神要降临到她身上的征兆。立刻，她的丈夫就匍匐在她的脚下膜拜她。她由妻子变成了“主子”，不再操劳家务。类似情形，在埃塞俄比亚等国的一些妇女中也存在^①。在非洲东部，某些灵魂常附在科马族女子身上。这些女人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话。语言本身虽然含糊其辞，但她们的要求很明确。她们要求的是来自男人（一般是丈夫）的礼物和他们的关心，诸如让丈夫买帽子和裙子等。这正如英国人类学家I.M.路易斯所说的那样，附体现象常常是一种手段，“女人及其他被压迫阶层，在丧失目标和欲求不满的状态下，在没有其他有效的制裁手段时，就会利用它，向处于优越地位的人施加某种神秘的压迫”。

^① 弗雷泽：《金枝》（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49页。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 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神秘的幻术

考察世界各地的各种降神附体风习，其降神附体的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精灵附体”，即巫师或被施术者的肉体被精灵所占有。二是“灵魂出窍”，即巫师或被施术者的灵魂离开肉体去到精灵世界。三是“精灵附体”和“灵魂出窍”两结合，即当精灵进入巫师或被施术者的身体后，便领着巫师或被施术者的灵魂去到超自然灵体的世界。然而，就降神附体的具体手段而言，却是五花八门，因人因地因降神巫风种类的不同而不同。

一 狂 舞

狂舞是使用最早和最为普遍的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之一。其运用之所以如此古老和普遍，与原始社会频繁举行的原始仪式与舞蹈密不可分以及原始舞蹈易使人产生歇斯底里症（也即原始人所认为的鬼神附体状）有关。

我们知道，仪式是原始社会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这些仪式有的涉及所有伟大而基本的生活行为——诞生、婚姻、死亡；有的涉及大自然的或人为的巨大灾难——旱灾、涝灾、地震、战争，等等。而任何仪式又都或多或少与原始舞蹈有关，每一种仪式还几乎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原始舞蹈，比如结婚仪

式有婚礼舞，丧葬仪式有丧葬舞，求雨仪式有求雨舞，出征仪式有出征舞……

对原始舞蹈（尤其是原始宗教舞蹈）的研究表明：原始宗教舞蹈这种古老的舞蹈形式，是肉体折磨的方式之一。当一名萨满跳舞跳得精疲力竭时，僵直性昏厥症^①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发作的^②。由此看来，通过狂舞诱发歇斯底里症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本来歇斯底里症是一种精神性疾病，但对于科学文化水平低下的原始人来说，这一必然结果不仅被视为鬼神附体的征兆，还被他们视为找到了一条巫与神进行互渗和交往的通道——照原始人看来，巫与神的互渗和交往并非随时随地都能有效地进行，它需要经由一定的通道，只有沿着特定的通道走下去，这种互渗和交往才有可能实现，而狂舞正是巫与神互渗和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譬如对于生病现象，原始人认为生病是由于恶鬼或恶神的作祟所导致的。而人又不能直接与这些恶鬼恶神交涉，只有通过巫师去求助于神灵的力量才能驱走病魔。为了达到此目的，人们往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由巫师在病人身边一面念咒，一面跳舞，直到跳得汗如雨下，完全进入一种神魂颠倒的迷醉状态，实现了同祖灵的联系，依靠祖灵的超自然力量赶跑病魔为止。正是因为原始舞蹈具有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的重要功用，是使巫术成为强有力法宝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舞蹈成了原始人的巫师与神互渗和交往的重要手段。这种古老的现象，就是在当代一些原始民族或落后民族的巫师身上也还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中亚、西伯利亚的巫师多是通过急促的铃鼓声和舞蹈节奏引导神灵附体。随着铃鼓声的越来越急促，巫师们的舞步越来越快，直至他们进入恍惚状态。他们的身体随着歌声和铃鼓点旋转着，又一次起舞、跳跃、蹬踏，作出各种剧烈的动作姿势。最后，他们倒在地上，满怀神往地进入了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印度—马来人的巫师常常装扮成一只老虎，通过跳舞达到恍惚状态。

如果说舞蹈这一降神附体的重要手段最初仅为世界各地的巫师所专有，那么，到了后来，这种宗教仪式上的舞蹈，还成了世界各地原始部落或落

① 歇斯底里症的表现形式之一。

② 吕微：《昆仑神话与萨满文化》，见《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3期。



后民族日常生活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现象。不仅是巫师，即使是一般的人，也可以通过舞蹈与神互渗交往。如美洲平原的一些印第安部落中的人们，便是“以舞蹈作为联系精灵世界的手段”^①，在舞蹈的急旋中实现与神灵的神秘交往。非洲的布须曼昆人为了实现引神附体，他们跳舞要跳到鼻中流血，跌倒在地为止。巴拿马的库纳人在姑娘出嫁前为她们举行的一个重要仪式上，率先开始的便是舞蹈——妇女们彼此排成行向前走，又以一种稀奇古怪的快步跳舞动作退回。男子们随即相伴，而巫师则始终在领头。人们点起了一堆大火，火苗呼呼地向上蹿，足有40英尺高，红红的火光更增加了这一景象的神秘古怪之感……吵闹声不绝于耳，牧笛声呜呜咽咽的，再加上唱赞美诗的歌声响了起来，使人们的疯狂有增无减，直至完全忘乎所以控制不住自己为止。在像狩猎或战斗这类重大事件的准备工作中，每一个当代原始民族都可能会在舞蹈中发狂。这种群体舞蹈使他们好似获得了独特的、非凡的性质，以使这些灵性的感受与平凡的世俗生活区别开来，人们相信从中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传给了群体。因此，“舞蹈对于他们来说乃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与其说它是娱乐，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宗教仪式和特殊的咒语”^②。

降神附体风习不仅与原始宗教，而且与近现代的宗教也发生着密切联系。通过舞蹈引神附体不仅是原始宗教仪式上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近现代许多宗教仪式上必不可少的内容。“宗教可以使人疯狂”，近现代许多宗教的表达方式便是举行像戏剧一样的仪式活动，通过长时间的跳舞寻求狂喜，从而达到精神恍惚的突发状态。舞蹈的真谛，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有一种神圣和神秘的意义，采取兴奋式布道（一种以煽动狂热宗教情绪为特征的布道方式），便成为早期基督教布道的主要特色。教徒们认为，神与人在迷幻的精神状态下最易契合，因此，他们崇尚唱灵歌，跳具有狂热崇拜形式的灵舞，以激烈的唱、跳来达到丧失理智的状态。凡是参加宗教仪式的教徒，常常通过舞蹈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神经亢奋，进而煞有其事地表演出各种古怪的动作，说出许多连自己也不懂的话，进而觉得附在他们身上的

① （美）L·M·霍普夫：《世界宗教》，知识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34页。

②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43页。



神秘的幻术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圣灵”已经出现。这种方式，在僧侣尚未从世俗分离出来的那个时期，在举行基督仪式时曾起过主导作用。恩格斯在细致地研究了《约翰启示录》这篇最早的《新约》经卷后曾写道：“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的《约翰启示录》，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①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粗野的混乱的狂热”，就包括有兴奋式布道中的狂舞。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在过去也多是通过舞蹈达到迷狂而与圣灵实现精神交往，迷狂被天主教当作圣徒的标志。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也常常以狂舞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一位目击者报道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于塔什干附近的哈萨克族中间所见的苏菲派的降神仪式：“当狂舞者如痴如醉进入高潮时，靠墙站着的一名妇女在巴克西示意下将烧红的煤块拿进屋内，铺散在地中央。乱转着的妇女飞快地扑向煤块，用光脚踩踏煤块。巴克西站在煤块一旁，不让妇女们逗留过久，他把她们推开以便为后面的人让道。然后妇女们逐个舔一把烧红的镰刀，其中一名妇女眼望着煤块，用昵称同蛇形神灵说话。”^②在北西伯利亚的遥远的草原上，萨满教更保留了其神秘的宗教舞蹈。在现代欧洲，土耳其的托钵僧，仍在他们修道院里跳着类似的神秘舞蹈连同歌唱和祈祷，作为宗教仪式的固定部分。

这种以舞蹈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从远古时候起也便是中国民间巫术活动的鲜明特色。鲁迅先生在《初民颂神抒情的歌舞》中说：“在昔原始先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复有巫覡，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贶，而赞颂之在人群，其作用乃愈广大。”根据汉代的《说文解字》，“巫”是服侍不见形迹的精灵并能用舞蹈招来精灵的人；是通过舞蹈进入迷狂状态，然后又向人们传达神灵意愿的人。我国民族学的众多资料充分说明，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的跳神仪式无不是在手舞足蹈的形式中进行的。“巫之事神必以歌舞”，以至“歌舞为巫覡之风俗也”^③。这种请神必须歌舞的情形直到近现代仍是如此，巫师们在举行跳神仪式时，往往少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0页。

② 转引自《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1期，第44页。

③ 《尚书·伊洲》。



了要持鼓或持刀剑颠狂而舞，从而陷入迷幻状态。此种“老巫跳跟作神语”的特色，还影响到我国的一些宗教仪式和民间舞蹈上。比如一些地方的道教法师在作法事时，一边舞蹈一边念经，有时还做娱神动作。人们认为道教法师的歌舞可以通神，消灾弭难。由于赫哲族每有重病则延请萨满跳神，祈年祝祷丰产也跳神，因而有赫哲舞蹈源于古老的萨满跳神舞姿之说。

二 蒙 面

此种降神附体的手段主要见于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一些地方的苗族巫师，其走阴的主要过程是以头巾蒙面，念咒语，数米卜，不久全身颤抖，两眼上翻，即进入“阴间”。贵州舟溪苗族巫师走阴的方法是：烧上香，用一块布巾将脸蒙上，抓几粒米放在嘴里咀嚼……贵州台江县的苗族巫师过阴，只需求此术者出一碗米、一碗冷水，巫师用包头帕的一段把脸蒙住就可以进行。水族的巫师走阴时，烧香纸，用布帕蒙住头，将黄蜡烧于碗中，吸其烟，不久便不省人事，进入阴间。毛南族的巫师在举行“降童”或扶乩仪式时，有的也在降童头上盖一白布，降童不久便睡倒在地。仡佬族的巫婆被认为是由于鬼神附体而乱讲话的人。又因其在“问鬼”时要用布蒙脸，故又称“布婆”。广西一些地方的巫师以被子盖住妇女，用土音咒诵，妇女晕去，即认为他人生魂已附其身，这些妇女能歌能唱，名曰压禁。这与前面所述的山东旧俗正月取五姓女，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梦寐……的方式相同。

三 扇 风

这是一种多与蒙面相结合的降神附体手段，其也多见于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中。例如前面谈到的侗族的“放地牛”，便是用厚布包裹住“放地牛”



神秘幻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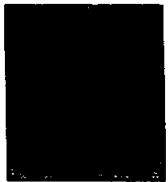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者的头，随后用扇子扇之，“放地牛”者神魂渐渐入定。布依族的“打迷纳”，要用一块青纱蒙住“打迷纳”者的头脸，拿一把扇子递在其手中。“打迷纳”者坐在凳上，双脚不断踩着地面，手里摇着扇子，口中念念有词，开始代表天上的神仙说话。黔东南苗族的“扇风托姑娘飞去”则是当女巫以黑布蒙头后，端坐在条凳上，旁边一人用簸箕为之扇风，扇风不久，女巫开始双脚轻轻跳动，……云南省马关县的女巫行法，手执白扇，瞑目坐凳上，少时身体摇颠，便谓神来。

四 气 熏

气熏中“气”的种类主要为用植物的根、茎、叶、实等燃烧时释放的烟气，蜡烛、酒精等燃烧时释放的烟气以及水蒸气等。以气熏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古今中外均可见到。我国藏族的一些巫师，通过熏柏枝树烟使自己处于昏迷状态而与鬼神交往。水族和苗族的一些巫师，既以布蒙面，又烧黄蜡，口吸烟雾，然后念咒经，唱巫歌，顿时打哈欠或眼泪夺眶而出，突然宣布某种神灵或鬼魂来临。一些地方的苗族巫师，通过酒精或燃香烟熏使自己处于昏迷状态而达到与鬼魂、神灵交往的目的。满族的因病许愿待神者被称为“抬神”。在其成为新萨满之前要由老萨满为其举行仪式，为其熏香，并以香扇之，此时老萨满还要念诵祝文，抬神者若出现昏迷、癫狂的情形，也就具备了成为萨满的征兆。云南省昆明市阿拉乡的新巫师，必须经过“下神”检验，看她是否能“显圣”说话，能者方被确认。于是在中元节之夜，人们在一间公房里烧起一堆柏枝树叶，在新巫师的头上蒙上一块蓝布，鼻孔里塞上几粒花椒，让她深深地吸进那熏人的浓烟，过了一袋烟的工夫，她浑身发抖，手脚痉挛，渐渐陷入昏迷状态。贵州榕江县加宜一带的苗族巫师过阴的手段更为奇特：巫师以一块黑布缠头，手执一块上面涂有黄蜡的薄纸片，将其一端点燃，放于口中用牙咬灭，再点燃，再咬灭……如此反复六七次后，只见鬼师手脚微微发抖，并且愈抖愈剧烈，以至达到癫狂程度。



以吸水蒸气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早就见于古希腊。相传古希腊代尔斐的亚卜伦神殿设有一床,钻一小孔,下水蒸气,使其不绝地从孔中上升。床上对着小孔的位置上放置一座三角台,僧侣坐在上面,当其被蒸气熏得朦胧醉去的时候,说是神开始托附。在公元2世纪,希腊一些神庙里的僧侣则是挖一个洞,里面升腾着硫磺蒸气,僧侣经过数日禁食,体虚之际走进洞中,吸着蒸气,不久即呈现神志恍惚状态,为人占卜预言。

五 凝视水碗、古镜、水晶体

以凝视水碗、古镜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早就见于我国古、近代的圆光术中。这一点前面已多有叙述。我国一些地方的汉族巫婆也采用凝视水碗的手段进行走阴,她们眼盯着水碗,然后突然僵直地倒在床上大唱巫歌。壮族的一些巫师,则采用凝视镜子的方法进行走阴。具体做法是:巫师让一个据说命合走阴的人坐在一高凳上,在其面前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竖一块中型方镜,方镜的左边放一碗米,米上插三炷香。然后师公令走阴者集中注意力注视方镜,并站在走阴者的身后烧符念咒,抓碗中的少许米朝走阴者的头顶和脑后撒去。不一会儿,走阴者呈拍腿跺脚的骑马状,并讲出镜中所见的阴间景物。藏族密宗的教徒在进行圆光透视时,有的人善用水晶,有的人则喜欢用玻璃,而借助于一碗水或者一块黑圆盘进行透视的人亦不少^①。在国外,早在公元2世纪,希腊神庙里的神职人员就采用凝视古镜的方法降神附体,为教徒卜问。以凝视水晶球进行降神附体的现象至今仍十分普遍地见于欧美。在非洲、大洋洲、亚洲等地的一些土著中也多能见到。例如,东南亚马来亚的色曼人和澳洲土著的一些巫师为人治病时,也通过凝视水晶体使自己进入幻境。

^① 《海南风》1989年第4期,第31页。

六 药 物

“惯常的宗教工具就是兴奋剂、致幻剂和麻醉药。”原始人和现代醉心于吸毒的人都发现,引起精神状态改变的各种药物是一条通向“天堂”的捷径。幻觉麻醉剂会使他们沉浸于来自精神状态的幻象和情绪之中,因此,致幻药成了许多原始民族降神附体的重要手段。

在各种致幻药剂中,最通常、最令人推崇的是酒精。我国独龙族的一种被称为“乌”的古老巫师,其职能是进行预言和祭鬼,其在酒醉后又唱又跳,自称崖鬼附体。喝酒也是藏族、苗族等民族的巫师通常使用的降神附体手段。一些藏族巫师以酒作为致幻剂。一些苗族巫师通过酒精或燃香烟使自己进入昏迷状态。美洲土著人中,也多有以酒精作为寻求幻象的手段。墨西哥印第安人为了寻求幻象就总是饮用自己酿造的仙人掌啤酒。在除了西南普韦布洛人之外的北美各地印第安人中,都可碰到酒神式教义和产生超自然力量的梦幻习俗。在古印度,献祭中使用烈性饮料是一种很古老的现象,通常,唯有主持供祭的祭司才有资格饮用它,目的是把神秘的活力奉献给神。在美拉尼西亚,人们喝下用卡瓦胡椒的根制作的卡瓦酒后,即进入一种异常欢快的状态,凡是人们所能设想的,这杯中之物都能表达。人们之所以普遍喜爱以酒精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是因为酒精能导致一种自信、扩张和启蒙的感觉;是因为“它的酒力激发了人性的神秘官能”,它能麻痹意识,激发幻觉、亢奋情绪,诱发潜意识,使心理发生变态的作用,以至古今中外的不少书画家和诗人都喜欢酣饮大醉后进行创作。这是炽热致幻之一途。

除酒精外,饮用植物的根、茎、叶、实、花制成的其他兴奋剂、致幻剂、麻醉剂进行降神附体或导致灵魂出窍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我国,藏族的一些巫师,有的靠食用熏烧过的杜松嫩枝和果实,或是靠饮用一种用印度大麻的茎、叶制成的混合麻醉剂或红胡椒降神附体,大麻中含有麻醉作用的成分,这些成分主要存在于开花的顶部,特别是雌株的顶部毒量最大。《神




神秘的幻术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神农本草经》指出：“麻黄，……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麻黄即大麻籽。壮族的一些巫师则喜欢饮用曼陀罗花泡制而成的汤剂。曼陀罗是一种强烈的致幻剂，服后不久，人就会产生幻觉、幻视、神志不清、不由自主等症状。李时珍说：“相传此花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曼陀罗花是我国古代的“蒙汗药”、“草马散”的主要成分。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还有以马兜树的果实为致幻剂的，其果实中也含有大量的致幻毒素。此外，莨菪子、云实、菖蒲等也为我国的植物致幻剂。这在《神农本草经》和《九歌·少司命》中早有证明。《神农本草经》云：“莨菪子，……使人健行见鬼，多食令人狂走。”“云实，……华主见鬼精灵，多食令人狂走。”莨菪与曼陀罗同属茄科，化学成分相近，云实为豆科植物。在《九歌·少司命》中，少司命自称“荪”，荪即菖蒲。食用这些植物均可使人看到变形人形——“鬼神”^①。

使用植物致幻剂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或导致灵魂出窍的现象在国外也古已有之。这尤其在美洲最为突出。根据南美原住居民的各种民族志资料记载，萨满在施行巫术的过程中伴随着产生幻觉的兴奋状态，是因为萨满在那时使用了麻醉剂和兴奋剂。这些麻醉剂和兴奋剂就有从某些草中抽出来的液体制成的饮剂和将某些树木的种籽碾碎后制成的粉剂。例如，哥伦比亚亚马孙河流域和奥里诺科平原印第安人的巫师，将一种从被称为“亚赫”的植物中提取的生物碱性致幻剂应用于举行成丁礼、葬礼、祭仪和为人治病等仪式中。服用“亚赫”后，随即进入陶醉状态与攻击性的兴奋状态，而且出现色彩绮丽的幻觉，有看到虎狼和蟒蛇以及自己在空中乘风飞翔云游四方乃至与神灵和祖先相交流等种种感受。秘鲁的印加人在药草的麻醉之下进行疯狂的舞蹈，直至昏迷倒地，口中发出喃喃的神灵的忏悔语。巴西人喜欢用豆蔻属植物的树脂作鼻烟吸食致幻，求见神灵，请其指示。生活在巴西与委内瑞拉边界一带的雅努玛么男子，其最重要方面，莫过于风行使用一种取自丛林树藤上的药物，服用后他们会产生一种日常所无法感受到的超自然幻觉，使人不会产生疼痛感，并会怪声吼叫，伏地爬行，口中喃喃发声与隐形的魔鬼

^① 石沉、孙其刚：《月蟾神话的萨满巫术意义》，见《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第26—27页。



交谈。在新大陆，人们所熟悉的这类植物还有茄科毒草，如曼陀罗花、加百列喇叭花、疯果草和魔鬼草等。墨西哥北部印第安雅基人正是使用曼陀罗药剂而看到幻景的。此外，非洲的俾格米人，在需要降神附体时，也食用可起致幻作用的草和根茎。西南非洲的纳马霍屯人，也抽一些麻醉性的草，特别是在举行仪式的情况下，它能使人进入心神恍惚的梦境。波利尼西亚的巫师在作法前也要喝一种用植物的根茎制成的具有致幻、麻醉作用的汤剂。

除了以上所述的具有致幻、麻醉作用的植物之外，值得强调的致幻、麻醉性植物还有烟草、毒蘑菇和仙人掌。

食用毒蘑菇致幻的风俗主要见于我国以及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原始民族中。

中国古代对毒蘑菇致幻作用的了解已达到相当精深的水平。《抱朴子》云，青云芝，……食之令人寿千岁不老，能乘云通天，见鬼神。早在三千多年前，生活在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就已认识到食用毒蘑菇后的超然现象。不过他们认为这是鬼神借此以显灵。墨西哥东部瓦哈卡州的马萨特克人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亦食用吃后即产生幻觉的种种蘑菇。此外，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更是把食用毒蘑菇后产生的幻觉同神的意志联系起来。因此食用毒蘑菇成了全族人与神交际的必要仪式，届时妇女们用毒蝇菌制作腊肠，男人们集体食用后便如醉如痴狂歌乱舞。印度的一些巫师获得神谕的方法就是食用毒蘑菇。

所有美洲印第安宗教的共同要素之一就是在宗教仪式上用神圣的烟斗抽烟。吸烟几乎是每次仪式的一个部分。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和平、战争或狩猎时，当巫师进行治病仪式时，都要抽烟。例如，亚马孙河西北的威士土人的巫师靠着烟汁的麻醉作用，使自己进入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他摇着响器，踏着地板，间断地发出尖叫和狂吼，直到他将自己熟悉的鬼魂招来为止。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土著居民中的巫师的就职仪式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年轻的巫师在长期绝食之后，将烟草汁液从口鼻注入，这是为了进入幻境。据信他可以因此升天，与神灵相交流。南美洲委内瑞拉奥里诺科地区的瓦劳人的巫师制作长达50—75厘米的烟卷不停地吸，进入神志昏迷状态，以求与居于群山之间的诸神交流。



第四章 魔术师的手法与道具：降神附体的主要手段

神秘的幻术

食用仙人掌汁以进行降神附体或导致灵魂出窍也是所有美洲印第安宗教的另一共同要素，这一点在墨西哥更为突出。墨西哥的惠乔尔族人极其崇拜一种他们称之为“希库依”的掌类植物。这种掌类植物有兴奋作用，能帮助服用者步入幻境，与神仙对话。每逢宗教活动时，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要服用它。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为了产生一种宗教上的昏迷状态或出现幻象，他们要食用一种名为“皮约特”的仙人掌。在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中，人们也常常通过仪式服用“皮约特”或“麦斯克果”仙人掌果，以求获得对他们来说是至高的宗教的那种飘飘欲仙的特殊感受。美国一些地方的印第安人也有咀嚼“皮约特”仙人掌杆的宗教仪式。人们先把它的高端切掉，然后咀嚼它的杆部，就会获得一种飘飘然的感觉^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前述的各种致幻药物外，在我国和南美洲印第安人中，还有以蟾蜍为致幻药物的习俗。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二“蟾蜍”条曾引《峒嶠神书》载蟾宝之法云：“用大蟾一枚，……以炭火自早炙至午，去火，放水一盞于前，当吐物如皂荚子大，有金光。人吞之，可越江湖也。”所谓“越江湖”无非是食用蟾蜍后致幻的结果；现代化学药理分析证明，在中国蟾蜍浆液及蟾酥中，发现含有吲哚系碱类成分，如5—羟色胺、蟾蜍色胺，和某些毒蕈的致幻成分相同。5—羟色胺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化学递质，引起狂躁、致幻、精神异常等症状。蟾蜍色胺是5—羟色胺的衍化物，能产生明显彩色幻觉和麻醉作用。中国古代的巫医和道家，一生精研药物，历来将蟾蜍列为中药里最重要的药物之一而频繁应用于临床，显然早就对蟾蜍的致幻麻醉等作用有精深的了解。考古发现，南美洲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上也剥下大量的蟾蜍皮，烧灰吸食以期致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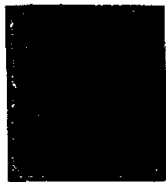
^① 《民族译丛》1979年第4期，第56页。

七 神坛巫音

所谓神坛巫音,是指为降神附体而制造的各种声音,包括歌声、咒语声、鼓声、锣声、铃声等。降神巫师们认为,这些音响具有通神、引神附体和驱邪却恶的神奇作用。巫师们之所以能与鬼神通话,甚至能驱使神魔,正是这些音响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反映了人们对声音神力的信仰崇拜^①。

这种对声音神力的信仰崇拜现象,并非现在才有。早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它就存在于当时的各种巫术活动中。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人类就把声音视为神奇,认为凡是能发声的物体都附有鬼神,都能通神,人们甚至还认为就连世界也是声音创造的。古埃及人就确信,神不是用思想和行为,而是用声音创造了世界。神的嘴里发出的声音产生另外4个天使,他们赋有相同的权力,并创造了人类,整顿了世界。因此,人们对声音十分崇拜,人类从原始社会的巫术活动开始,声音就同神灵,就与降神附体风习紧密相连。柴勒在《音乐四万年》中说:“在原始人看来,音乐是人所能获得的唯一的神赐本领,使他们能通过音乐去规定礼仪的方式而把自己和神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音乐去控制各种神灵。”这种对声音神力的信仰崇拜和以声音作为降神附体手段的古老现象至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尚能普遍地见到。例如,我国各地的跳神,大多以锣、鼓、铃的声音作为降神附体的一个重要手段,巫师们在强烈的锣、鼓、铃声和节奏中跳跃起舞,口中念念有词,便有神灵附体。湖北一些地方的跳神方式是:以一人鸣锣,一人叽咕作咒,咒毕,跳神者狂舞自称神已附身。上海旧时的“看香”大体也与此同。四大门的香头,则以打磬通知仙家降临。台湾有一种跳童活动,方法是乩童一边敲鼓一边祷告,旁边有人敲锣,不久乩童混身发抖,象征神已附体。在另外一些地方,还用弦乐器的连续不断的振动来达到此目的。五大洲许多地方的原始民族的降神附体,也

^① 邓光华:《“旷雉坛巫音”与音乐起源“巫觋说”》,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是通过击打皮鼓,手舞足蹈,从而进入如醉的迷狂状态。非洲的许多以祛病为业者,就常常是手击皮鼓或他种法具,狂跳乱舞,竟至精神恍惚。欧洲北部边远地区的拉普人的萨满,也借助于圣鼓进行降神附体。这种鼓用劈开的树木整体做成,中部挖空,看上去像个木碗。其平端或上部蒙上皮;凸面上刻两个孔,两个孔之间便可当作把手。鼓面上用红色画了几个形象,代表他们的神、救世主、众使徒以及他们知道的动物。举行祭礼时,萨满和所有那些在场者都始终跪着。萨满抓住鼓上的把手,并把一个环放在勾画有太阳外形的位置上。然后他用鼓槌击鼓,并唱一支用他们的话叫作“乔尔克”的歌,在场的其他人也齐声合唱。随着歌唱的进行,歌声和鼓声都提高了。最后,萨满把鼓高高举过头,并像处于恍惚状态似地卧倒下来,想来他的灵魂已丢弃了他的躯体,把自己送往了一个可以得到所需智慧的国度。同时,全体在场者继续合唱,并注意着唯恐有什么打扰了他。这时,连一只苍蝇也不许接近他,否则他会因没到适当的时间被吵醒而死去。到他神志恢复时,他便能讲出所需要的信息^①。印第安人的传说中,多以为鼓具有特殊的魔力。如拉伯兰人相信部族中的巫师用鼓作为产生魔力的渊源,若有鼓的助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可使其灵魂跑到遥远的异地,或驰游于天上,或潜行于地下。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音乐也被视为神给予人的一种恩赐,它也可以被用来直接沟通神灵世界,同样具有识破并摧毁病魔的神力。正因如此,自古以来的跳神活动几乎都是在歌、舞、乐相结合的形式中进行。音乐在降神附体风习中的作用,也反映了人们对声音魔力的信仰和崇拜。

八 念咒烧符

咒语在降神附体的各种手段中占有核心地位,因为念咒构成了各种仪

^① (美)蒂莫西·塞弗林:《消亡中的原始人》,东方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72页。

式的最重要部分，不念咒的仪式是没有的，可是，却有不要仪式的咒语。

咒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原始人对语言的信仰崇拜有关。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语言是团结氏族成员，促进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生产手段之一，它甚至在当时所有生产手段中占第一位。一群赤手空拳，或手持未经加工的杀伤能力极低的树枝的原始人，其合力追逐野兽，就只有使用手势或语言，才能统一行动，密切合作，猎获野兽。其次，原始人不理解干旱、洪水泛滥以及采集、狩猎中的丰收或歉收的成因，以为有灵魂，有鬼神在其中主宰，认为善神给人以风调雨顺，给人丰收，恶神给人以天灾人祸，于是便有祈求善神，诅咒恶神的情绪表露。他们祈求或诅咒之后，也可能恰好得到丰收，得到好的结果。原始人看到语言能支配人们的行动，使难于猎获的野兽被人们捕获，祈求或诅咒能得到好处，便据此作出错误的联想，认为这些好结果都是语言的作用，都是祈求和诅咒获得的，从而认为语言具有魔力，它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可以支配自然。这种对语言魔力的信仰崇拜，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便集中体现在咒语上。咒语成了一种作用于特定目的、有着不可抵御的强大力量的言语，它能使平常的东西具有巫术的能力。但咒语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用神秘的言语及名词来命令、驱使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咒语也就成了巫师们沟通神灵、驱赶鬼邪的重要手段。所以从古至今，各种降神附体风习无不是在咒语和巫歌（用特殊的声调吟唱的咒语）声中进行的，这一普遍现象正突出地体现了咒语所具有的役使鬼神的神奇力量。

以符作为降神附体的手段，实际上也是语言崇拜的一种反映。很可能最初的符只是咒语的书面化，后来为了同一般的字句相区别，反映符的神秘性和无穷威力，才用变形文字或在符面增加线条，使符面成为一种似文字非文字、似语句非语句的图形^①。既然符仍是对语言的崇拜，那么符也同样具有控制自然、支配自然、沟通神灵、役使鬼神的魔力。前面所举的诸多降神附体风习都离不开烧符吃符，其道理正是于此。

① 王贵元：《女巫与巫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8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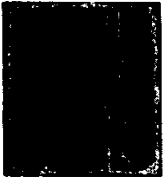
九 道 具

降神附体风习中经常使用的道具主要有神鼓、神锣、神杖、神刀、神剑、面具、神服（衣、裤、帽、鞋、饰）、板凳之类。这些道具各有其用。神刀、神剑主要是降神巫师用于与魔鬼和恶神作战。雅库特萨满的神衣悬挂着铜、铁质的小人等，是用以避邪。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满族的巫师大都喜欢用有色布条做神裙，是因为花色具有避邪的作用。满、鄂伦春、鄂温克族萨满的神袍上有许多铜镜、铜铃和犬等象征物。这些象征物都具有一定的含义：犬是助手，可以保护萨满。铜镜是照妖镜，萨满利用铜镜与太阳折射的光线刺杀恶魔。铜铃是“精灵”。这些象征物发出的声响且可起到镇吓妖魔的作用，增强跳神的气势……

在我国古代，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信仰：巫覡作为人间与神鬼世界交通的媒介，其绝地通天离不开神兽的帮助。在《山海经》中，巫师进入神灵世界时乘坐的神兽是蛇和龙。除蛇和龙之外，其他动物如马、牛、犬、马等都起过这样的作用。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节中指出：“商周青铜器的动物纹样乃是助理巫覡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当然，巫师们上天入地骑乘的这些神兽绝非真家伙，而是一些象征物。这些象征物正是萨满服装上的兽禽图案和鸟兽的骨、羽以及神鼓、神杖、板凳等实物。这一点，我们从现今尚存的许多降神附体风习中可清楚地见到。例如：

满族萨满的服装上镶嵌有各类兽禽图案或它们的骨、羽，这些正是满族萨满借以通天地的神兽神禽的象征物。依靠这神兽神禽的帮助，萨满才得以翔天入地。比如萨满要想翔天，其帽上、服装肩部的鸟饰、身上所披的鸟羽，象征鸟及鸟的翅膀，这时的萨满便化形为鸟。

在第二章中我们已谈及，“斗阴拳”者、“唱七姑娘”者、“做菜花神”者都是骑着“马”从人间进入仙界的。他们所骑的“马”，实际上就是板凳。这



种以板凳来象征“马”的做法，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像贵州省普定县苗族在每年春节的初一到十五，天天要举行“请瓢儿神”的活动。在“请瓢儿神”时，“请瓢儿神”者要坐在比较稳固的四条腿的凳上，这板凳犹如一匹骏马，因而当地人又把“瓢儿神”称作“马氏神”。“请瓢儿神”者骑在“马”上，在“马氏神”的带领下游览自己祖先居住的城市。黎平县侗族的“放七姑娘”活动，亦是让人坐在板凳上，以板凳作为“马”，把人送往祖先亡灵居住的地方^①。

神鼓是信奉萨满教的民族的萨满和另外一些民族的巫师普遍使用的与神灵交通的工具。从格陵兰人到西伯利亚的爱斯基摩人，从阿尔泰人到叶尼塞人都是如此。神鼓被他们视为神马。雅库特人和蒙古人也视神鼓为萨满的神马。他们认为萨满骑上神马（神鼓）即可升入天堂，亦可进入地狱。达斡尔族认为，神鼓在通往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特性，上天求神时鼓是鸟，下地求神时鼓是马，入水求神时鼓是船。满族萨满的手鼓（又称“抓鼓”），满语为“尼玛琴”。满族先民认为，萨满可以坐着“尼玛琴”飞上天去。藏族的先民也认为其巫师可乘鼓飞到天空。

神杖并非所有民族的萨满都要必备。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萨满所持的神杖，一端作马头形，另一端为马蹄形，甚至有的还在神杖中部雕刻出马鞍形状，并挂有铃、布条及各种兽皮兽毛。其意是象征萨满驱逐精灵前进的敏捷神速。我国和北亚的一些民族也有把神杖看作神马的。当萨满要追踪失去的灵魂便骑上神杖，好似乘坐上了马或鹿，或是驱动了入地的蛇，下水之蛙，钻山的蜥蜴……神杖同样是墨西哥惠乔尔族人降神附体的道具之一，其巫师通过一根被称为“木乃耶力”的圣杖可以上天和天上的神仙对话。

^① 黄强：《“马马子”与民间信仰》，见《中国民间文化》（第1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10页。



十 自我折磨

自我折磨也被世界各地的许多原始民族和一些现代民族的巫师当作降神附体的手段。自我折磨包括绝食、摧残身体、到深山幽谷修行和狂舞等。由于饥饿、自设苦行和孤独也易使人陷入迷狂状态,所以这些做法多被巫师们所采用。例如,格陵兰人把独居和断食看作是通神和见到幻象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中如有人希望成为巫覡,必须离开俗人独自隐居于僻静的地方,用心于幻想并默祷。由于断绝谈话、绝食、思想过度和想象错乱,于是混杂的人形、动物怪物形都出现在眼前。加之他本来信仰精灵,故立刻便想到这是真的精灵了,于是身体四肢便抽搐起来,变成反常的状态,以后更因常常演习而成为习惯。我国河北等地的一些巫师,为人走阴查病治病时,静卧于密室中,不饮不食,以示魂魄已离窍,已赴阴间寻觅病者魂灵之所在及状态。殆半日或整日后始醒,然后报告病家,谓病者之魂,不是寄于某处不能返,就是在阴间受罪未滿。然后画符念咒,设法招魂,认为如此疾病可愈。在印度和尼泊尔等地,苦行主义者也常常通过肉体禁欲,通过孤独隐居去获得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力量。正是为了禁欲以求得道,人们才到深山幽谷里去拼命修行。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其通过惩罚自身而达到降神附体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饥饿、饥渴、穿粗糙的衣服以及鞭打自身、忍受酷暑和严寒等。

以自残身体而实现降神附体或看到幻象的做法在美洲,尤其在北美最为突出。多数美国克劳印第安人男子都会寻求萨满的幻觉世界。他们折磨和割裂身体,把身上的肉割掉,直到见到骨头,以期引出萨满的幻觉境界。在北美西部草原,人们用可怕的折磨去追求幻象。他们将臂上的皮肤切割为条,砍去手指,用皮带穿透肩肌把自己吊在高柱之上,甚至在某些时间不吃不喝。在其他草原地区,成年男子只有经历幻象才出家门,进入社会。有时,他们反剪双手,纹丝不动站立;或在一极小的地方立桩标界,站在那里直到得到祝福才能移动。在另外的部落,有时人们着意选择悬崖绝壁和具有危险的

地方。不管怎样，这些事件都必须单独干。如果他试图从苦刑寻求幻象，他人必须和他一道去，把他捆住并悬吊起来，直到得到超自然的经验。然后，帮手就走了，留下他自己接受人格的严峻考验。

十一 助手

助手在降神附体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巫师在进行降神附体时多配备有助手。这些助手中有的是巫师，有的不是。巫师被神灵附体后，处于无知觉状态，极易跌倒，又口中喃喃，词不可辨，这就需要助手加以护理和解释。满族的萨满在请神附体时，须有助手——裁利凭借萨满的声音状貌判断请来的是哪种神，在萨满跳舞时随时传递所需器械，与之适时对答，神表演后还要虔诚地请神回去。总之，在请神送神之中的任何细节上，裁利要和萨满配合默契，不能出纰漏，故民间有“三分萨满，七分裁利”之说。由此说足见助手的重要性。珞巴族巫师“纽布”在赶鬼时须有一个助手与其对话。贵州一些地方的苗族巫师做法事的时候，还得有一位通师帮忙，通师能襄助巫师与鬼神周旋。彝族的巫师若是女的，降神时常常要以丈夫为助手。在国外，一些巫师降神时也往往离不开助手。比如日本阿伊努人的巫师降神时，第一个必不可少的人就是向在场的人解说神示的萨满助手。他在场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讲，萨满已不记得自己在昏迷时说了些什么话。这个助手通常是一个比较老的人。他既通晓神讲的话，也熟悉老一辈的语言，因为萨满在举行仪式时涉及许多这样的语言。波利尼西亚人的祭司在神灵附体后，大喊大叫，用听不清的语言吐露出神的意志。出席这种仪式的另一位有经验的祭司，便把降神祭司说的东西解释给人们听。



第五章 黑洞探幽：降神 附体的真相（上）

第五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上）

神
秘
的
幻
术

如何看待降神附体风习，长期以来存在各式各样的说法：一些人将其视为“荒诞不经”的纯迷信；一些人则将降神附体过程中呈现的超常现象视为鬼神作用所致……运用催眠术和人体科学等理论对降神附体风习作深入认真的研究后，笔者认为，降神附体风习并非仅仅是“荒诞不经”的纯迷信，其中包含有不少深奥的科学原理；降神附体过程中呈现的种种超常现象并非鬼神的作用，而是催眠诱发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之结果。

一 降神附体的过程也即催眠的过程

降神附体的过程也即催眠的过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其一，催眠的原理告诉我们，催眠状态是由催眠师用暗示的方法引发出来的。进入催眠状态的被催眠者对外界的刺激不起反应，无论周围的声音如何嘈杂都不能使他醒转。然而被催眠者却与催眠师保持着“感应关系”，催眠师的低声细语以及姿态手势，便足以在被催眠者身上产生强烈效果，可以命令他做出某些行为和动作^①。降神附体后的义和神拳的演练者，“若迷若

^① 万文鹏、阮芳赋：《睡眠与梦》，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45页。

狂，挥拳顿足，呼之不应”^①，而唯大师兄（坛师）之命是听，令之进则进，令之退则退。“斗阴拳”的表演者，对围观者的评说无任何反应，却能毫无差错地接受主持人发出的指令，主持人叫打拳便打拳，叫舞棍便舞棍。他们表现出的，正是被催眠者与催眠师之间所保持的“感应关系”。“斗地鼓牛”者、“唱七姑娘”者、走阴者、扶乩者等在进入迷狂状态后也存在上述现象。

其二，被催眠者在催眠状态下判断力削弱，因而很容易接受催眠师的动作、视觉和声音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幻觉性暗示^②，他们会毫无选择地听命于催眠师，做出平时难以做到的事。甚至做违反道德的事都不反抗，没有合理与荒谬存在。例如，催眠师递给被催眠者一张板凳，对他说是他妈来了，请他拥抱，被催眠者会笃信不移，连连亲吻板凳。递上一杯白开水说是甜的，被催眠者喝后会连连说甜得很。叫他厌恶某甲，他便想不起某甲的好处；叫他向左，他便不会向右。告诉他正在北冰洋上，他不仅会冷得发抖，而且身上会出现鸡皮疙瘩。告诉他触电了，他便周身作抽搐状。被催眠者本为小童，命之化为老妪，则龙钟之态，惟妙惟肖；本为一字不识之人，命之为文豪，则挥毫落纸，皇皇大文；本为讷不出口之人，命之为雄辩家，则登坛演说，娓娓动人^③。苏联的催眠师曾暗示被催眠者，你现在就是拉斐尔或列宾，你现在以拉斐尔或列宾的身份作画。结果，被催眠者所作的画或签名，果然有拉斐尔和列宾的风格。至于女变男，人变狗，人变牛等，是极平常之事，毫不足奇。这些现象，在催眠术里称为“人格变换”。义和神拳、斗阴拳、舞仙童、斗地鼓牛、请青蛙神等的表演者，在降神附体之前，已接受了将有神灵附体的暗示，降神附体后便以为自己是神而不再是人。因为神灵已附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迷狂状态下被暗示为孙悟空的能爬树、翻跟头；被暗示为武将的，能耍刀弄枪；被暗示为猪八戒的，会用嘴巴啃草根；被暗示为地鼓牛神的会在地上爬行，以头相抵触；被暗示为青蛙神的，会四肢着地，翻滚跳跃……

其三，进入催眠状态的被催眠者能产生麻木拒痛现象。众所周知，痛觉几乎是不可能适应的。当外界的伤害性刺激作用于人体时，人们必然发生防御性的退缩反射。可是，当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后，只要受到催眠师的暗示，他身体的某一部分便逐渐失去痛觉。即使用针扎他，他也毫无惧色，“巍

① 《义和团》（一），第240页。

② （英）I.G.吉尼斯：《心灵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310页。

③ 《东方杂志》第14卷2号。



第五章 神秘
的幻术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上)

然不动”，既无痛苦之感，更无回避之意^①。他甚至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施行外科手术。这种通过催眠以获得抗疼拒痛能力的例子到处可见。例如，1731年，“狂热的冉森派教徒”曾在圣梅达德的帕里斯教堂于催眠状态下获得一种刚性。当时，用大锤能在一个坚硬的胸膛上把大批石头砸碎。本书第二章中所举的降神巫风中的超毅力现象无不是如此。依此来看，义和神拳的一些演练者经降神附体后能于迷狂状态下“排刀排枪，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②；“打僮”者以刀自割其舌“亦无痛楚”；“降僮”者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斗地鼓牛”者将头撞起血包而无痛觉，等等，正是通过催眠而获得的抗疼拒痛能力。著者在暮诺村考察斗阴拳仪式活动时，也亲见到抗疼拒痛的类似现象：为检验表演者是否真正进入迷狂状态，主持人有时会用香火烙表演者的脚背，真正进入迷狂状态者便会毫无知觉。

其四，催眠时，身体虚弱、注意力难以集中或神经过敏者，因感受性低而难以催眠甚至无法催眠^③。降神附体风习中同样存在此种情形。《拳事杂记》说：“练拳法时，教师先画一圈于地上，欲受教者，命其入圈，先作三揖毕，闭目立；教师附其耳念咒语，……不久，翻身仆地者，教之，不然者，为不可教，斥之。”不仆地者，即感受性低，无法催眠，所以教师认为不可教而“斥之”。再如“舞仙童”中的未“为仙降其身”者，“斗阴拳”中的未能进入迷狂状态者，“斗地鼓牛”中的身子无“前后往复耸动”者，“唱七姑娘”、“请菜花神”等中的双脚不能“不由自主抖动”者，均为感受性低而无法催眠者。

其五，老年人及学龄前儿童的催眠感受性较低，7—20岁是感受性最高的年龄^④。故义和神拳的演练者“年纪大都十二三岁”^⑤，或“皆十三四岁小儿”^⑥。“舞仙童”者、“斗地鼓牛”者、“降青蛙神”者、“圆光”者皆“十余岁童子”，“唱七姑娘”者、“请月姑”者，乃至“请紫姑”者、“请竹篮神”者、“请筷神”者、“请瓢神”者等多为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子。

① 郇启扬、杨志芳：《催眠探奇》，知识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页。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0—203页。

③④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再版本，第27页；马维祥：《催眠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43页，第142页。

⑤ 唐晏：《庚子西行纪事》。

⑥ 《拳事杂记》。

二 降神附体的生理基础、心理基础、物理基础和文化基础

降神附体的过程之所以会呈现各种超常现象,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心理基础、物理基础和文化基础。

(一) 人体特异功能的普遍性及其与催眠的关系

根据大量的科学实验和自我体验来看,人体除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般功能外,似乎人人都存在某种特异功能态。这已成为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有些学者更是明确地认为“特异功能是人体固有的机能”^①,是“每个人都有的潜能”。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障碍特异功能出现的因素过多,诸如人们对特异功能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而往往把它诬为神怪,因而使它处于窒息状态,其自觉能动作用不能发挥,久而久之,人的特异功能就不自觉地被潜伏起来,致使一般信息无法突破这些障碍而传递到意识里。只有少数有天赋者,才能产生特异功能。而一旦障碍多数人特异功能出现的因素受到某种或某些媒介的作用而被排除后,他们也会像少数有天赋者那样产生特异功能。据研究,至少以下媒介均可较长时或暂时地诱发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

第一,通过训练诱发。由于特异功能是人体固有而潜在的机能,所以经过一定训练后的许多人能诱发出这种本领。这尤其在儿童中最为突出。据报道,北京大学曾随机地选取了40名10岁左右的儿童,经过短期训练,结果有60%的儿童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非视觉图形识别的能力。国外的实验也证明,

^① (美)希拉·奥斯特兰德、林恩·施罗德:《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运用》,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50页。



72%的儿童具有非眼视觉功能。“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功能大多发生在7至12岁之间的儿童身上。”^①除儿童之外，成年人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修炼也能诱发出特异功能。例如，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的预言未来，洞悉他人心中事，意念致动等“奇才异能”，便是通过长期修炼而诱发出来。其修炼方式包括祈祷、静坐、冥想等。

第二，通过气功锻炼获得。气功锻炼可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获得种种异乎常人的智能。”^②不少气功师通过练功便获得遥视、遥听，甚至意念传感等功能。至于“裂金碎石”、“寒暑不侵”、“刀枪不入”、“力托千斤”等特异功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不仅是气功师，就是一般的人，其潜在的特异功能也可通过气功锻炼而激发和强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不再赘述。

第三，大病或受伤痊愈之后突然出现。大病（或久病）或受伤痊愈之后突然出现特异功能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多能见到。例如，据《奉天通志》云：“王予可，字南云，辽西人，年三十大病，后忽发狂，能把笔作诗文，及说世外恍惚事，落魄嗜酒，人或问以故事，其应如响……”《北东园笔录三编》曰：“李进士，……未弟时得狂疾，既愈辄能役鬼，往往先事预言无不奇中……”据法国著名神经学者和精神病医师西萨里·朗布罗素报告，有个14岁的女孩子，本来在各方面都颇为正常，不知怎么突然产生了歇斯底里症的征候。开始是消化不良，到后来吃了固体食物便会呕吐，消瘦得很厉害，而且会痉挛，3个月之后，竟致双目失明。但稍后，这位女孩却令人吃惊地发展了“看”的能力。由朗布罗素和家庭医生的测试表明，她能用鼻尖和左耳的耳垂“看”东西。

受伤痊愈后突然出现特异功能的例子在国外举不胜举：

意大利南部一个名叫披奥的神甫，1887年出生，1915年9月20日始，他觉得手、脚和两肋有异常的痛楚，医生未能查出原因。1918年的一天，他在教堂祈祷时，突然感到浑身剧痛，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手脚和两肋开始流血。病后伤口一直没有彻底痊愈，但却具有了用手给人治病的奇异能力。无数的

①② 庞明：《气功探邃》，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第132页。

病人据说是由他治好的。

胡科斯是位荷兰人，在1941年的一天，他正在四层楼上的窗外刷油漆，一不小心，突然从楼上摔下来。这位年30岁的男子立即被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肩骨断裂、严重的脑震荡、脑颅损伤。经抢救，手术后，他死里逃生，活了下来。他因祸得福，有了遥视、预知、透视等特异功能。

世界闻名的特异功能者——尤里·盖勒能离体使金属餐具弯曲或折断，使钟表走快或走慢，使计算机停止工作，并能阅读他人思想，预知他人吉凶等。他在自述中谈到他的功能得来的原因，是在童年时被天空中一团银色光亮的东西将他仰面击倒，脑中产生一阵剧烈疼痛，昏厥后醒来才出现这些功能的。

第四，神或天外来客授予。这是随着气功热的出现而流行的一种观点。许多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者都把自己特异功能的得来看成是神或天外来客授予的。例如，北京某高校年过半百的某讲师，据说是一位逻辑思维异常发达、治学态度极为严谨的知识分子，他具有高超的特异功能。他特异功能的得来，除了与练气功有关外，还得力于“幽冥世界中的师傅”。1987年秋天，当他的功力陡然骤增后，居然见到了“幽冥世界中的师傅”。山东“特异功能高医”张维祥，其特异功能则是得自于一位有声无形的、操着标准普通话、能操纵他自动写字的女性高级生命——一种在世界上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据说人世间奇怪现象，都是由这种高级生命遥控而来的。被称为青年易学家、气功家的北京人刘某，自言其特异功能的得来，是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和尚所授：1987年4月7日的夜晚，他在打坐时突然发现这个和尚出现在他的天目中，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从此以后，他从中得到了和尚传授的高级功法——巴拉蒙功。张维祥称“第三者”为高级生命，严新称“第三者”为师傅。古籍中常有的某人遇异人授以某种技能的记载，如“永州有何氏女，幼遇异人与桃食之，遂不饥无漏，自是能逆知人祸福”^①等等。不仅在当今有关气功和特异功能的报道中得到“验证”，就连一些当代知名作家也将神或天外来客授予特异功能的现象作为自己作品中的题材。

① 《东轩笔录》卷14。



特异功能为神或天外来客授予竟然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呢！世界闻名的通灵术大师梅森所具有的高超特异功能，据他自言就与他6岁时所遇到的“一生中的第一个奇迹”有关：一天黄昏，父亲让他到商店去买盒香烟。天色已晚，他家的小木屋的门廊笼罩在黑暗之中。突然间，楼梯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披着白袍的黑影。“孩子！我来自天堂，我是你的信使……来告知你的未来……”幻影说完之后便消失了，而那些话语和幻影就像一道闪电或一声雷鸣，梅森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在巴西几乎家喻户晓的阿里戈为病人动手术，不用麻醉，不用消毒，随便拿起一把水果刀，哪怕是菜刀，都会手到病除，并且还不缝合，不流多少血，刀口就自然愈合。阿里戈对自己的本领解释说，是几个医生的“魂附在他身上”。一些有名的特异功能者，包括尤里·盖勒在内，都认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飞碟中的天外来客。

第五，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发。人类发展催眠术的历史极为悠久，这种控制心智的古老方法在古代的手抄文稿中均可找到，像埃及、波斯、希腊、罗马及印度文明皆然。我国也早有此宗教仪式包括实施催眠术，以产生超然的力量。只不过由于受当时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和神灵观念的影响，当时的人们还不能对催眠术的实质作出正确的认识，而把超然力量的产生归于巫术和神灵的作用。直到100多年前^①，英国医生布雷德才第一个对催眠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随后，国外从事心灵研究的一些学者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了“催眠能促进超感觉”的观点。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许多研究者通过大量实验，看过许多受试者在催眠状态下诱发出特异功能，可以洞察他人的心思或预言未来等，才更明确地肯定了“催眠术是诱导产生ESP（人体特异功能）的正确而有效的工具”。在这之后出现的大量报告（包括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特异功能和气功研究热中的报告）充分证实了这一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催眠诱发的特异功能大多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只能存在于催眠状态中，一旦失去了催眠的作用，它又会进入潜在的状态。催

^① 具体地说，是19世纪40年代初。

眠在此所起的正是一种媒介的作用，它能排除阻碍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出现的因素，使进入催眠状态的人都能产生不同层次的特异功能。

被催眠者在催眠状态中之所以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特异功能，与催眠状态的不同程度有关。催眠状态的程度可分为三等：轻度、中度、深度。其表现是：

轻度催眠：此时被催眠者呈放松状态，全身肌肉松弛，感到手足沉重，眼睛无法睁开，昏昏欲睡，不能说话或走动，无健忘现象。

中度催眠：有部分健忘，可以产生幻觉，用针刺皮肤时痛觉减退，在清醒后不会继续奉行先前预定的命令。无自主的随意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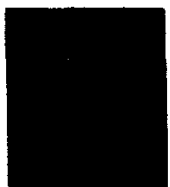
深度催眠：能够说话、走路，睁着眼，完全麻木，完全没有记忆，呈现高度的暗示性，失去自制和判断力，绝对听命于催眠师，如果告诉他完全看不到存在的物体，他便视而不见，甚至还可以执行更复杂的预定命令。

由催眠状态三种程度的表现和催眠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催眠状态的程度愈深，其往往能实现多重人格的转换或具有惊人的神通力量，而对催眠状态中的记忆越是遗忘殆尽。经降神附体^①后的人，在迷狂状态中能呈现出超智力、超体力、超毅力、超记忆力、预言、意念致动等超常现象，但苏醒后不仅对迷狂状态中的情形一无所知，且当时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诸种超常现象也消失全无，其所表现的正是深度催眠现象以及由深度催眠诱发出的较高层次的人体潜在特异功能。

（二）暗示性——催眠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和物理基础

催眠诱发人体特异功能之所以成为可能，除特异功能是人体固有的潜能外，还由于人类自身普遍具有可暗示性及主动接受暗示的心向，暗示具有强大的有效性。

① 到此为止，我们已明确，所谓降神附体，实质上就是催眠。所谓降神术，实质上就是前述的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催眠而致幻或产生特异功能的方法。所谓降神附体风俗，实质上就是民间的催眠风俗。



第五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上）

神
秘
的
幻
术

暗示是人类一种固有而特殊的心理现象。据研究，人类普遍存在暗示的能力，这可能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固有本能。暗示心理是一种人们对于被控制的社会刺激发生顺从反应行为的心理现象。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暗示的环境当中，同时也不断给予别人以暗示的影响，从而使人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些言行会于不自觉中受他人的一个手势、一种表情、一句话语、一个信号等形式或社会其他方面的支配，使我们的心理行为受到影响，或接受一定的意见和信念，或按一定的方式言语，或按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比如倾听歌曲，会不自觉为之拍节；会场中有人打哈欠，则余人也相率哈欠；大街上遇有游行，则亦随之而行，不问目的意义如何。凡种种服饰、某种思潮，为时下所流行者，虽极无意识，亦不免仿效之，等等。这正如社会心理学中的从众实验所证明的，人在暗示的作用下，接受别人的劝说，赞同他人的演讲，往往并非纯粹的认识因素起作用，就连观赏艺术作品产生的爱与恨也是通过非理性知觉通道实现的^①。别赫捷列夫认为，暗示与说服不同，它不是从“正门”，而是从“后门”进入人的心灵世界的，这就回避了看守人——批判作用。许多科学文献和生活实例都表明了人类这种受暗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人类的这种受暗示性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人们也经常有主动接受暗示的心向。从事催眠术实践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那些身患疾病，求医心切的人，较之那些仅仅想体验一下催眠状态的人，更易接受暗示，更容易进入催眠状态。这正说明人能主动接受暗示^②。正因为人类既天然具有可暗示性，又有主动接受暗示的心向，在此基础上，催眠术的效应作用才会应运而生。

当然，催眠术能具有效应作用还因为暗示具有强大的有效性。这表现在暗示具有强大的物理作用，它能影响被暗示者的植物神经系统，比如引起恶心、呕吐、出汗、心跳加速或减缓，甚至可以使人的肌体完全失常而死亡。生活中的许多实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国外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有一个人，被误关进冷藏车，冷气并未开放，但他却被活活“冻死”了。这显然是由于暗示的强大力量击溃了他的生物保护机制造成的猝死。1943年冬，苏联叶拉布

①② 《催眠探奇》，第149页，第150页。

加市一所工厂徒工学校里的两名女学生，先后收到几封“匿名信”，信上用潦草的字迹写道，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她们将于某日某时受到病魔的惩罚：全身抽搐、嗓子变哑、失去说话能力、耳朵变聋、头痛手疼……结果，在指定的时日，这一切居然全部应验了。苏联著名心理疗法专家B.莱维在美国医生加里赖特所著的《巫术的见证人》一书的前言中，曾叙述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名罪犯因犯杀人罪而被判了死刑，人们告诉罪犯，将用切断静脉的方法处死他。刑警把他押往刑场，向他出示刑具——解剖刀，然后蒙住他的双眼，接着有人用刀背在他的手臂静脉处划了一刀（并未划破皮肤），再用一股细细的温水朝他裸露的手背上浇去。水不断地浇着，放在地上的脸盆不断发出滴滴嗒嗒的声响，这一切使犯人产生了新的心理情感，过了几分钟（人们事先告诉犯人，静脉切开不过一段时间他将死去），犯人开始垂死挣扎，接着就断了气。通过解剖发现，他的死亡是由于心脏麻痹而引起的。这些都证明了暗示具有强大的物理作用。

暗示为何有如此巨大的物理作用？国内外的研究资料证明，人体的任何部位都和心理发生联系，心理因素能有效地渗透到身体的各个微妙之处。四通八达的脑内联系加上人脑积蓄的大量过剩能量（一般人开发利用的只有5%—20%），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人体内最强大的感官，该感官有时表现为心灵联系的奇迹，有时表现为疾病。在积极暗示的作用下，可使人信心百倍，可以把人体内巨大潜力调动起来^①；而在消极暗示的作用下，人的正常心理和生理状态会遭到扰乱和破坏，从而使人残废、死亡。

生理学对后一种现象是如何解释的呢？

W.B.坎农指出，恐惧和愤怒一样，会伴随着交感神经的剧烈运动，这类运动对人体通常是有作用的，它能诱发器官的变异，使交感神经趋向紊乱，有时在几小时之内它便会导致血容量减少及随之而来的血压下降。结果，它会对血液循环器官造成无可治愈的破坏……对几起因炸弹爆炸、进入战场而引起的精神创伤的病例所作的研究^②，以及前述的例子都证实了上述假说

① 这方面的例子详见第七章中“巫师治病的秘密”一节。

② （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页。



的正确。这正是由消极的暗示所造成的人体机能的失常。

(三) 催眠术——催眠诱发人体特异功能的有效手段

除了上面所述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外，催眠诱发人体特异功能之所以成为可能，还由于催眠师（在远古时代实际上就是巫师）创造、发展和采用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催眠方法和暗示原理。人类虽具有本能的暗示性，但同时也具有普遍的反暗示性。这种反暗示性可能根源于本能的优越、自由意识、习惯、个性、逻辑等心理能量，主要表现为个体对暗示刺激具有认识防线、情感防线和伦理防线。暗示能否奏效，取决于能否克服这三道防线的阻碍力^①。催眠方法和暗示原理的创造、发展和运用，有助于克服上述三道防线的阻碍力。催眠师若严格遵守暗示的规律，被催眠者就能顺利成功地进入催眠状态，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才有可能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发出来，否则就会招致失败。

三 催眠术、人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对降神巫风中 诸种超常现象的验证与诠释

催眠术、人体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使我们对人体特异功能的超常视力（包括遥视、透视、显微放大能力等）、超常听力、超常味觉、超常嗅觉、超常触觉、超常记忆力、超常智力、超常体力、超常毅力、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预测未来、洞察过去等都找到了例证，这些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在催眠状态下都能被诱发。例如：

在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的肢体可僵直如木。以之架于二凳之间似桥而

第五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上）

神
秘
的
幻
术

^① 《催眠探奇》，第152页。

不弯曲，并可承受平时所不能承受的负荷，在腹部站立数人也能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位女研究生，体重52公斤，在深度催眠状态下僵直后仰于二凳之间，一个体重65公斤的男同学站在其腹部时，她仍泰然自若。有一位运动员，他的握力经测量器测出是100磅。他调动了全身力量也没能使指针突破100磅。处于催眠状态后，催眠师告诉他：“你非常强壮，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强壮过，连你自己也会吃一惊。”然后再一次测量他的握力，这一次指针轻而易举地突破了120磅的标记。

被催眠者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通过暗示性指令，即使闭眼也能穿透手帕或纸箱，识别包裹在里面的物品，正确讲出它们的名称；亦可“看见”一墙之隔的邻家情景，讲出其中的摆设、人物和动作。我国有学者曾给一位女大学生做催眠，她的眼睛近视达500度。在催眠状态中，她摘掉眼镜后仍能清楚地看到一米远处教科书上的英文字母，并能准确地辨认。苏联心灵学家列昂尼德·L.瓦西里耶夫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报道过，在波洛茨克精神病医院，一个酒精中毒症患者曾经产生过特异视力。在催眠状态下，人们让那个患者用他的手去阅读《真理报》的标题。最后，他甚至还能透过一张描图纸去阅读标题和小号印刷字体。

在中度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的听觉便特别灵敏，常人所不能闻之微音亦能闻之，甚至催眠师默念的暗示语，亦能感受之。日本的催眠师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将手表放在离被催眠者两米远的地方，被催眠者依然能够听到手表嘀嗒嘀嗒的响声。进入迷狂状态的降神附体者能“听到”巫师的呢喃念咒，似乎可以从上述例子中得到解释。

超常味觉：例如，以5味分置于5个器皿，用水兑至极淡，常人所不能辨者，被催眠者亦能尝而知或酸或甜。

感觉共振：这表现在催眠师与被催眠者各隔一室，而前者举手后者亦举手，前者喜怒后者随之，旁观者可鉴其貌而知之。前者以针自扎，后者会因前者的疼痛而大声叫唤。

追忆往事：催眠术显示出，人脑就如一部摄影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以相片式的心理图画记录着，所以催眠术可以把遗忘多年的印象重新放入知觉意识中，甚至对一些细节也能作出准确的描述。在催眠中催眠师指令：“你能回忆既往的一部分经历，并且你能记住其中的某些细节，你努力



回忆吧！你回忆起来了……”稍等片刻，被催眠者就能回忆出那一部分的情节。

思维传感：在中度催眠状态下，催眠师与被催眠者各在一室，前者生动形象地想像动作，后者能准确无误地感受到。列昂尼德·L.瓦西里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曾进行了数百次用思维指令被催眠者行动的试验：“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举起右手！”“朝前走！”那些人真的往前走或举起右手，而且成功的次数不少。为了使他们便于接受，他使受试者首先进入一种轻度的催眠状态，有时还蒙上他们的眼睛。布依族有一种名为“雅牙”的女巫也具有很强的思维传感能力。雅牙是布依族的占卜退鬼神者，一般为成年后女子突然重病一场，病愈后即有巫魂附体，言语怪诞，自称是已故的某巫的代言人。其成为女巫后，家人为其立一“巫柜”（似神坛的小木箱），挂在壁上，剪纸人纸马与供品置于巫柜中，纸马用针钉住脚，若有人需找女巫算命，只要在巫柜下烧纸点香，把钉住马脚的针取下，不论雅牙此时在田里劳动，还是在邻里闲游，马上就会跑回家来进入灵界，充当某神巫的代言人，给求卜者指点迷津，卜算凶吉，有的对来自远方的生人之阅历、家庭情况能道出一二^①。

如此这般，我们终于找寻到解开降神附体过程会呈现诸种超常现象之谜的钥匙：非骗术的跳神、走阴、扶乩等的卜问“灵验”，乃人体潜在特异功能中的预知能力发挥作用；圆光、走阴、跳神等的追忆往事，与“亡灵”对话，是潜意识的超常敏感和遥感能力能“看到”残留图像，“听到”残留信息^②；扶乩、请紫姑神、请竹篮神、请筷神、请桌神、请椅神、请瓢神等的器物移动、转动、摆动、摇动，为意念致动的结果；跳神者、“舞仙童”者、“唱七姑娘”者、“做苗家稻”者等的不学自会跳舞、自行舞弄拳棍和不学自会说唱，某些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7 页。

② 一个人或一个物体都会在它经过的地方留下某种信息，这种信息叫残留信息。通过这种信息，能辨认出原先的人或物。公安部门破案，有时就用某种先进的仪器，通过辨认罪犯留下的残留信息确定犯罪分子的某些外表特征，用以提供破案线索。有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可以辨认残留信息，被催眠者更是如此。对于“残留图像”和“残留信息”现象，我国科学界，尤其是气功界、人体科学界的许多学者专家都予以了肯定。气功、人体科学、催眠术、降神附体风俗研究中的许多文献、考察和实验也证明了上述现象的存在。



扶乩者的不识文而自会书写,是超常智力的发挥;“舞仙童”者、“斗阴拳”者、义和神拳的演练者、“斗地鼓牛”者的“排刀排枪”、“力大寻常数倍”,是超常毅力、超常体力出阵;一字不识之人,经降神附体后能演唱《萨格尔王》,是超记忆力和超智力的功绩;巫师喃喃念咒,而各种降神附体者在距巫师数米之外尚能听到,乃超常听力鼎力相助……至此,我们当不该再相信由巫、神或魔创造的“奇迹”,但倘若“奇迹”果真出现,那一定充分显示了人的伟大力量和巨大潜力。

你就是神,神就是你!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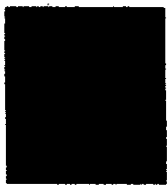
秘

的

幻

术

第五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上）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 附体的真相（下）

一、对降神巫风中的几种“神秘”现象的剖析

在本书的前一章中，我们运用催眠术、人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对降神附体风习中的各种超常现象作了简要的诠释。降神附体过程中呈现的诸种超常现象本来是催眠诱发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所致，但巫师道士和唯心主义者却宣称这些现象是神秘的，是人们所具有的某种超自然本原的表现。上述现象过去和现在也就被唯心主义者、有神论者利用来在群众中传播和巩固他们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利用来散布关于存在超然世界和人类具有超自然灵魂的谰言。为彻底击溃这些谰言，彻底揭开降神附体之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证明降神附体风习并非“荒诞不经”的纯迷信，其中包含有不少深奥的科学原理，下面着重对降神附体风习中的几种“神秘”现象作较前更为深刻的剖析。

（一）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

不同的降神附体风习，犹如不同的剧种，或通过道白，或通过唱词，或通过动作，或二者、三者皆备，把一个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从后台推到了台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神
秘
的
幻
术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前：

刀山、火海、奈何桥、鬼门关、地狱……这是跳神者、走阴者历述的他们前往鬼魂世界所经由的一道道令人心惊肉跳的险关。

与跳神、走阴相反，“唱神仙”者所说唱的，则是他们游历神仙世界的欢悦体验：

“唱七姑娘”的姑娘小伙子们，骑马渡过众多大江大河，越过无数崇山峻岭，愉快步入神仙世界。神仙世界的各层花园内亭台楼榭错落有致，云雾缭绕，琴筝悠扬，一派天堂仙境风光。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陪伴着客人们到各花园观赏游玩。一路上，仙女们时而与客人们对唱情歌，时而为客人们翩翩起舞。那婉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使姑娘们羡慕不已，令小伙子们神魂颠倒。雄鸡的第一声啼鸣已由人世间传来，该是依依惜别的时候了。七仙女送了客人们一程又一程，流连忘返的姑娘小伙子们又唱了一首首离别歌，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七仙女，告别神仙世界，一步三回头地踏上归途。

美洲的不少原始民族也有类似情形。例如，厄瓜多尔的土著，服下萨满给的迷幻药后，不久便进入天国仙境。天界上的一切都极其美妙：木薯之类的块根不是长在地下而是长在树上，收获起来比人间方便多了；狩猎也比人世间容易，因为天国里的动物都很温顺，见了人也不躲避……

在有神论者、唯心主义者的眼中，降神附体者在迷狂状态下所“见”的阴曹地府、天堂仙境和神仙魔怪并非虚幻的境地，而是真正的鬼神世界。我们对此显然是彻底否定的。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实际上只不过是人工（催眠）引发的梦，以及由梦过渡而来的幻视（幻象）；它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神合之感和精神境界，并没有客观实在与之相适应。

催眠的研究和实验表明，产生幻视是催眠状态的一大特点。除轻度催眠状态外，在中度和深度催眠状态下，一旦催眠师发出能见到某物的暗示，被催眠者就会产生幻视，见到幻象，而且是暗示什么，便能见到什么。例如，指木棍而告诉被催眠者：“这是一条蛇！”或指他物告诉被催眠者这是老虎，是狮子，是豹子，被催眠者即会显出恐惧之状。如果催眠师暗示被催眠者前方有一巨象与小鼠斗，被催眠者同样可以“看到”并喜形于色。催眠状态中的这种视幻觉一旦出现在相信有鬼神存在的降神附体者身上，便成了有鬼神



附体的幻觉体验。所以许多宗教徒、巫师乃至一般的迷信鬼神者，在神像前静坐、念经、祈祷或狂舞等，久之会进入迷狂状态，产生飘飘欲仙，或见到圣像，或听到神言，或有鬼神附身的体验。

当然，既然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的实质是人工（催眠）引发的梦以及由梦过渡而来的幻视和幻象，那么它就不仅具有强烈的幻视和幻象色彩，而且还具有某些梦的特征。弗洛伊德说过，梦使被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有一位希腊哲学家说得更具体：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活动，但在睡眠中，各人各自走各人的道路去了。病人梦见健康，男人梦见他所爱的女人，野心家梦见权力和财富。我们的梦幻，是以愿望为核心的。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做梦者的愿望主宰了他的知觉，他便产生一幅梦画来满足他的欲望。这种梦画，多半与梦幻者以前的隐秘思想有关。这些隐秘思想由于受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钳制不得不躲在虚伪的后面而不敢公开，只能靠梦幻把它用符号披露出来。人们在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的思想表露亦如是。

在现实世界有神论者的心目中，阴曹地府是一个狰狞恐怖的罪恶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丑恶和暴虐的，无一丝一毫的正义和善良可言。然而，在降神附体者的迷狂心境中，阴曹地府却既有罪恶的一面，同时也还有人间化的一面。在阴间的某些地方，亡人们仍然过着人世间一般的生活。有些地方甚至比人世间还更美好，更为和平安宁，以至亡人们不愿再回人间生活。

在现实世界有神论者的心目中，阴曹地府的阎王是谁也惹不起的，即使是小鬼，亡人们也要拜倒在它的脚下。谁若惹了它们，就会雪上加霜。在现实世界，我们虽然能看到有时人们表现出对鬼魔的某种反抗，诸如驱恶魂、打鬼、骂鬼等，但这种反抗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发的。然而，在降神附体者的迷狂心境中，阎王小鬼都不足畏。故走阴的巫师，敢以理驳斥攫走病人灵魂的魔鬼，喝令魔鬼滚回原处。跳神的巫师，敢没入阴曹地府，舞拳弄棍，与作祟的恶神恶鬼作殊死搏斗，将被其攫去的病人灵魂夺回来。

在现实世界，神仙不可见、不可近、不可亲、不可恋，高不可攀。然而，在迷狂状态下的“唱七姑娘”者、“请月姑”者等的心境中，神仙则可见、可近、可亲、可恋。君臣父子的关系在现实世界等级森严，不可逾越，而在迷狂状态中的“降仙童”者、“斗阴拳”者等的眼中，不论君臣父子，在“师傅”（神）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面前都是平等的习拳者，故应以“师兄”相称^①。总之，人间多有不平事，在迷狂心境中的鬼神世界，则能补偿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宗法社会造成的弊端；人生渴望自由，在那里可逃脱自然力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人生渴望平等，在其中可得到满足；人生向往免除困难灾祸，则可在鬼魂世界役使魔鬼。

上述人工（催眠）引起幻视和幻象的事实，撕下了少君术（见神术）、神游术、升空风习和特异功能神授说的神秘外衣。

我国古代史料中多有所谓少君术（见神术），以及古代神怪小说中多有神游情节的描写：

汉武帝嬖李夫人死后，常思梦之，欲见夫人，乃召李少君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少君曰：黑河之北，有暗海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少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贡不死之药，乃至暗海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幕中，宛若生时。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画，可得近观乎？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少君乃使人舂此石人为丸，服之不复思梦，乃筑灵台，岁时祀之。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〇五引《拾遗记》

汉北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勿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

^① 在演练义和神拳和斗阴拳等降附体风习中，就多有父子同上场，以“师兄”相称的情形。



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裙。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一引《搜神记》

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环。马嵬变后,明皇朝夕思维,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术,求见,上极其宠,待冀得复,见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笔墨,索细黄绢,诵咒,呵笔画一女人像,若天师所画将符,仅类人形而已。使上斋戒,怀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观之,乃贵妃面貌也。上甚喜。道士笑曰:未也。请具五色帟,结坛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聪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齐声歌《子建步虚歌》。道士复焚符诵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时,请上自秉烛入帟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谓之衡遥以少许研极细和以诸药令作烛外画五色花,谓之:还形烛。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闭金扉,以葳蕤钥,锁之。于是太真在帟中见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目复见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泪下,言马嵬之变,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释,与上曲尽绸缪,胜于平日……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〇五

崇祯甲申,有吴江薛生号君亮至我郡,能李少君追魂之术,又善写照。其法,书亡人生死忌,结坛密室,悬大鉴于案,南设胡床于案下,床糊素纸。持咒焚符七七日,视鉴中烟起,亡魂从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平生,对魂写照毕,复冉冉而下。

——《蜩庵琐语》

以上例子中的汉武帝所见之李夫人、汉北海营陵人所见亡妇、唐明皇所见之杨贵妃、薛生使人所见之亡魂,正是由人工(催眠)引发的幻视和幻象,是道士们使用催眠术,在暗示的作用下使汉武帝、唐明皇等出现幻觉。对这一实质,就连一些古人也早就看得十分清楚。据《鄞县志·杂志》云,明洪武年间,鄞县的天宁寺有一个姓朱的道人有神游之术,传说他每夜五更神游都下,早朝时乘云往来空中。而实际上他的本体“偃然若酣于睡者,醒则言动

如常”。该条文的编写者认为这不过为一种幻术，一种神游之术。按现代人的观点来说，这不过是在催眠状态下的“脱体体验”而已。

人工催眠除了可引发个体产生幻视和幻象，还可引发集体同时产生幻视和幻象，这也就是人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集体催眠致幻。

集体催眠致幻的现象古已有之。据《新唐书》记载，一个叫明崇俨的人，小时候跟做县令的父亲的一位属下官员学法术。唐高宗初年，他被人举荐，在黄安县做了县丞。由于他的法术奇特而名扬远近，唐高宗因此而召见他，并任命他为冀王府的文学。为了测试他的法术，唐高宗特意让宫女们在一间地下窟室里奏乐，然后把明崇俨找来，叫他把乐声停下来。明崇俨用桃木画了两道符，以刀插在窟室上方，乐声立即停止了。那些演奏音乐的宫女们说，她们看见一条怪龙，恐怖万分，吓得停止了演奏。在这个故事里，明崇俨采用集体催眠的方式，使宫女们都产生了幻觉，从而改变了她们的行为。

《夜谭随录》中所记的一桩为作者所亲眼目睹的集体催眠致幻的事例最为引人注目：

予闲览太平广记，及志诸异书，其所载怪异之事，不胜枚举。又每闻人所言，亦皆凿凿可据。心窃信而又疑之。疑其无，则古人无论矣。即今人之言亦多朴诚谨愿之士，岂肯以欺人语信为有。而予生四十年矣，曷曾未一目睹也。唯忆先予随宦于宜君时，先大父摄篆乌兰，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适县君张公荐一戏术人来，观其术，平平耳。先君子以张公故，緘白金二两遣之。术人不受曰，今日作戏法，环观者数十百人，而未有一啧啧称叹者，是所学不足以警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赏。虽然，小人少遇异人，得降仙之术，今夜请献之，或博太太一粲也。先君许之，赐之酒食。日薄暮，术人择园中废轩三楹，洒扫至洁，窗破者补之，壁剥者垩之。凡有穴隙如针孔大，亦必弥缝完密。重张帐幔，以蔽户牖。灯后，于西壁画一门，如圭宝状。门前设一矮脚几，几上置一炉，焚紫降，不令烟绝，余无他物。选秀慧童子二人，了其髻而赤其脚，名之曰清风明月。使背立几前。先祖母率姑母先母及诸姊妹，垂筠帘，坐于东楹。先君子率予兄弟翼坐帘外。僮仆辈有令观者，有不令观者，唯术人之命是听。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神
秘
的
幻
术

漏三下，术人炷香于炉，焚符于烛，教二童俯身从胯下反视几下圭宝。问曰，何所见。曰，开门矣。术人即嚙水向壁上喂之。复亟亟问何如。童曰，梳头矣，匀面矣。既而易履矣，著衣矣。术人曰，然则可以出矣。嚙水三喂之，瞥见一女子立几后，约长五尺许。衣大红衫，拖素裙，眉目娟好，微笑作羞耻态。术人嘱曰，太太在此可为礼。女则敛衽再拜。术人曰，太太最尊贵，胡为不行全礼，乃以一福了事耶。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动。术人亦笑曰，是见人多怕羞矣。令童向前，把其袖牵出几外。童子力牵，女子力却，相持良久。术人作急状，止之曰，彼修仙人，性村野，且放手，我自有处。童子乃放手，女子仍还故处。术人复嚙水壁上，倏又一女子出，双鬟垂髻，齿稚于前，貌尤娟妙，衣浅碧衫，腰下衣树叶一围，长尺余，赤双足，而手足指爪，皆长四五寸。并立几后，左顾红衣而笑。术人曰，汝姊幽居久，习于村野，见太太不复知有礼数。汝最知礼者，可率伊行礼，勿失仪，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绕出几外，捺其头令跪，举止柔媚，观者神痴。拜讫，还故处。术人复以水喂之，随隐。于是神其术，厚赐而遣之。细询二童子，当牵袖之时，是人耶，非人耶。童子曰，不知是人与否，但把其臂，如握棉絮，力又微弱，才四五牵扯，已汗出涇涇，娇喘不胜矣。如非术人令放手，再两三扯，即可扯至太太前矣。予时年十四，至今记之了了。每举以告人，无有能测之者。或谓即障眼法，不足为异。然障眼法，不过能障眼耳，未能有握之有质者，是不可解。

从文中描写的情形来分析，这是以药物为手段而进行的集体性催眠致幻。其药物可能就是古代盛传的、用具有麻醉和迷幻作用的草药配制而成的“迷魂香”。在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那些采花大盗和偷鸡摸狗之辈，潜入住户人家奸淫扒窃时，常常会以一支小管子吹入一股股沁人心脾的奇特香味，或是以一支点燃的弥漫有奇香的香火从窗隙门缝塞进屋中，住户人家一边闻着香味，一边合上双眼失去知觉。这便是迷魂香所起的作用。

迷魂香的麻醉和迷幻作用十分强烈，用时只消随便取一点药粉吹向人身，或以配有迷魂香药粉的香火熏人，很快便会使人产生幻觉，叫想什么便

会出现什么幻象^①；叫干什么，也会乖乖照办，决不违抗。正是由于迷魂香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上例中的那位术者，才会“窗破者补之，壁剥者垩之。凡有穴隙如针孔大，亦必弥缝完密。重张帐幔，以蔽户牖”，把一间房子密封得水泄不通。术者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在屋外想偷看热闹的人被迷昏。

集体催眠致幻的现象在国外举不胜举：19世纪末，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接近末日，玛丽奥安教应运而生，教主玛略瓦尼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被他的神秘性所吸引和中迷的信徒们，有的歇斯底里地痉挛发作，有的失去理智鞭打自己，他们集体进入恍惚体验。当社会排斥他们的时候，甚至出现集体自杀事件。欧美各国参加降神会的人们都承认，他们看见了亡灵。所谓集体见到亡灵，实际上是集体被催眠致幻的结果，“实际上只不过是看到了心眼中的精神影像而已”。

所谓升空风俗，其实质也不过是通过药物催眠而引发的幻视和幻象。这是国外许多学者对升空风俗进行大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升空风俗，升空风俗是宗教家和巫师们杜撰出来的。巫师的所谓“飞行”，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意念和药物等致幻而感受到飞上天和神灵聚会的情景，但他们的身体并不能飞起来。他们的上天入地是在作法的仪式上比划出各种姿势，好像他们已经在天上了，而他们的肉体并没有真正离开地面。例如，阿尔泰的萨满教巫师指定一棵白桦树，树上砍有很多印记，每一个印记表示一层天。巫师施以法术，然后用脚踩到其中一个印记上，这时他就说，他已经上了第几层天。雅库特人和多尔甘人的萨满教巫师用树的枝叶做成云彩的形状，他坐在上面，作出升天的样子。巫师一边作法，一边对在场的人说，他现在正坐在天上的那片云彩上。欧洲大陆的巫师，则普遍采用含有催幻成分阿托品的植物制成的软膏和油膏。这些植物有曼德拉草、莨菪、毒茴类毒草、龙葵、茄科毒草、曼陀罗花等，它们含有威力很强的生物碱。阿托品最突出的特点是能透过完好无损的肤层得以吸收。在骑乘帚柄飞行之前，巫师先用油膏涂抹自己，之后便“缓缓起步，接着

① 前面所引的沈括亲见的“升空”实例，似乎也可用迷魂香会使人产生幻觉，叫想什么便会出现什么幻象的道理来加以解释，而并非真正的升空。

便随心所欲地疾驶飞行”。而实际上他们均是倒头大睡，在被唤醒时却坚持说，自己作了长途跋涉。一些印第安人的巫师也采用药物致幻而飞行到天南海北。一旦药物生效后，他们便有一种疯狂的感觉，双脚轻飘，逐渐膨胀，如痴如醉，飘飘欲仙。关于升空风习的实质，在我国明清时期就有人作过评说并明察其毫。据《重刊辟邪纪实》云：“明季中争习天主教，惟吴渐逵拾遗不为所惑。习教者以升天之术诳之。吴曰，我必经历始信。一夕，教主邀吴游月宫，吴从之。甫出门，若凌空而步，俄顷至一所，楼阁森列，错杂管弦，诚人间未有之境。良久，教主促归。吴不允。忽闻空中呼曰，尔亦欲入魔道耶。视之，即其亡父。遂惊仆，身卧树端如梦初觉，教主已不知何往矣。吴知其幻，因作破邪篇，并记其事。”前面所述的“红灯照”的升空风俗，则是传统幻术中的“丝法门”之一种，俗称“扇戏”，即借天黑为掩护，用黑线将少女拽到空中，利用红灯光亮忽现忽隐，仿佛在空中旋舞。至于我国当代的学者，当然更不会有人相信所谓的“升空术”，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乘蹻法”^①，其中多为道教的存思神游之术。

所谓神授特异功能的实质，同样是人工（催眠，当然也包括气功、瑜伽、静坐、禅等）引发的幻视和幻象，而绝不是什么“鬼使神差”的奇异功能。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所声称的“神授”之感，在练习气功、瑜伽的过程中，在催眠的过程中，在降神附体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在催眠和降神附体等过程中不必说了，在练习气功的过程中，当练功者进入高度的入静状态时，练功者往往会有一些极其特殊的心理体验，如会感到自己飘飘悠悠升入天空，或好像看到了“如来佛”、“观世音”、“太上老君”、“白胡子老头”……由于有的练功者对此类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自己找到了练功奥秘，还有人认为自己窃到了天机，得了道。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特殊的心理体验，是练功者激发自我深层意识中的意念力而在高度入静时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感受到的一种朦朦胧胧、若有若无的状态。实验证明：气功状态下人的大脑皮层的有序活动程度大大加强，为人出现各种特殊的心理体验提供了生理基础。如果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特殊的心理体验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

① 即乘物飞行的法术。“蹻”原为“履”（鞋）之别称，形容疾行之状。



物质基础，这表现在这些特殊的心理体验是人在气功态的特殊意识下大脑活动方式的具体体现，是大脑的功能，亦是大脑自身活动的必然结果^①。因此，把上述特殊心理体验归于灵魂的存在，并进而把特异功能的得来看成是得到了神灵的启示，是超自然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二）行尸之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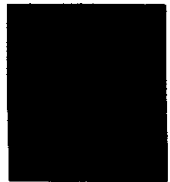
本书第二章“行尸”一节中所指的送尸人所驱使的“行尸”，绝不是真正的死尸，而是假死或昏死的人。否则，送尸人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决不可能让死人从棺材里活转过来，更不用说能驱赶死尸四处奔走。

行尸的奥秘在于，施术者事先配备好一副令人假死的药，这种药涂抹在人的身上或令之食用，就可以通过皮肤或口径，让药物在人体内发作，使人出现心跳缓慢，血压下降，呼吸微弱，四肢麻木及神志不清的状态。于是，这样的人便出现假死，被当作死人装进棺材埋入地下。当然，棺材和坟墓是未密封的，要留有孔径出气、透气，否则，假死的人便会变成真死。而一旦掘出假死的人后，施术者使用解药解脱假死者，使之起死回生。若要用这些人作行尸走肉，那就先救活之，再抹以致幻药，让这些人一时失去记忆力，神志不清，面无表情。其行走蹒跚，听人指挥而又不能言语。不知底细的人便以为是鬼魂附体，借尸还魂。

那么，为什么要行尸呢？行尸的目的，乃当时一些走私犯与贪官污吏串通起来从境外或边疆偷运黄金、鸦片到内地发横财的绝招之一。他们为了蒙混过关，便从棺材、坟地里取出尸体，以鞭驱之，借以恐吓守关官员，从而将黄金、鸦片运进内地。

此类“借尸还魂”、“行尸走肉”的邪术不仅在我国有之，在今西印度群岛中的海地和美国南部等地的某些黑人中也十分盛行。而这些地方的借尸还魂和行尸走肉的邪术则起源于西非的土著宗教——伏都教，是信仰这一宗教的黑人被殖民主义者掳往美洲后而将此邪术带入这些地区的。

^① 徐才章、魏平、张义宾：《气功与特异功能之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39—241页。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神
秘
的
幻
术

“伏都”是伊维语Vudu的音译，原意为“精灵”。伏都教崇拜精灵和巫术。他们最崇拜的精灵是蛇神，因此他们在举行仪式时总要跳蛇舞。他们最为迷信的巫术是还魂尸（使尸体起死回生）的魔力。

根据海地伏都教的传统，还魂尸是指一个人死后又被巫师行法唤醒后供其驱使的奴隶。人类学家梅特罗在他的一本介绍伏都教的书籍——《海地的伏都教》中写道：“还魂尸是处于生和死之间的。”“他能行动，能吃东西，听从对他说话的人的话；他甚至也能说话，但没有记忆力，也不知道他自身所处的环境。”

几年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种植物学家戴维斯曾到海地对此种邪术作过实地考察和研究。这位学者在海地比较落后的地方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巫师弄来一种自制的药，放在饭里让一个健康的人食之，此人食后即中毒吐血，渐渐地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不久就昏迷而“死亡”，此人“死亡”后，巫师请人把他装进棺材里，然后就抬到山里埋葬了。而到了晚上，巫师又找人把他从坟地里挖出来，灌之以解药，使他重又起死回生。这位学者就此种令人“死亡”和令人起死回生的药物请教过一位巫师，但这位巫师不肯告诉其中的秘密。后来，这位学者又以重金收买另一位巫师，巫师见钱眼开，同意给他一份药物样品，但拒绝提供配方。据这位学者后来的分析研究，这种令人“死亡”的药是一种带有毒性的麻醉剂——河豚毒素，它取自有毒的河豚，特别是这种鱼的内脏有剧毒，它能减弱人的大脑功能和新陈代谢，让人同某些动物一样处于冬眠状态，并产生与真正死亡毫无异样的感受。此外，在这种药物中还有一种从蟾蜍（癞蛤蟆）中提取的、能引起人的幻觉的蟾蜍毒素，也还有其他一些能影响心脏和神经系统的功能的药物成分。

至于起死回生的药，在后来的考察和研究中这位学者了解到：当“还魂尸”苏醒后，巫师就强迫他服下由山药和能引起强烈幻觉的曼陀罗属制成的药膏，于是，还魂尸便处于中毒沉醉的状态下受人摆布。山药的作用是缓解那种令人死亡的药的毒性。



（三）巫师治病的秘密

生长在农村的人大多知道，某些病人，到医院请医生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而民间巫医看过后，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

为什么巫师能治愈病人呢？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一些巫师经降神附体（催眠）后，产生了看病治病的特异功能。

二是一些巫师本身就具有特异功能，是特异功能者。前二者或用催眠诱发的特异功能，或用本身具有的特异功能治愈病人，当然不足为奇。但他们却采用了装神弄鬼、装疯卖傻、口吐咒语、手舞足蹈的迷信形式，实在可恶。

三是巫师利用语言暗示的功效治愈病人。这是巫师治愈病人的主要手段。

前面我们已谈过，暗示或自我暗示可以使人体机能失常。与此相反，采用相应的暗示或自我暗示也可使真正遭受破坏的人体器官恢复正常。这可能正像前面所讲的那样，从人的其他器官受大脑支配的观点来考虑，有害的暗示会扰乱大脑对其他器官的支配作用，而好的暗示会使其作用顺利发挥，使人体内紊乱了的能量代谢又重新回到动态平衡状态上来。因此，后一种情况十分有助于治病，科学家们正是在这一科学基础上创造了心理疗法。一些善于运用暗示和自我暗示的医生，采用心理疗法治疗神经活动或神经——心理活动遭到破坏的疾病，往往能取得出色的疗效。例如，苏联著名心理治疗专家别赫切列夫就用心理疗法医治好了一些病人。有一个病人，由于一次瘧病发作而得了瘫痪症，已经有9个多月不能用脚走路了，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半月。别赫切列夫及助手对病人进行催眠，随后用暗示让他站立起来，而且领着他在室内走了一圈，一边对他说瘫痪已经消失。等病人从催眠状态中恢复过来以后，在场的人吃惊地发现，他真的能高高兴兴地独自走回病房了。继这之后，他们又对这个病人进行觉醒状态下的暗示，暗示他痉挛性的瘧病已经断根，后来他果然再也不发病了。有个患病的农妇，一条手臂长期抽筋，用普通方法无法医治。别赫切列夫用催眠弄直了她的手臂。当她觉醒后，当场高高地扬起手臂给在场的人看。这些，正是精神的因素对人的生理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神
秘
的
幻
术

所起的作用。

现在我国盛行的气功疗法，也含有很程度的心理暗示、心理治疗的成分。气功疗法以调神为上，讲求平心静气，摒弃杂念，心情愉悦，以保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并辅以良性意念进行暗示或自我暗示。诸如练功者对某种功法治病健身的作用应保持坚定的信念；信则灵，诚则灵；在练功中通过某种动作和穴位向外排出病气；或把气运到病灶，以气冲病灶等。这些良性的暗示或自我暗示使不少疑难病症得到缓解和痊愈。

心理（暗示）疗法的秘密实际上早已为巫师和百姓中的许多人所知，多少世纪以来，它以巫医术、魔法、咒语等形式在世界各地流传着。据史料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大病。那时有一个上郡的巫在甘泉宫内通神，他传达神灵的话给天子，说道：“病是就会好的，不必怕……”武帝心中一高兴，病已好了一半；及到甘泉谢神，居然恢复了健康。这则史料中的巫以神言的方式解脱武帝因病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极大压力和精神紧张感，病也就好了。吃一颗宽心丸——这正是心理治疗的道理。非洲一个叫“孔”的部落，他们用一种复杂的治疗仪式为族人治病，其仪式包括唱巫歌和跳舞，把部落中大部分人带进意识的变更状态中，据说这种仪式激活了一种“治疗能量”，它既可用来防身，也可用来治病。巴西的唯灵论者们也运用巫歌、音乐和舞蹈进行治病，他们认为，在这种场合，灵魂的实体便会“附到”治疗者身上，从而使这个群体中受折磨的成员恢复健康。上述两种治病仪式实际上就是心理疗法。

心理疗法是许多宗教治疗方法的共同特色。在我国，道教主张的“上章首过”，即自我忏悔，其与符咒一样，具有巫术性的心理治疗功用。如果一个人久病不愈，汤药针灸、服符饮水均无疗效，最好的方式只有进行宗教性的忏悔，也许它能使人卸下罪恶感的重负，从而轻松愉快，完好如初。“上章首过”要求病人从自己的过失方面追寻犯病的原因，从而求得神明的原谅。这种方法曾被天师道普遍采用。对过失的检讨要从7岁时开始，因为此时已有意识了，有意识犯下的错误，就类似作恶，因而要受到上天惩罚，疾病就是具体的表现。这里面倒并非毫无道理。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负罪感，那重荷必然要影响他的身心健康，积久成疾。一旦忏悔，顿时解脱。这与

基督教的忏悔非常相似^①。在印度也早就存在类似宗教治疗的方法。佛教、印度教都把人的神智迷乱看成是心的烦恼，并以为要医治人的神智迷乱应当医治心理迷惑即心的烦恼。所以美国的心理学家A.瓦特说：“亚洲的宗教，无论是佛教、印度教，还是道教都可以说是心理疗法。”

当然，巫师、宗教教师采用心理疗法治愈病人，除了语言暗示的功效外，还离不开病人对鬼神和巫术的迷信和对巫师或宗教教师的崇拜。关于这一点，我们以澳大利亚华人陈荣祥教授的一段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1985年，陈荣祥教授来我国讲学时，曾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疫病病房，有一个患者，陈教授采用很多方法，包括加强暗示作用，结果疗效不明显。后来家属要求带回家请巫师治疗，陈教授将巫师的治疗过程录了下来，发现巫师除采用民间习用巫术外，无任何特殊之处，病人病情却好了。经过追踪观察，陈教授发现病人十分崇拜巫师，绝对相信巫师，巫师讲已驱除魔鬼，病人的病就好了。这一结果当然并不是因为巫师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其实际上是巫师借助了神和巫师自己对病人的权威影响，以及病人对神和巫术的迷信崇拜提高了心理治疗的效果所致。从病人对巫术的迷信崇拜来看，巫术可以增加治病的自信（尽管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使人对于治病抱以积极的乐观的态度，这实际上成了一种良好的暗示，这种良好的暗示促成了人体生理病态向健康方向的调整。这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能把全身的力量来维持你胜利的自信心——这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你的巫术的价值，不论它是自然而然的或是传统的标准化的——你一定会更勇往直前。如果你在疾病的时候能靠巫术——常识的，术士的，精神疗治的，或其他江湖上专家的——而自信你总会康复，你的身体可能会比较健康，……”所谓“诚则灵”的道理正在于此。“诚则灵”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是一种心理调动。

从暗示术的角度来看，权威是一种重要的暗示手段。所谓权威，是指某个机构、某个人物、某种观念，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取得人们尊敬的那种信任感。人们都通常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权威的言行是可靠的，很容易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接受，言听计从。在迷信鬼神的人的心目中，巫

① 赵有声、刘明华、张立伟：《生死·享乐·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第184页。



师本身就具有权威性的暗示作用。这不仅因为巫师知道如何在他的治疗过程中激起大家对他的信赖和他具有超自然的降神附体等巫术技能，还因为巫师确实治好过病人。既然巫师是神鬼的使者，神意通过他传达给人们，巫师便享有不可怀疑的权威，因而“只要社会中人相信他们确是神通广大。如果他们藉着其所享的声誉及别人对于他们的敬畏心理，而得到高度的权力，以支配其信徒，我们就不必引为奇怪”^①。像一些巫医用烟灰、面团或其他一些无药理作用的所谓药物而能治疗某些疾病，正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通过权威暗示而起作用的。巫师们往往妄称自己是消灾除病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和神仙，这使那些崇拜迷信鬼神的病人心理消除了恐慌，精神上得到安慰，从而增加了治愈疾病的信心，促进了疾病的治愈。有人曾亲眼看到过“白求恩神水”的巫医事件。事件发生在一偏僻农村，由于迷信和愚昧，竟有成百上千的人取所谓“白求恩神水”服用。据调查，有些病人服用后疾病症状果真获得改善，诸如食量增加、心悸减轻、睡眠好转等^②。权威暗示就有如此神奇的作用。

以上所分析的，便是巫师治愈疾病的主要秘密。

(四) 流行性歇斯底里之谜

流行性歇斯底里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多有发生。历史上最早关于流行性歇斯底里的记载，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的“跳舞狂”，尤其在夏天，既非过年，又非节日，人们却蜂拥到街头，发狂似地跳舞，直到精疲力竭而虚脱。歇斯底里学名“癔病”，它本来属于一种精神性疾病，然在文化落后的地方，人们常常把它的发生看成是鬼神附体所致。例如，1919年左右，在巴布亚发生了一种被称为所谓的“威拉拉崇拜”的流行性歇斯底里，患有这种病症的当地人大多数会感到头晕目眩，丧失肌肉本来的力量，步履踉跄。当病症发生时，他们中的人有的快走几步，然后停下来，快速念叨着莫名其妙的句子，

① 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李志安、田雁华：《暗示疗法与医学心理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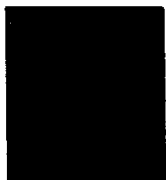
神秘的幻术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同时左右摇头，上半身也左右摇摆，而脚牢牢站着不动。还有另外一些人，赶快走几步，站下来，两手放在腰上，咕哝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左右摇着头，前后扭动着身体，这种状态大致持续一分钟。这种病症在当地就被视为鬼神附体现象。类似的事件在其他一些地方也经常发生，直到当代也不例外。1978年4月11日，山西省一个生产队30余名社员上山植树，休息之际，一女青年突然感觉面部发热，口唇发麻，随即胡言乱语，又哭又笑，抱头乱跑，在场的社员被她突如其来的表现惊呆了，纷纷议论这是惊动了“山神爷”。第二天又有两名社员也出现类似精神症状。第三天又有两名女社员加入这个行列。以后每天都有大哭大笑、疯疯癫癫的病人出现，最多的一天达24人。村内一片恐怖。后经太原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治疗，才控制了这起歇斯底里大爆发。

江苏省如皋县一个小学三年级班级，在一次看完恐怖电影后的第二天，出现闹鬼浪潮，有33个学生先后发病，有的成了瞎子，有的成了聋子，有的双目紧闭不言不语，有的呈木僵状态，有的狂奔乱跑，逾墙上房，两周内闹得简直是天翻地覆，学校只好停课，将学生疏散回家。

流行性歇斯底里当然并非鬼神附体所致，它是某种精神疾患以流行的形式发生，在一个地区，短暂时间内，经由“心理传染”，由一人影响他人的方式，相继产生精神疾患的状态。其发生地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的边远地区。产生流行性歇斯底里现象的机理，则是受暗示性——这一人类固有而特殊的心理因素。受暗示性往往可以使每个人均有失去独立性的感觉，出现模仿反应，产生一种独特的相互感染，人们在这种相互感染下建立起共同的情绪，用面部表情、动作、眼神、呼吸节奏等来传递这共同的情绪并领会到常常被称之为准感觉水平的信息（当印象尚未达到感知水平的时候）。受暗示性之所以具有如此的能量，与暗示具有强大的物理作用有关。这一点，前章第二节中的第二个问题《暗示性——催眠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和物理基础》里已经谈到。如果联系这一节的内容来看待流行性歇斯底里，那么，对这一现象的本质及产生的机理就不难理解了。



(五)深度催眠状态下的被催眠者^①为何能“不学自会”



深度催眠状态下的被催眠者之所以能“不学自会”，其原因有二。第一，它可能是由于人体在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接收、贮藏自然环境的信息于体内，在一定条件下发放出来的结果。催眠状态便是原始信息得以发放的一种条件。依生物全息论的观点来看，生物体是一个大系统，它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小系统组成，在大小系统之间存在着全息对应关系，即：生物体上任一相对独立的部分都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是整体的一个成比例的缩小。生物体最小结构与功能单位的细胞也是一个小系统，其中遗传物质DNA同样含有生物机体的全部信息，与此同时，生物体不但具有空间全息的特征，在高等动物中，还表现出时间全息的特征。人类的胚胎发育史，就是地球上自有单细胞生物产生以来直到人类出现的几十亿年的发展史的缩影。因此，在人体中保存了人类进化过程中^②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全部信息的接收。然而，人类既是一个信息的接收、记录或贮存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发送单位^③。当人处于深度催眠状态时，由于高度入静会使心身高度统一协调，此时大脑内贮存的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宇宙信息便会发放出来，形成了特有的“不学自会”现象^④。前面所举的“舞仙童”者等“不学自会”舞弄拳棍之类当是如此。

二是催眠状态能唤醒潜意识。在催眠状态下，大脑皮层处在一种相对内抑制状态而使潜意识的大门被打开，此时各种原始的记忆都会出来活动。正因如此，藏族的一些民间艺人在降神附体（催眠）状态下才能够“不学自会”说唱《格萨尔王》；平时不太会唱歌的“做苗家稻”者，做成“苗家稻”（即进入催眠状态）后很会唱歌等，都是潜意识在催眠状态下被唤醒的结果。关于后者，潘定智同志在《丹寨苗族的谷神崇拜》一文中分析得极为透

① 也包括迷狂状态下的降神附体者。下同。
② 人类现在仍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
③ 当然也包括人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潜意识。
④ 参见《气功与特异功能之谜》，第255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六章 黑洞探幽：降神附体的真相（下）



彻，这里不妨引以说明。作者在文中认为，“做苗家稻”者从小生活在世代相承的谷神崇拜、灵魂崇拜的民俗文化环境中，神灵观念会反复潜入人的意识；另一方面，日常外界事物对感官刺激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形成表层心理活动，它又将神灵观念压到意识的深层，形成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在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民俗活动中才会浮现出来，产生心灵投影。不相信鬼神的人，不会产生鬼神的潜意识，也就不会产生鬼神的投影。“心诚则灵”，越相信鬼神，就越容易产生鬼神的投影。父母双亡的孤儿，最容易做成“苗家稻”，而且一旦做成，就不易解脱，这就是潜意识的表现。做“苗家稻”时，用手指塞耳，听不到别的声音，而似乎听到战马出征的铃铛声，还模糊听到旁边引导者催促“上路”的歌声。同时，旁人给他扇风或用香烟熏，他便逐渐昏迷，大脑皮层的大部分表层渐渐抑制下来，减弱以至停止了活动。在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到铃铛声和催促歌声还在反复刺激，这就引出深层意识的兴奋，在完全失去理智控制的情况下，潜意识中的幻象——心灵的投影产生了，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着魔”、“神灵附体”。这时就像做梦一样（有时人们在梦中会编出许多歌），他会唱歌，也会遇到许多亡灵。有的心理分析学家认为，这种“着魔”和幻影，是种族世代相传的潜意识，是由许多孟德尔单位（Mende Cian Units）中的遗传因子塑造造成的。从做“苗家稻”看，这种遗传因子只能是产生灵感（很会唱歌）和幻影（遇到亡灵）的基础或前提条件，而这种灵感和幻影的实现，决定于特定的民俗环境和个人经历（实践）。崇拜“苗家稻”（谷神）的人才能做成“苗家稻”。父母双亡的人容易做成，这是由于他因父母双亡而长期悲痛，经常怀念父母，并幻想着能到阴间与父母相会，这种心理长期郁积，形成了潜意识。所以在做“苗家稻”时，便会出现父母的幻影。这种幻影的出现，又使他更加悲痛，使这种潜意识活动更加强烈。有的苗族知识分子去做“苗家稻”，做不成，只觉得昏昏沉沉，似乎有人催促他去“阴间”，但去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平时不相信鬼神，不崇拜“苗家稻”，没有要去“阴间”会亡灵的渴求。脑子里不存在鬼神、“苗家稻”的潜意识，自然就不会产生这种“心灵投影”，正如正常人不可能产生精神病人所产生的幻影一样。

笔者十分赞同潘定智同志关于“做苗家稻”这种民俗事象是一种在特




定的民俗文化环境(谷神崇拜、灵魂崇拜)中的潜意识活动和心灵投影的说法。以此说来解释藏族的一些民间艺人“不学自会”说唱《格萨尔王》的超常现象也是有理可循的。这些民间艺人从小就生活在说唱《格萨尔王》的文化环境中,《格萨尔王》的内容反复潜入他们的意识中。像前面提到过的札巴老人和玉梅,从小就喜欢听别人说唱《格萨尔王》,甚至一些有关格萨尔的文物,诸如古迹、实物、绘画、雕塑等,也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些,不可能不潜入他们的意识深层而形成潜意识。与此同时,日常外界事物对感官的刺激引起了大脑皮层兴奋,形成表层心理活动,表层心理活动又将他们所听到的《格萨尔王》的内容压到意识的深层,成为一种潜意识。当说唱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降神附体的昏迷状态^①(也即催眠状态或自我催眠状态)后,大脑皮层处于一种相对内抑制状态而使潜意识的大门被打开,以往形成的有关《格萨尔王》内容的潜意识都会出来活动,于是便形成了“不学自会”说唱《格萨尔王》的情形。由此来看,所谓民间艺人“不学自会”说唱《格萨尔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不学自会”,而是有关《格萨尔王》内容的潜意识在催眠状态下被唤醒,也可以说是艺人们以往的有关《格萨尔王》内容的记忆在催眠状态下被超常发挥的结果(当然也有某些遗传因子的作用)。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就决不可能出现“不学自会”的超常现象。到目前为止,就从未发现一个对《格萨尔王》史诗一点也不了解,又一点也不喜爱的人会无缘无故地突然会说唱《格萨尔王》的。而实际情况恰恰是:《格萨尔王》的演唱艺人,都是从小就喜爱《格萨尔王》故事,或从小就常听前辈艺人说唱,再加上其他原因,然后慢慢开始进行说唱的。这正如英国R.A. 石泰安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当演唱艺人召请鬼神附体而进入

① 据研究,这些演唱《格萨尔王》的民间艺人,演唱时一般都处于降神附体的昏迷状态。如西藏巴青盲艺人布周说唱史诗时,由其妻陪伴,先在桌上烧一炉香,桌前挂起格萨尔的画像等,桌上摆上王妃珠牡的石雕像及传说大王用过的某些武器,然后艺人端坐在香案的前面进入“恍惚状态”,等所谓“格萨尔附体”和“通神”后,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唱起史诗。英国学者R.A.石泰安教授对格萨尔演唱艺人曾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演唱艺人的本质是纯粹属于宗教性质的。法国学者亚历山大·达维·尼尔曾两次到我国西康地区考察格萨尔史诗,认为艺人们在演唱时“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昏迷状态”。



幻境时，所有这些幻觉显然就是他记忆的内容，也是由他的一生中不断地到处奔波跋涉的过程中所学习和领会的一切东西所提供的。”



同样道理，除“做苗家稻”者和格萨尔史诗演唱艺人外，前面所述的一切“不学自会”现象，多可视为人的潜意识在催眠状态下被唤醒的结果。像处于谈鸡鬼色变这一文化环境之中的凭祥、龙州人，由于“鸡鬼”的观念反复潜入一些人的意识中，因此在生病发高烧、昏迷不醒的情况下（这可看作一种变态的催眠状况），这些人被鸡鬼附身的潜意识便显现出来，于是便以鸡鬼自居，当然也就有了前述那种鸡鬼附身的种种症状。至于其中的不学自会说出平时不会讲的普通话、壮语、越语等，也是反复潜入人的意识深层中的这些平时听到的语言，在鸡鬼附身的状态下被释放的结果。

当然，人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宇宙信息或人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潜意识并非仅仅在催眠状态以及气功状态等高度入静状态下才能得以发放，它们在某些非入静状态的特定条件下也能发放。“白痴学者”现象所反映的事实便是如此。

所谓“白痴学者”，指的是“白痴”和“学者”一身二任的患者。其“白痴”是指一般智能低下，或精神发育不全而言，并非真正的白痴；其“学者”，则是指在智能低下的基础上，有着超人的特殊才能。但这种才能只孤立地存在于智力的个别方面，并非真正的学者。

“白痴学者”现象在国内外都十分罕见，但不时仍有发现。例如，有一个叫福勒利的法国“白痴学者”，他生来就是瞎子，很小时就被父母抛弃，一间医院成了他的收容所。在那里，人们试图教他学会一些正当的行为，却毫无结果。但他却能高速而精确地进行十几位数以上的计算。这种表演曾被安排在天文学家、建筑学家、银行家等的面前进行。每次，他都是在数秒钟之内算出正确的答案。

1849年，美国阿拉巴马州有一位名叫比顿的领主，他家里有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汤姆·威吉斯。在汤姆身上，发生了类似于福勒利的事。

汤姆是一个盲人和口角流涎的低能儿，尽管他从未接受过钢琴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和训练，但却能够准确无误地模仿钢琴家进行弹琴。不管别人演奏什么曲子，他听一遍之后便能立刻再次演奏出来，连人家搞错的地方他都



能照搬无误。

我国也发现有“白痴学者”的病例：M在言语、思维、行为和情绪表达等方面，发展水平相当低下，1985年底M已11岁，但连一句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话也说不出。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穿衣服和大小便，有时尚需成人协助。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均极为低下，对简单的应用题束手无策，连一幅简单的主题画也看不懂。有明显的情绪表达障碍，喜、怒、哀、乐在表情上和言语上均无所表达。然而，M却具有超人的日期推算、心算和数字记忆的特殊才能。他可以对1900到2000年这100年间的日期，迅速准确地作出星期、节气的日期，闰月年份和月份的推算，以及公历和农历的相互推算。M虽笔算能力很低，但心算能力却相当惊人，能在5秒钟以内迅速准确地心算出3—4位以内的整数加减法及在4位以内的两位数整数乘法、除数和商数为两位数的整数除法、316以内任何数的平方、一位数的多次方，两位数的3—4次方、指数为负数的数的多次方，2—5位数的任何数的开平方，等等。M的数字记忆能力也十分惊人。M看过的书，可以说出任何一章是从哪一页开始，或是说出其中每一节的开始页码，无论顺问、倒问或随机问，均可迅速答对。然而，M却从未进过幼儿园和小学，家长也未对其进行过专门教育和训练。

对于“白痴学者”的形成，国内外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白痴学者”不能为现行教育制度所容纳^①，平日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便不自觉地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某一技能的学习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我强化学习的习惯。同时，由于对某一技能的偏爱和沉湎，便对其他智力方面产生了排他性影响作用，以致进一步严重压抑了其他智力的正常发展，从而造成了智力结构的畸形状状态^②。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不好妄加评论，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尚缺乏深入研究。然“白痴学者”现象对我们研究降神附体风习中的“不学自会”超常现象却是大有裨益的——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不学自会”这种超常现象的真实存在。

① 由于智能低下，生活不能自理等原因。

② 郭可教：《“白痴学者”之谜》，载《心理科学通讯》1987年第3期。



第七章 真假神仙的多重合奏： 降神巫风的骗术和局限

降神附体不一定全是催眠术，一些宗教教师、宗教徒、巫师以及别有用心的人本来不会施行催眠术，但当他们看到降神附体颇能迷惑人心，有利可图，于是便伪装降神附体，以达私欲。非骗术的降神附体过程尽管能呈现出前述的特异功能，但这些特异功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 降神巫风中的骗术举要

降神附体风习中的骗术在国内外都能普遍见到。我国的跳神、走阴、扶乩、舞仙童等降神附体风习中就多有骗术。例如，珞巴族有一种叫“汝郭布”的巫师，如发现某人身上痛痒，他就在竹笋内跳巫舞，请神附体，然后在病人痛处千方百计地从皮肤内捉出一条虫子，认为虫子捉住后，病人很快就能康复。独龙族巫师“南木萨”为人治病前先熏烟，使自己处于昏迷状态，并摇铃起舞，请神附体，然后佯作从天上接来神药，往患者头上滴数滴，进而观看神药在患者身上的运行情况。神药在何处停止运行，就认为是遇上了病根。巫师往往用嘴将病根吸出来，或者向病根吹一口气，或用手指挤压，在挤压出“病根”的同时，巫师经常是随之取出预先带在身上的一块小石块或一段绳头，作为“病根”将其展示给众人，并丢入火塘内焚毁。义和团、大刀会、红枪



会的“排刀排枪”也多有骗局，它或是以假弹换真弹^①（也即供人当场检查的是真弹药，射击的却是伪弹）；或是将弹药倒置，所以不致伤人。汉族、壮族等民族的一些“关亡婆”，自吹自擂，说什么能用法术将死人的灵魂召来，通过她的嘴同亲人讲话。一些人见“关亡婆”能道出家中的某些隐事，对其深信不疑。实际上这是“关亡婆”在关亡前，也和算命、看相者那样事先打听求者心愿，旁敲侧击，迂回侦察，在不知不觉中把人们心中的秘密探个八九不离十的结果。除了对情况事先要有所了解外，巫婆们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否则就会出破绽。有个巫婆到人家去下神看病，来神后她说：“怪不得叫您家有病人，不该拿着磨扇挡猪门。”病人的长子当时就把挡着猪栏门的磨扇扔到粪坑里去了。主家又问：“奶奶还有什么吩咐？”巫婆又要了100元钱，说是替主家去请神许愿。主家说，只要神灵保佑要啥给啥。这时巫婆突然又说：“叫您初一、十五上大供，您偏偏不听，摆着猪头不上供，怪不得叫您当家人得重病。”主家说家里没有猪头，若有早就上供啦！巫婆说：“说您差，不认差，看您梁上挂的啥？”主家说那是一嘟噜茄子种。巫婆一听出了问题，马上狡辩说：“老奶奶今天来得朦，不知您梁上挂的茄子种。”弄得主人全家目瞪口呆^②。某地有个“神童”，据说很能为人跳神治病。有个农民得了多年的痼病，家中来人请“神童”去降神。病人的情况“神童”早已知道。神降以后，他便装模作样地说道：“弟子全家大难，若驱魔打鬼，大难可化小灾。”病家赶紧照他说的驱了魔，打了鬼。结果呢，病人的病还是一天天加重起来，最后死了。可是虽然死了人，病人的家属还说他“灵验”，原因是他降神时说过“全家大难”，现在只死了一个人，总算是依靠神力将大难化为小灾了。这位“神童”行骗手法的得逞，除了病家的愚昧无知外，也离不开他的随机应变。一贯道的请神降笔同样是骗人的把戏。这种骗人的把戏由经过严格秘密训练的三才玩弄。三才是对扶乩的三种人的称呼，即天才、人才、地才。拿乩圈在沙盘上以木笔降训者为天才，拿木板理平沙盘兼唱所扶坛训者叫人才，抄录坛训者称为地才。三才一般都是受过严格秘密训练

① 即“先以弹实入，而放时则已脱”。见《义和团》（一）。

② 《山东民俗》，第374—375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七章 真假神仙的多重合奏：降神巫风的骗术和局限



的男女道徒，尤其是天才的训练时间更长，一般要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在此期间，天才要熟读道内经典书籍，背诵较佳的坛训，同时还要实习扶乩，练习沙盘写字。经长期演习被认为合格后，方可当众扶乩。扶乩前，由道内点传师告诉天才扶乩的目的，天才据其意图，编好训词。如果是渡人入道，则事先由地才、人才秘密打听入道人的情况，然后由天才将有关入道人的情况巧妙地编入坛训，以此欺骗道徒，使其对所谓“仙佛降训”信而不疑。扶乩时，天才闭目，10余分钟后，天才假装仙佛附体降笔，在沙盘上将临坛诗写出，再口报我乃某某神灵，左边人才手持木板边念边刮，右边地才负责抄写。由于扶乩不为众人知悉其中秘密，再加上道内神秘的宣扬以及请神降坛的神秘气氛，普通道徒多深信不疑，信仰益深^①。又据佐原笃介的《拳事杂记》载，义和团运动时期，“设坛之初，其有无人来学者，往往由坛中匪徒二三人，伪为降坛之状，持刀出巡于附近各街居人之家，见有童稚，径入牵之。家人与争，匪即口作神语，以此子有缘为辞。家人以神所命，不敢违背，迫不得已，乃使入坛，于是日聚日多，而附近之童稚皆为所罗致矣”。再如台湾的泰雅人若对神有所祈求，便将祈求的目的通神，求神给予指示。其法是以两根竹箸插于二足趾之间，然后在两箸端横置一根小竹管。如果竹管固定在上端，则认为神的答复是肯定的；如果竹管掉落，则认为神的答复是否定的。这种通神的方法多有人为的因素。

高明的骗术，在一定的时期内总是能够愚弄一部分人。若是骗术太拙劣，则极易被人当场揭穿。浙江某地过去有个人称擅长驱鬼的“半仙”，一次，邻村来人请他去给重病的孙子驱鬼。“半仙”将来人打发走后，独自踱着方步往病人家走去。他当然是不会驱鬼的，因此，他一路上边走边想用什么办法使人相信自己。快进村了，他走到一条小濠边，见几个小孩正在濠里争抢一条黑鱼，突然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便把黑鱼买下。为了不使人看见和方便起见，他将黑鱼穿在裤带上，打了个活结。到病家后，乘着病家一家人为请神作准备的忙乱之机，他赶紧将黑鱼解下往灶前的髻里放去。

没多时，为请神应办的事全部准备周到，这位“擅长”驱鬼的“半仙”挥

^① 《中国秘密社会》，第180—181页。



舞斩妖宝剑，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连连打哈欠，说他是应张天师之召来此捉妖驱鬼的。他把宝剑往灶口一指，说灶口有个黑鱼精。病家主人往灶前的炭髹里一摸，果然找到一条黑鱼，便大喊：“有了有了，半仙果然灵验！”刹那间消息传遍全村。正在热闹的时候，村东头两个10来岁的孩子挤进了人群，一看见黑鱼就喊了起来：“噢，看啥黑鱼精呀！这条黑鱼是我们刚才在濠边卖给他的，黑鱼嘴巴还穿破了呢！”众人端详了一番，果然看到黑鱼的嘴巴穿破了。正在大家半信半疑之际，一男青年扯开了“半仙”的长袍大襟，仔细一看，黑色的鳞把“半仙”的内衣粘得一塌糊涂，一股腥味扑鼻而来，人们于是真相大白。

与我国降神附体风俗中的某些骗术相类似的情形在国外同样能见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人的巫师会陷入一种抽搐、痉挛的状态中，这被视为鬼魂附体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认为他们能够治病了。有时候巫师会假装从伤口中吮出一小块石头或骨头，并诡称这是造成疾病的原因。美洲西北海岸的夸库特耳人的每个萨满，都有稍稍区别于其敌手的骗术。有的萨满吸出病毒，有的擦身，有的恢复失去的灵魂。其中最受宠的方法是用小小的“蠕虫”拔出体内的疾病。为了准备好这种表演，萨满在牙齿和上唇之间塞一团鸟绒，当被请出治病时，他先用水漱口。当他以此证明嘴里什么都没有后，就跳起舞来，并吸病毒，最后咬破内双颊，使嘴里充满血沫。他把带血的绒毛吐在碗中，并想象已吸出了病源。当他涮掉“蠕虫”时，他把它作为驱除了病痛之源的证据。北亚的萨满，往往施展种种伎俩，以震慑观者。萨满往往以所谓“腹语”为能事；有时更寻来膀胱，充以血浆，暗暗系于腹部，届时持刀作剖腹状，乃至“血浆”进流。有人曾现场考察过19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威廉·埃格林顿的伦敦巫师，据说他能令石板自动写字，然考察结果发现，他在石板上施展的是一种“聪明的把戏”。菲律宾的一些“精神外科医疗师”所采用的所谓“精神外科方法”，实际上不过是用手掌抚摸鸡或其他小动物腑脏的一种熟练手法。手术中，他们表现出似乎进入到了患者的体脏和四肢，并动手去掉了生病的器官。利用这种外科医治方法，他们声称能够医治从多种硬化症到脑癌的任何疾病。这些精神医疗师大都有助手帮助，其助手偷偷递给他们掩藏着装有槟榔子制成的染料或动物血液的塑料小药瓶，从

而使患者或受害者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们身上真的流出了血。精神医疗师捏病人身上的软组织、皮肤和脂肪，在那些从未经受过训练的人看来，这就像医疗师的手真的进入了病人体内。正是为了能巧妙地行骗，许多地方的新巫师最初的训练要包括手势、魔术、江湖医生知识（其中包括佯装昏迷和惊厥的艺术，唱巫歌的艺术，诱吐艺术），还要清楚了解听诊和助产术，知道如何使用“做梦人”，即那些偷听谈话并将患者的症状和病因秘密透露给巫医的暗探之类的大杂烩。

二 杂技中的幻术与降神巫风的骗局

降神附体风俗中的骗术除了与巫师们采用一些拙劣的欺骗手法有关外，还与巫师们利用声学、化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原理及研究成果有关，与他们学习并施用杂技中的幻术有关。由于幻术能以假乱真，所以历来就有巫师等以幻术为手段，进行迷信骗人活动，比如利用“仙人摘豆”之类的手法变出药丸，诡称是神佛赏赐给群众治病的。还有把幻术当作“特异功能”自欺欺人的。

幻术早在人类的上古时期就开始孕育和萌芽，进入奴隶社会后便有了很大发展。以我国为例，早在周代，我国的幻术就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据《列子·周穆王篇》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石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

汉代是中国幻术的鼎盛时期。汉武帝时，从西域传来幻术，其幻术有断舌复续、吐火、易牛马头等。它们和中国幻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国幻术为主体，富于浓厚的民族特色的中国幻术。

毫无疑问，一些降神巫师所表演的上刀山、下火海、吞火喷火、舐炽石（铁），以刀、针、钉穿胸腹面颊口角等巫技，既有降神附体（催眠）后产生的特异功能在起作用，也包含有长期进行硬气功训练的因素，而其中也少不了拙劣的骗术和“高明”的幻术。前者如羌族巫师的“耍链子”，壮族巫师的



“咬红犁头”。耍链子是羌族巫师巫技之一。往昔，羌人病重请巫师驱鬼治病时，要做耍链子的法事。事前，巫师将铁链子丢入火中，约一时许，链子烧红后法事开始。巫师以敏捷而又灵活的动作耍弄和挥舞链子。耍弄一阵之后，先将链子在自己脖子上拴三圈，然后将链子在病人脖子上绕三圈。壮族巫师的咬红犁头是将犁头烧红，以手或剑撩起，用牙咬住犁头尖部，转身一周后放下犁头，牙齿和嘴唇毫无烧伤。笔者多次看过上述表演以及气功师手抓火红的链条、踏火等表演。

“高明”的幻术诸如“捞油锅”、“下火海”、“上刀山”、“割舌头”、“口中喷火”等。“捞油锅”或是以醋放于油锅中，由于醋比油重，下沉于锅底，烧火时，底下的醋先受热，于是放出气泡往上冒，此时油虽然是滚开的，而油却未热，把手放进其中绝无烫伤的危险；或是把一种称为“吹干子”的土药放进油锅里，待火一燃烧，吹干子便与油发生化学反应，使油沸腾起泡，像烧开一样，而这时油锅里的油温并不高，手伸进去是烫不伤的。此外，还有以清酒、石灰等放入油锅而使锅中的油假沸的。所谓“下火海”是在地上烧红柴炭，然后把火炭撒开，巫师念咒从炭上走过而双脚不被烫伤。其实在下火海之前，巫师以水画符，偷偷在水中加盐及胶质物，然后以符水洗几次脚，让脚上粘一层盐。将要过火海时，又在炭上洒盐水，这不仅烟雾弥漫，温度也降了不少。由于盐晶体传热较慢，从上面走过，自然不被烫伤；也有以黄丹水喷在火炭上，以硼砂水涂在脚板上的，二者皆有防火烫伤的功能，此时可迅速从火炭、火砖、炽铁上跳跃而过。“上刀山”则是在刀口涂上鸡、狗血，鸡、狗血凝结，刀口变钝；或放黄纸于刀口，故赤脚踏刀而上，不会伤人，所谓“割舌头”，是把银珠放在口中，银珠与口水混为一体，像是鲜血，巫师用刀在舌头上一划，然后吐出“鲜血”，观者以为舌头已被割掉或割破，实际上舌头还完好无损。而“口中喷火”多为巫师以松香粉含口中，手中拿一支烟火或香火，将松香粉一喷出，松香粉便同烟火或香火接触，发出一串串火光。然骗术和幻术再高明也总会被揭穿的。1550年，一位名叫诺斯丹尔姆斯的魔术大师，能在观众眼前再现历代已逝君主形象，可谓神矣。两百年后，物理学家罗伯特松依靠隐藏在隔壁房间里的助手的帮助，通过一系列倾斜放置的镜子的反射，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这是一种让幽灵显现的幻术。现代幻



术中就有人形隐现的节目，它利用光学原理使表演者忽隐忽现，变幻莫测。通灵师能使鬼神显灵也够神矣，然早在几十年前，一位世界著名的，名叫邓宁裘的美国魔术师就揭穿了那骗人的降神会的秘密：幕上现出的鬼神显灵的一片神光其实是幕后人物在作祟。他坐在一个神橱内，橱前的幕提起时，可以看见他的全身都被绳子紧缚在椅子上。但待幕放下后，他却在橱内举起他的手（椅子的把手是活动的），捏着一根能伸缩的棍子摇晃着。棍上系着一块布，布面上有用发光的漆绘制而成的鬼神图像，外面的人看起来便感到好像有鬼神显灵了。另一种显灵方法是用发光的漆在表演者的衣服内层绘上鬼神的图像。在黑暗中，表演者站在椅子上，把衣服的反面举起，便能看见鬼神在空中显形。至于桌子自动，是在手腕下都缚有钩子；石板自动写字，是表演者在两手被人按住并熄灯后，把笔衔在口内，在石板上画出字来。1976年，美国纽约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心灵的黑手党》的书。本书由一位已改行而从前专搞诈骗的灵媒所著。他披露了他是如何成为一个冒牌灵媒的，并描述了灵媒们借以谋生的种种欺诈手段，他们让受骗者深信他们真的能和死去的亲人取得联系。

三 降神巫风中的特异功能的局限性

降神附体风习中的特异功能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首先，在专门训练、气功训练的作用下产生特异功能的成功率同被训练者的情绪、心情和精力等有关。所有有关特异功能的实验表明，只有当受试者精神专注、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精力充沛，其特异功能才能得以被诱发并进入较高的层次。同在上述媒介作用下产生的特异功能一样，降神附体（催眠）诱发特异功能能否成功及层次的高低，也要受降神附体者（包括自我催眠者——多为巫师，被催眠者——受降神术者）的情绪、心情、精力，乃至气质、态度、催眠的感受性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存在期望奇迹出现的心态、信鬼神、情感激动等，降神术（催眠术）的奇迹是有可能实现的。反之，若不具备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七章 真假神仙的多重合奏：降神巫风的骗术和局限



上述条件，降神附体者就难以进入迷狂（催眠）状态，人体固有而潜在的特异功能就难以被诱发。或即使被诱发，也很难进入较高的层次。一些降神附体者之所以很难进入迷狂状态，或进入迷狂状态，但其超智力、超毅力、超体力等特异功能不能保持稳定，其预言或有不灵验等，正是由于未能完全具备上述条件所致。总之，在其他媒介的作用下诱发的特异功能具有多少局限性，在降神附体（催眠）的作用下诱发的特异功能就存在多少局限性。除此之外，降神附体（催眠）诱发的特异功能，还只能存在于迷狂（催眠）状态，一旦脱离这一状态，由其诱发的特异功能也就消失全无。这一点，在前几章中已多有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其次，在深度迷狂状态下，降神附体者的意识场极度缩小，失去自制力和判断力，知觉处于非清醒的麻木状态，除受术者与巫师保持有效的单线联系外，对其他刺激毫无反应，面部表情呆板，毫无生气。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其部分特异功能的实用价值极为有限。其中最典型者莫如义和神拳的演练者、“舞仙童”者、“降僮”者和跳僮者的超智力、超体力、超毅力，这都是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花架子”。由于处于知觉麻木、失去自制力和判断力的迷狂状态，尽管义和神拳的演练者等能“不学自会”、“勇力过人”、“力大寻常数倍”，但在实战条件下却是有力也使不上。他们的“排刀排枪”就并非“刀剑不入，枪子不中”，而只不过是极为有限地承受棒棍的击打和刀剑的直砍（不能横拉，否则就会皮破肉出）。然而，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当人们看到降神附体演练义和神拳能产生上述神奇功能而又无法解释其产生的原理，便把它归于神的力量而加以狂热崇拜，并在封建迷信所造成的蒙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不自觉地无限夸大它的作用，愚昧地相信演练义和神拳所获得的“神力”，足以抵御洋枪洋炮，进而造成了“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举国若狂”的局面，以至每逢战事，义和团的成员们在临战前总要“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遯跳舞……分持刀枪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斗自谓无前”^①。在战斗中，信枪弹不中者，狂驱癫突，宛若中邪，“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②，从而走上了一条悲壮的道路。类似情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3页

② 《义和团》（一），第149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七章 真假神仙的多重合奏：降神巫风的骗术和局限



形，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民间秘密宗教，诸如金丹道、武圣门、在理教、大刀会、红枪会，乃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民间秘密宗教中多有出现。例如，1891年（光绪十七年），热河的金丹道、武圣门和在理教掀起了一场反抗蒙古王公和天主教压迫的大暴动，这次大暴动的起事者和官兵对阵时，教首“道巾彩衣，执剑作法，状若疯癫”；徒众红装黄裹，“身带朱符纸兜”，“口念咒语，向前直冲，不避枪炮”^①。就是进入了20世纪中叶，一些民间秘密宗教打仗时玩弄的迷信把戏还是有增无减。像1943年福建宁德大刀会举行的暴动就是如此。暴动前，除叫会员戴好可保刀枪不入的护身符外，又发给每个会员用木印印好的黄纸护身符一张，贴在家门。出战前，又齐集在特设的神案前礼拜。每人又领取“保命符”一张，当即烧掉，用水将纸灰吞下，各人默诵护身咒语。另外又发给每人符水一瓶，妥藏身上，以备战斗激烈肉搏时服用，以壮胆避弹。接着，会员们排成纵队，鱼贯地跨过地上放着一个香烟缭绕的香炉，每人一手抄着件武器，另一手都拿七星旗一面。走在前面的是二三把手首领，晃动七星旗有节奏地左右摇摆，会员们也动作整齐地跟着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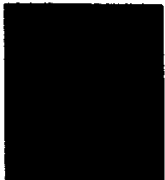
此后，法师身穿大红僧服，头戴钢箍，左手执可发前进或后退号令的海螺，右手执铁圈，上面穿有铜制薄片，摇动有声。法师口中念念有词：

一重山，二重山，三重山，面前化为万重山。周公祖封枪不发，桃花仙化弹为泥……

在法师这种“刀枪不入”的神咒声中，大刀会成员着魔似地前进……^②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在封建迷信所造成的蒙昧主义思想影响下，民间秘密宗教的教首教徒们，只能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心颤的悲剧。

① 《朱批档》，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叶志超折；《录副档》，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叶志超折，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定安片。

②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287—289页。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 降神巫风的危害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神 秘 的 幻 术

基督教的经典《新旧约全书》中提到，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受蛇引诱，违背上帝的禁令，恶作剧地偷吃了伊甸中“知善恶”树上的“禁果”，犯下了罪，其所犯罪行延续不断，累及后世子孙，因此可以说，世上的一切苦难就是人类自己犯罪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原罪”。原罪之说当然不可信，世上的一切苦难也并非都是人类自己犯罪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把降神附体风习看作是一种罪恶，那么，由其造成的灾祸则可以视为是人类自己的犯罪所导致的。因为正是巫师、宗教教师等恶作剧地创造、传承、发展了降神附体风习，才致使人类深受其危害。尽管降神附体风习中的特异功能具有一定的有用性，诸如不学自会说唱、预言、查寻失物的原因等。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由降神附体风习所造成的危害远比其有用的功效要大得多。其危害性主要表现为：

一 降神巫风严重摧残降神附体者的身心健康

降神附体风习中特异功能的有用功效的实现完全是建立在严重损伤自我催眠者（巫师）和被催眠者身心健康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消极的暗示和自我暗示，会严重扰乱大脑中视觉、听觉、运动等有关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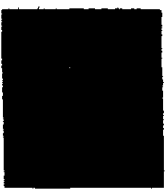
神秘幻术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的中枢的功能，使相应的功能失调，神经细胞丧失正常的工作能力，不能正常接收和处理外界信息，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产生有害于健康的后果，造成极端的精神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常心理反应。降神附体风习中的鬼神附体等消极暗示或自我暗示对降神附体者的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正是如此。许多跳神者就自己承认，神一附体他们便会昏倒，面目惨白，目光迟钝，昏倒后就要胡言乱语，而且只要神一附体后就抖起来，先是手抖起来，接着腿也抖起来，再接下去全身都发抖，抖起来真难受，有时还把舌头都咬了，醒来时也不知道先前搞了些什么，几天下来一点劲儿也没有，如同害了一场大病。

一次降神附体便会使人天数之内昏乎发呆，浑身无力，多次降神附体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更为严重。据义和团史料记载：“因练拳而致邪祟附身，竟成疯癫者，传闻藉藉。”“津埠河东盐坨过街闻某姓子，年十五六岁，在阁前义地从葬处演习拳术，向东三揖，持咒，白云：系冤鬼索命，寻找替身。喃喃自言，如是八日，不饮不食；仍奔至阁义冢旁，倒卧气绝，观者如堵。又卢家庄练拳之幼童王四，年十四五岁，忽于前日清晨奔向闸口下中育堂，叩门而入，以麻袋欲当钱百吊；寻将当铺铁门闩攫取于手，向人乱打，喝该当人与之比武。该当人见其状类疯痴，与以津钱百文，任其持铁闩以去。嗣呼地保寻踪至该童家，索回铁闩，嘱其家人看管。诨地保方归，王四复飞奔而至，手持麻袋，谓为八卦仙衣，迳向该当质钱，复经多人送其回家。据云，该童在庄内行于以行，几乎不能步履。及出庄，则如鹿走险，不避高低，昨竟出庄，闯入坑内，几致淹毙，经人捞出，则足指已阙其一，亦不知如何脱落，迄今不食十余日矣。医巫术穷，无所措手，白云为女鬼附体云云，拳术害人可胜道哉！”更有甚者，有的神拳演练者，经念咒画符后，便大打出手，终日不停，率至疯狂而死。

数次到云南省广南县实地考察降神附体风俗，笔者收集到不少这样的事例：一些原先精神正常的人，经多次参加走阴和唱七姑娘后，一见到香火便会昏死过去。五珠乡一个名叫王运文的民办教师，其妻死后他多次走阴与妻“会晤”，致使脑神经受损伤，一上火便会昏倒在地。某村一女青年，一次只身外出做活，因下雨跑到山洞里躲避，当时突发“唱七姑娘”状，由于无人发现并及时救护而死于洞中。



正因降神附体风俗有摧残身心的极大危害，所以一些民族一般不轻易行之。例如，尽管过阴占卜是苗族占卜的最高形式，任何疾病都能通过过阴占卜卜出原因来，但苗族认为过阴时，灵魂离开肉体，过阴等于临时是具活尸，容易影响寿命，亦因其灵魂上天后，若遇自家祖先在天之灵便问寒问暖，不忍分离，万一魂不归来，就会死去。故一般人不敢过阴，只有个别好的阴间向导善于诱导，可使其魂归来，才能过阴。

降神附体（催眠）虽然能治愈某些疾病，但对于另外一些疾病来说，降神附体（催眠）却会使之诱发或病情加重。譬如，精神分裂症和其他一些类型的精神病，脑器质性损伤并伴有意识障碍、冠心病、动脉硬化患者，等等。因为这些疾病的患者在降神附体（催眠）的作用下发生幻觉、妄想，情绪明显波动而导致不良后果。

二 降神巫风为以降神附体为骗术或手段的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巫师、宗教师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们迷信降神附体风习的心态，以降神附体作为诈骗钱财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骗术或手段的事件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例如，据《点石斋石印画报绘图实迹》载，某地某姬自言灵姑附体，为人问卜，藉博资财。一日某氏妇因夫外出而邀姬祈问，姬坐未定即闻腹中唧唧有声，人皆惊异，姬旋即愕然作色云，尔夫客邸别有所欢，但予我香资十千，为尔作法，间其情好，庶得回心归里。妇或其言，以家贫求减。议尚未妥，夫弟某甲适从外归，知其事，笑妇受愚，挥令姬去。姬不服，以咒诅要之。甲令命老妇二人搜其身畔，得叫子二，木偶人一，盖先时之唧唧声即叫子也。旁人顿悟其奸，姬亦自知败露，抱头鼠窜而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严格取缔了包括降神附体在内的各种迷信风习，然近几年来，在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以降神附体为骗术或手段诈骗钱财的活动在我国又有抬头。据1987年2月21日《解放日报》报道，近几年来，封建迷信已蔓延上海市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郊十县，成了一大公害，尤其是在与江浙两省毗邻的地方，迷信活动更为严重。沪杭铁路线附近一些乡，竟大搞“横向联合”，牟取不义之财。又据《社会》1990年第1期报道，上海市南汇县六灶乡鹿溪一组村民龚佩红，近年来在家设“看台”，搞封建迷信活动，经常有人到她家“扎仙”治病，龚借此收取钱财。自1988年2月以来，龚在家以“扎仙”治病为名，骗取人民币近万元，另有各种糕点、糖果等。在国外，以降神附体为骗术诈骗钱财之事例举不胜举，其最典型者，要数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当时的无神论者琉善在《亚历山大——伪先知》（献给一位名叫刻尔苏斯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这个江湖骗子。

文中谈到，亚历山大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具有神一样的外表。他记忆力强，学识渊博，善于撒谎、欺诈、冒险、花言巧语，伪装善良。当亚历山大还是一个英俊小伙子的时候，为获取金钱他毫无顾虑地出卖色相，同所有的追求者相交往，其中有一个就是会玩魔法的骗子。这个骗子一直把亚历山大留在身边做仆人和助手，对他进行培养并传授魔法。

当亚历山大长满胡须时，他赖以生存的英俊形象消失了。他开始遍游各地，玩魔法，搞欺骗。游历中，他看到一些非常温和驯顺的大蟒蛇，它可以由妇女们饲养，同孩子睡在一起。他便买下了一条最好的蟒蛇，策划着发财致富的欺骗伎俩。最后，他决定建立预言神庙，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希望过美好生活的愿望而开展神示活动，让人们自动上供，赠送金银。他以家乡——黑海南岸的阿玻诺忒科斯城附近一带作为活动中心，在这个地区的加尔西顿古庙里埋下一些铜匾，四处宣扬说太阳神和他的儿子阿克勒庇俄斯很快将要降临并定居于阿玻诺忒科斯。消息传开，这里的人们马上修建庙宇。亚历山大回到家乡之初，平时不多言语，有时假装疯狂，嘴里满是泡沫，人们望而生畏。同时他暗中在家扎了一个用麻布做成的蛇头，以配合买来的那条巨蟒骗取别人的钱财。在夜里他偷偷地把鸡蛋挖空，在里面放进一条小蛇，然后用蜡封好，放到庙宇地基边的水坑里。第二天，他光着身子，一跳一蹦奔向市场，他蓬松着头发走上高高的祭坛，为公众祝福，人们都聚集起来，向神灵膜拜。亚历山大借此机会讲了一些难以理解的话，但同时又多次提到阿克勒庇俄斯等天神的名字。他讲着讲着，又跑到泥坑边，祈求天神进入这



第八章 神
秘
的
幻
术
——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个城市，他向市民要了一个杯子，伸手把事先藏好的那个鸡蛋捞起来，说自己已经握住了阿克勒庇俄斯（因为神话中曾说过他的化身是蛇）。群众将信将疑，于是他打开蛋壳，从里面果然爬出一条小蛇，小蛇不仅在活动，而且缠在他的手指上。这件事一下轰动了在场的男女老幼，他们齐声欢呼，欢迎这位天神的降临。这时，亚历山大又立即跑回家钻进事先布置好的放麻布蛇头和巨蟒的小屋子里。他抱着巨蟒，让它缠在自己的脖子上，又将其尾巴绕过身子自胸襟垂在地上，而头部却夹在自己腋下藏起来，那个麻布蟒的头则在他的胡须旁露出，看起来就像具有人形的蟒。在半明半暗的小屋内，那些激动、惊奇、希望从神那里得到好处的人们，依次迅速通过小屋。人们惊奇极了，一条小蛇一下变成具有人形的蟒，而且还能亲手摸一摸巨蟒的身子和尾巴，大家相信了这一切。消息传开，各地都有人来祈求保佑。欺骗得逞后，亚历山大开始颁发预言和神示，他要人们把自己要问的事宜和特别想知道的东西写在一个卷轴里，捆起来用蜡封好，交由他带回内殿，然后由祭司按照顺序宣布，并且将卷轴原封不动地退给本人，里面已给了答案。实际上他是用一根烧热的针打开了封蜡，再根据所提供的问题写上答案。人们对此表示惊奇和满意，因此要求神示的人很多，有的人一次就要求很多神示。每一道神示交一德拉克马零两个俄玻罗斯，价钱虽不高，但积少成多，他一年就得了七八万德拉克马。亚历山大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给手下的侍者、助手、情报员、神示编写人、伪造印封的人和解释人等，绝大部分钱则占为己有……^①

除了以降神附体作为骗术和手段骗取钱财外，一些巫师、宗教师、宗教徒和别有用心的人，还以降神附体为骗术和手段奸污妇女。据《重刊辟邪纪实》记载，湘潭某甲强妻与媳入天主教……其媳从楼隙窥见姑与教主对坐，似有羞容，教主含水向空喷之，遂解衣赤体卧地……奸合毕，复含水喷之，其姑始如梦初觉者。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曾轰动日本全国的大本教“教主辅”出口王三郎，也是一个以降神附体进行犯罪活动的罪大恶极者。他“每以镇魂归神之法奸人妻女，骗人金钱”。类似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这方面的事实，本

^① 引自卿希泰主编：《无神论史话》一书中的下编第一章第四节。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书《引子》部分已有举例。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例子可引以为证。如川南边远山寨的某神汉利用人们盼望生男心切的心理，口念咒经，编造谎言说自己曾登过仙，见过玉皇大帝，化过功果，能治百病，诡称神仙派他来交配三年，专生男不生女，为人繁殖后代。在他的诱骗下，数名妇女上当受骗。辽宁朝阳某地，一个38岁的劳改释放分子冒充百岁神汉，声称能叫大仙附体，再附于妇女身上，可治愈妇女疾病，并使之长寿。此种拙劣的迷信骗局，竟也有人信以为真。一个农村党员，竟把“百岁神汉”请去，同时给自己的妻和刚成年的女儿“治病”，任其作践。

以降神附体为骗局和手段陷害那些逆我者或与己有仇者，是巫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惯用伎俩。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曼景傣的咪曼宰，原是曼宰人，1944年，被人诬为琵琶鬼^①，赶出曼宰。咪曼宰请求在曼景傣居住，曼景傣的头人答应了，但要咪曼宰买猪鸡来祭鬼。咪曼宰忍着泪，向头人借钱买了一头猪、20只鸡20个鸡蛋、10碗酒、20对蜡条，祭完寨鬼。此后咪曼宰全家都得为头人做白工，服劳役抵债。经几年的辛苦之后，咪曼宰总算还清了债，还开了一个大鱼塘、种了一片黑心树。土改以后，咪曼宰不再听地主们的使唤了。地主鲊岩烧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同时想霸占大鱼塘和黑心树林，于是想方设法要陷害咪曼宰。1959年，咪西玛的姑娘玉憨病了，鲊岩烧就造谣说咪曼宰是琵琶鬼，是他把玉憨搞病的，但不巧玉憨的病很快好了，因此琵琶鬼没有赶成。但地主仍要咪曼宰买一头猪、20只鸡、20个蛋来祭鬼。1963年，玉叫丙生病，鲊岩烧就唆使玉叫丙拿一团糯米饭，中间夹一个半开银元，来到咪曼宰的家。同时，全寨的地主富农分子，一起造谣说咪曼宰是琵琶鬼。于是连夜拆了他的房子，并连同把他的四户亲戚一起赶出曼景傣。从此，鲊岩烧就霸占了咪曼宰的黑心树林和大鱼塘……

景颇族也有一种名为“琵琶鬼”的恶鬼。据说此鬼多附在中年妇女身上，夜间外出咬人。被咬者生病，必须杀牛杀猪祭它。人们认为，碰到这种鬼多被咬死，所以景颇族最怕这种鬼。如果经巫师在打卦中指出此鬼附在谁身上，一般要把附有“琵琶鬼”者撵出寨子；若姑娘附有此鬼，就终身不能出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将附有“琵琶鬼”者杀死。据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

^① 即被琵琶鬼附身而会危害别人的人。



云南省陇川县邦瓦寨山官早堵的儿子生病，由巫师打卦指出是被下寨的两家附有“琵琶鬼”的女人咬的。虽然杀牛祭鬼，但其儿子仍死去了。早堵气愤至极，持枪跑到这两家，杀死了被认为附有“琵琶鬼”的三个人。被打卦指为“琵琶鬼”附身的妇女，不乏有得罪巫师者。

白族有一种所谓的阴谋鬼，据说附在谁身上，谁就有置人于死地的本领。如果他把某某人的姓名写在纸上，画上符，念过咒语后烧掉，某某人就会患病或死去。但是，这个被阴谋鬼附身的人，自己并不知道，而是由巫师推算出来的。巫师在给病人念咒前，取一些人骨、头发、破鞋，丢在水塘里或埋于地下，接着巫师为病人看病，然后跳神。当神附体后，去挖水塘或地面，一旦发现人骨头发，巫师想诬陷谁为阴谋鬼，谁就被认为是阴谋鬼。由此看来，所谓阴谋鬼完全是巫师杜撰出来的，是其随心所欲地陷害不听自己使唤或与己有仇者的一种手段。过去，在哈尼族村子里，有人生病总是请巫师看，巫师往往把害病原因归结为村中的某个妇女所带来的，被诬陷之人有的被当场打死，她们中也多是被巫师怀恨的人。

在黎族的观念中，有一种被禁鬼（危害他人之鬼）附身的女性，人们称之为“禁母”。凡被禁鬼附身的女性（多为中年或老年妇女）虽然自己不知不觉，但“禁鬼”常离其体而出，徘徊于他人家门，或出游于半路寻食，并将“禁包”放在别人身上，使人生病。以往，村寨中一旦发现“禁母”，便处以凌辱性乃至致命的惩罚。其惩罚形式有三：一是由村寨头人出面，伙同道公等公开将“禁母”杀害。二是在“禁母”家杀黑牛、黑狗、黑鸡取血，谓之“三黑血”，由道公为“禁母”清洁灵魂，即敲锣打鼓，将血洒向其身，以示驱赶禁鬼。三是将“禁母”抬到河里浸泡，沿途用粉枪朝抬架轰击。浸水时将其衣裙脱尽，让水冲走，另以洁净衣服换上。回家后闭门三天，使之成为灵魂纯洁的女人^①。被指为“禁母”者同样有道公怀恨之人。

以降神附体作为骗术和手段为人治病而使人致死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上海郊区一位农民患了绝症，一巫婆说“包治此病”。两个月后，患者却在“治疗”中死去。甘肃宁县瓦斜乡一女青年患急性阑尾炎，在家请“法官”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77 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巫婆捉弄了三四天，结果病情恶化，在送往医院的半路而死。当然，一些民族对那些将病人医治死掉的巫师也以将其杀死作为还报。例如，珞巴族的巫师“纽布”如果多次为人跳鬼使病人痊愈，他的名声就大，他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但假如跳过鬼的病人死去了，就会被人认为是跳鬼的“纽布”吃掉了，因为“纽布”变成了“鬼人”。这样的话，“纽布”不但被人们憎恨，往往还被人杀掉。据说怒族有名为“尼玛”的巫师，其能够用肉眼看见祸害人体的各种鬼灵，还能看见人们死后在阴间生活的一切情况。所以他们不仅能为人看鬼治病，也能够替病人到阴间去把失去了的魂魄捉拿回来，因而，尼玛也能施祸于人，能摄人灵魂而置之于死地。如果某人在夜里梦见雀鸟飞来，又在翌日早晨恰巧碰到尼玛；或是在病中神志恍惚时喊叫了某个尼玛的名字，那些人就会惶恐地认为自己的魂灵已经被尼玛摄去了，必须请另外一个尼玛为他招魂。由于尼玛能治病纳魂，又收较多的酬金，故一般人对尼玛怀有敬而远之的隔阂心理。历史上曾有过因为怀疑尼玛摄魂祸人，因而赶走尼玛，甚至杀死尼玛之事^①。

类似惩罚巫师的现象，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原始民族中多有所闻。由于巫师具有巨大的魔力，使人们感到敬畏。当一个群体越是感到他的力量，就越是需要他的力量，因此巫师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是得到承认的。但是由于他那种超凡的力量无法令人容忍，因而又同时受到反对，甚至遭到伤害。

当然，我们决不能把降神附体的骗术和手段的得手完全归咎于巫师等别有用心之徒。同时还应当看到，其阴谋的得逞，还与人们的愚昧无知有着很大关系。前面所举的那位农村党员不是对冒充“百岁神汉”的劳释分子制造的迷信骗局信以为真吗？更为可悲的是，那母女俩竟然对“百岁神汉”的任意作践“感觉良好”，其愚昧混沌达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1980年2月，在四川发生了一起以迷信为手段诈骗钱财并杀害两家13人的严重凶杀案，地点在四川綦江县。此案也与被害者的愚昧无知有极大关系。罪犯谢显吉，自称“魁星下凡”，“经常往返于人间天上，奏人间善恶，普度众生”。织金县阿烈公社秘书张盛宏、贵州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工人张清洪

^① 《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活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513页。



对其十分相信，先后被骗去现金1600多元。谢怕骗财活动暴露，决定用“升天成仙”的谎言，将张盛宏、张清洪两家骗去杀害。二张深中迷信毒害，居然相信这套鬼话，同谢一起策划送老婆儿女“上天”。结果张盛宏的八个子女被骗到一个洞内活活杀死。他们两对夫妇被谢用绳子捆住，并结上石块，推入河水中。他们一心想上天做神仙，至死未悟。幸而张清洪一落水，有所觉悟，于是拼命挣扎，才脱离险境，即向政府报案。后来谢被依法判处死刑。

《四川法制报》披露的一起“神仙血案”也十分发人深思。阆中县一农民自称“玉皇大帝”，封他母亲为“王母娘娘”，姐姐为“王妙真”，13岁的大儿为“大将军”，8岁小儿为“小皇帝”，并要带他们升天。酒醉饭饱，梳妆打扮之后，“玉皇大帝”便将并排躺在地上的“群仙”活活踩死、撞死。其妻、叔等三人因不堪其苦而逃脱幸免。这位“玉皇大帝”未能进入灵雷殿，而是进了监狱。可悲的是，不少村人竟认为他未能升天的主要原因是修炼功夫不够。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因迷信降神附体风习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同样不可忽视。据《正德琼台志》载，东坡云当地之人“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杀至十数牛，死者不复。幸而不死，即归于巫”。又据《黑龙江志稿》记载，过去跳神“神曰马祭则杀马，牛祭则杀牛，羊祭则杀羊，往往杀无数而病人死，其家亦败”。以至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莫叫降神亏常筵！”

1990年3月29日，湖南浏阳大瑶乡搞接送邱仙姑的迷信活动，参加的人数达7000多人，六七人一排的队伍长达两公里，彩色大旗500多把，香案、神轿20抬。从清晨5点到晚上10点，人们游行祭祀了17个小时，经过两乡32村，行程50多公里。队伍中有团党员，也有退休干部。对于这一类迷信活动，各行各业都大开绿灯，农民中止了春耕，学校推迟上课，花炮厂供给每个职工一千红炮……上述因迷信降神附体而造成巨大浪费的古今事例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为之和绝无仅有，它在那些边远地区乃至一些已脱贫走上小康但尚未脱去愚昧的发达地区仍可多见。其所造成的巨大浪费，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 降神附体巫风对迷信心态的产生、形成 与经久不绝的推波助澜

降神附体风习及其“神秘体验”对迷信心态的产生、形成和经久不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降神附体风习与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产生与形成

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产生与形成，按照一些人类学家的说法，是由于原始人对梦、异象、幻觉、疯狂及其他类似现象的错误理解。从原始宗教、原始社会史、古代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种见解似乎太笼统。著者认为，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产生与形成应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步产生与形成阶段，二是全面形成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降神附体的“神秘体验”对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全面形成具有强化作用。具体而言，在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初步产生与形成的阶段，由于人们不理解做梦、幻觉、错觉、疯狂及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异象发生的原理，而想象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鬼神在其中操纵，且想象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鬼神世界，于是初步产生和形成了迷信鬼神的心态。但这时人们对鬼神的迷信主要是从恐惧出发的（其中当然也包含有某种茫然的祈望）。在以上异象中，鬼神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主要是以危害者的形象出现的，它们不但未在人身上体现出多少“善”的功用，而且在自然界大肆制造灾祸。这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原始人对它们的迷信——出于恐惧人们也会迷信它们，却显然会影响人们对它们的进一步崇拜，因为人们迷信崇拜鬼神毕竟不仅仅是从恐惧出发，而且还是从功利出发的。何况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初步产生与形成仅仅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其所想象的鬼神世界也并非完善。然而，随着跳神



第八章 神秘主义的幻术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走阴等降神附体风习的出现，人们不但具体地看到了“鬼神”在人身上所创造的消灾治病、占卜预言等奇迹，而且还“看到”人与鬼神能在超自然的鬼神世界进行交流，这使得人们的迷信心态由以往的对鬼神的单一恐惧发展为对鬼神的既恐惧又崇敬。至此，原始人迷信心态的产生与形成已并非建立在想象，而是建立在“真实体验”的基础上了。在这一基础上，鬼神世界也得到丰富和完善。很可能鬼神世界以及某些关于死亡问题的神话题材都是巫师们和其他降神附体者的出神体验的结果：在出神状态中他们旅行到另一世界。在那里，他们到过的地方和遇见过的人物，无论是在他们神情恍惚之时还是在此之后他们本人（尤其是巫师）都十分细致地描绘出来了。因而，那个未知的与可怕的冥界也就具有了形式，而且依据某种特殊的形式组织起来，最终表现出某种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就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并且被接受。反过来，冥界中的超自然居民也变得具有可见性了，他们都有某种形状，某种人格，甚至还有一部传记。渐渐地，冥界也有了可知性。归根结底，巫师和其他降神附体者对其出神状态中的旅行的叙述对于冥界的“精神化”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们又以许多奇妙的形式和人物进一步丰富了鬼神世界^①。譬如，我国昆仑神话中显现的天堂景观与守护大神的形象很可能是见诸文字记载的古代巫师们的幻觉体验。苗族的“做苗家稻”中的所谓见到谷神不完全是杜撰，很可能是一种心灵投影（幻象），是“集体意象”；也可能是外在的一种幻影，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幻影。这种心灵投影（幻象）或幻影，促使人们更加相信谷神的存在，也就更加崇拜谷神了。这就是所谓的“阴间世界”的实质。又如在西伯利亚、中亚、波利尼西亚以及北美部落的口头文学中存在的某些史诗题材与萨满的出神体验叙述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就像为了召回病人的灵魂，萨满要下到地狱去一样，史诗英雄也是到冥界去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把死者的灵魂召回来。俄耳甫斯历尽千辛召回其妻的灵魂就是一例。

人类早期迷信心态的全面形成，正是在上述降神附体风俗中的“神秘体验”的强化作用下实现的。

^① 《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第49—50页。

（二）降神附体风俗与迷信心态的泛起和经久不绝

纵观中外历史上的经朝历代，鬼神的作用并非随时随地都灵验，古今中外由于迷信鬼神而吃亏上当的例子举不胜举，各种各样的以迷信为骗术和手段进行骗人的把戏也不断被揭露，然而，为什么在快接近21世纪的今天，迷信心态仍占有一定的市场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竞争日益激烈，人们的机遇瞬息变化及生活随时随地变得不安定，只好将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护佑和来世的幸运上，宗教迷信的思想于是深入人心，并根深蒂固地承袭下来。在我国，封建迷信的遗毒尚未肃清、科学文化还很不发达，自古以来就形成的“神灵无过”的心理定势，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遇事求神即使不灵验也决不归咎于神，而只会“内省自责”、“外寻异象”的变态心理，等等。除此之外值得强调的是，降神附体风习的抬头及其种类的不断增多，扩大了人们对鬼神世界的耳闻目睹乃至神秘体验，从而强化了人们的迷信心态，也是迷信心态泛起和经久不衰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表现在：

首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降神附体风习在巫师、宗教师们的苦心经营下，由远古时期的跳神逐渐演变发展为后来的走阴、扶乩、舞仙童、唱神仙、请篮神、圆光、入定灵言、小转板、灵运盘、倾桌术、降神会等。这些种类中的一部分不仅在国外普遍存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在我国不少农村地区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近年来其活动还有抬头之势。如果说远古的跳神仅仅是巫师对鬼神世界独有的神秘体验，那么，后者的出现，则使一般的人也有可能亲身体验到鬼神世界的存在而产生和形成迷信心态。据调查，美国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有过从产生灵感到与死者交谈的超心理体验。美国是如此，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亦是如此，西方社会信教的人之所以那么多，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当与此有关。同样道理，在我国农村，迷信心态比城市更为根深蒂固，除了因为农村的经济文化不如城市发达外，也与降神附体风习在我国农村还种类较多和较为流行，我国农村居民多有对鬼神世界的神秘体验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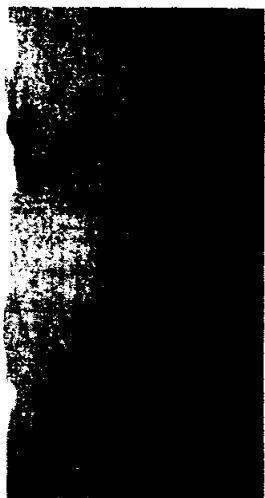


其次,降神附体风习的抬头及其种类的不断增多,使一些本来不信神或半信半疑或只不过是一般相信的人在其直观刺激作用下或改变了不信神的立场,或加速强化了迷信心态,从而造成了迷信心态的泛起和经久不绝。例如,据调查,我国一些对鬼神的态度由半信半疑到全然相信的人,其态度的改变正是这些人亲眼目睹了降神附体风习中的“舞仙童”者等不学自会舞拳弄棍;“唱七姑娘”者等不学自会唱歌;“斗阴拳”的演练者等经降神附体后“力大寻常数倍”;打撞者等能抗疼拒痛;“请筷神”者的筷子会自动等神秘现象,在这些“神秘”现象的直观刺激作用下实现的。有位台湾学者曾对我国台湾的一贯道信徒进行个案分析,当问到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虔诚信奉一贯道时,约有70%说是由于目睹了扶乩所显示的灵异现象。本来半信半疑,甚至从来不信鬼神,只因耳闻目睹了降神附体风俗中的某些“神秘”现象便转而迷信鬼神的事件也不乏其例。据周运镛《近五十年见闻录》卷六云:“……吾族惟卢公,素不信巫,尝至牛路村佃人陈某家,适其家请巫召亡父。公足未入门,巫在庭中嘱陈某,曰:周主公来矣,宜预备茶汤招待,将所佃十四斗三升谷交量清楚。某笑其妄而讶其能知谷数。既公入室,众人皆惊呼为神。公问何事,喧嚣乃尔?陈某以告,公亦称奇,自此笃信巫言,尤过于流俗焉。”又据《宇宙风》(乙刊)报道,一个“一贯的”“无神论”者,在屡次听了别人谈论扶乩的种种趣话后,不觉好奇心动,便前往观看,竟至为扶乩辩护。19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荣誉教授罗伯特·海尔出版了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书的全名是《鬼魂现象的实验研究,论证了鬼魂的存在及其与活人的交流:关于天堂、地狱、道德和上帝的鬼魂世界学说,及(圣经)对基督徒道德的影响》。这部书是心灵研究和神学的大杂烩。在书中,海尔叙述了他是怎样开始唯灵论的研究的,结果由一个无神论的怀疑者变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不仅描述了其他降神者的出色表演,而且连他本人也变成了一位降神者。上述这些人的迷信心态的强化,或不信鬼神,怀疑鬼神之立场的转化,虽最终也可归于社会原因中的某些方面,但又不是简单地用社会原因就能说明的。如果说由于前述的社会原因就能使一部分人产生和形成迷信心态,造成迷信心态泛起和经久不绝,但若是没有降神附体风俗的抬头及其种类的不断增多扩大了这些人对鬼神世界的耳闻目睹,乃至神秘体验,

神 秘 的 幻 术

第八章 亚当与夏娃的恶作剧：降神巫风的危害

这些局面的出现将会缓慢得多。正是由于降神附体风习能给人以直观刺激乃至神秘体验，再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灵无过”的心理定势的影响，尽管鬼神作用不灵验的情形多有发生，但古今中外的迷信鬼神者们却只是对迷信现象作出肯定而不作否定，只注意那些“灵验”的事实而视而不见那些不灵验的事实。就如同对待降神附体者的许多预言那样，由于其中的大部分预言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有些肯定会“实现”的，但人们往往将另一部分没有为实际所证实的预言给忘了。乃至人们求神祈福消灾，占卜算命毫无结果，甚至很多病人在巫师跳神的神鼓声中丧命，但人们却认为这是神的旨意，或归于病者“生平有过”，“鬼不见赦”；或归于求神者自己对神的不够虔诚；或是去寻找对神不恭的外部原因，诸如是否由于自己违反了某些禁忌，是否因为巫师出了某些差错，等等，从不会对鬼神的灵验产生丝毫怀疑而失去对鬼神的极端崇拜，这就是所谓“内省自责”，“外寻异象”。正是出于以上理由，著者认为除了社会的原因外，降神附体风习的抬头及其种类的不断增多，扩大了人们对鬼神世界的耳闻目睹乃至神秘体验，从而强化了人们的迷信心态，也是迷信心态泛起和经久不息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明确这一点，对我们认真、扎实地开展好破除迷信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就我国目前而言，既然降神附体风习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又有所抬头，那么如何消除降神附体风习对迷信心态的产生、形成、泛起和经久不息所造成的强化作用，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 降神巫风的起源、形成、传承与传播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神

秘

的

幻

术

降神附体风习的起源、形成、传承和传播的问题，是一个难度颇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无学者对此作过明确考证。由于降神附体风习有可能起源于文字尚未出现之时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的原始先民还没有能力将这一史实记录下来，致使关于降神附体风习起源等方面的材料成为一片空白，这给我们了解它的起源、形成及其早期传承、传播的情形都带来了极大困难，我们只能根据原始社会史、原始宗教史、考古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其作出某些推测。

一 降神巫风的起源期与形成期

(一) 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降神附体风习的起源期

降神附体风习极有可能是伴随着巫师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探讨降神附体的起源期少不了要涉及巫师的起源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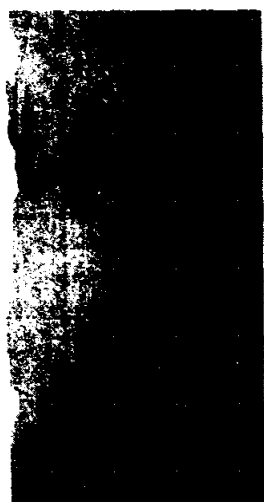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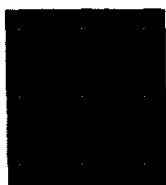
1. 关于巫师产生的历史时期^①

关于巫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自产生鬼神观念起便出现了巫师;一种认为巫师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一种认为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一种认为到父系社会早期还没有出现巫师,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巫师才从氏族酋长中分化出来……引者赞同宋先生在《巫与巫术》一书中关于巫师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比起其他说法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我们从欧洲一些地方早已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看,尽管远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人已有为死人埋葬的习俗(多数学者认为,这种习俗说明当时已有了灵魂信仰的观念,所以要对死人进行埋藏),但尚未发现这一时期已有巫师的证据。而后在法国、西班牙等地发现了不少旧石器晚期(即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的洞穴岩画,其中有戴着兽形面具,跳着神秘舞蹈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有人说是图腾舞的反映。根据以下神话传说及现存事实来推断,这些形象很可能就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的巫师形象。

首先,许多神话传说都认为巫师来源于妇女。例如,蒙古族传说萨满(通古斯语“巫师”之意)起源于女巫。维吾尔族、鄂温克族、锡伯族、阿尔泰的铁勒顿人都传说第一个萨满为女性。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认为最早先有女巫,后来才有男巫。

其次,世界宗教史的研究表明,中外许多民族的巫师多为女巫。我国各民族中就普遍流行过以女性为巫。汉族如此,壮、布依、侗、仡佬、瑶、苗、黎、傣、白、彝、羌、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族等也是如此。据统计,在1900年到1945年之间,鄂伦春共有39个萨满,其中女性萨满占24人。在国外,日本近现代民间新兴宗教的教主中,“女性占的比例格外的多”,且“她们中几乎

^① 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引用参考了宋兆麟先生所著的《巫与巫术》一书中《巫师的产生》一节的内容。



全部有‘附体’的体验,似乎日本的女性,很具有善于充当神的使者的本质”^①。有人曾对1562—1864年德国西南部地区的1258个妖巫死刑案作了专门研究。研究表明,80%的妖巫是女性。这种女巫的普遍性,说明巫师的产生具有着古老的来源。

最后,有些民族虽然有男巫,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往往要男扮女装。如满族男萨满在请神时要穿女巫的裙子。瑶族、黎族的男巫在跳神时,胸前要挂女性乳房的模型。四川的云阳、广安等地过去亦有男巫装女饰跳舞之俗。西伯利亚雅库特人的男萨满的胸前亦挂象征妇女乳房的金属制品,作法时要戴上女人的头发。在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中,至今有些萨满仍留一小撮长发。这些男扮女装之举,乍看起来似乎很可笑,但它正说明了巫师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之中。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于妇女不仅是生产、生活、生育的主力,也是血缘纽带的体现者,并且管理氏族事务,担任氏族首领,故最初的巫师由女氏族长兼任是合乎情理的。只不过随着父权制兴起后,男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认为妇女不洁,不能请神,女巫才逐渐为男巫所取代。但在这一领域内,妇女的统治是相当牢固的,就是在进入父权制社会后,女巫仍有一定的势力,她们在各民族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男性想踏入这一领域仍然要受到习惯势力的抵制,以至于在许多民族中,凡男子想当萨满都必须装扮成妇女的样子,这实际上是母权制与父权制的斗争在巫师身上的反映。

2. 巫师因“通神”的需要应运而生

巫师的产生是出于“通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并与祖先崇拜观念的产生密切相关。这是因为: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由于血统按母系计算和人们血族观念的强烈,特别是由于在母系氏族的范围内同一家族的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所以他们之间的血族观念变得更为直接和亲密。在这种共同体内,女性家族长及其他女性长者有更多的机会来抚养和照看自己家族的子女。这样,人们对自己

^① (日)小田晋:《“现代宗教热”之谜》,工人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60—61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母系家族中的女性长者十分尊敬，甚至她们死去之后也还会受到后代的崇敬。在这种情况下，祖先崇拜的观念便产生了。当然，人们崇拜祖先，并非仅仅是出于对已故亲人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为了祈求祖先的灵魂在冥冥之中保佑其子孙后代，使他们免于灾难和不幸。换句话说，人们崇拜祖先更主要的是想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祖先的神灵上。然而，人神之间是不能直接交往的，这就需要一个能沟通人和神灵的使者，以便沟通人与神之间的联系。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沟通人、神之间联系的使者——巫师便应运而生。那么，哪些人是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呢？毫无疑义，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显然是女性家族长或其他女性长者。一些民族传说，在远古时代，天地之间有天梯相通，一般人也可以很随便地上天。后来天梯断了，一般人就不能再凭天梯自由地上天。然天与地之间的联系，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必须有一个中间人来进行，那就是女巫。锡伯族萨满流传至今的一幅古老神像对上述推断作了有力的例证：在这幅古老的神像上端，有一个站在云层之上，头戴神帽、身穿神衣、手持神鼓的女人。据说她就是“第一代”萨满。“第一代”萨满便能绝地通天（神），这幅古老的神像似乎在向我们表明，巫师的出现正是出于“通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最早的巫师是通神的巫医^①，最早的降神附体风俗是跳神^②，最早的巫师是女性家族长或其他女性长者。

当然，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最早的巫师是女性家族长或其他女性长者，这不仅仅是因为女性家庭长或其他女性长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有特殊的统治地位，还因为在原始社会妇女比男子更多地发生心理与生理病变。除此之外，还与当时的人们认为女人天然具有神性的观念有关。

据研究，在古代社会（乃至在现代社会）妇女比男子更多地发生生理与心理病变。以癔病患者为例，不论古今中外，癔病患者中女性都占多数。据不完全统计，在现代医院治疗的癔病患者中，男女比例为1:8，若加上分散于社会尚未接受治疗的人员，男女比例将为1:20。癔病的起因纷繁复杂，因各种事故引起的惊恐、愤怒、兴奋等精神刺激，都很容易在女性身上形成反应，这是由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③，因而女性癔病患者占的比例极大。

① 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62页。

② 神像上的这位头戴神帽，身穿神衣，手持神鼓的女萨满，与我们现今仍能看到的许多民族的跳神者十分相似。

③ 黄伟民：《癔病·歇斯底里·女性》，见《自然与人》1990年第1期。



除癔病外,就连神动现象也与女性的心理和生理有关。神动是指人处在房屋内,感觉到屋内的东西神秘地运动。神动现象往往是由一些处于青春期的少女感知到的。这些少女并无恶作剧的意念,但恰恰是她们生理与心理的异常,才导致周围的东西“神秘乱窜”。正因如此,日本阿伊努人的萨满不是任何人都能充当的,一般是一个少女在感到难以控制感情冲动时才开始的,多数萨满在十几岁即青春期前后都有这种经历。有一个名叫胡斯科的阿伊努人萨满,大约在15岁时的每天午后,她总是强烈地要把想到的事情大声地唱出来。同时她似乎感到有一股强烈的气在她体内转来转去。长辈们告诉她,她已感到有要履行萨满仪式的愿望了……

一般说来,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疾病总是意味着某种异常,特别是癔病等精神病患者异于常人的行为表现,在原始人看来,恰能说明神已进入患者体内,所以患者才表现出异于普通人的神的情态,这正是原始人多以有过精神病史的女性患者充任萨满的观念基础。再加上由于女性总是交替着过两种不同的生活,即洁净的生活与不洁净的生活^①,也就是说女性总是不断地往返于神圣领域与世俗领域,以致原始人普遍地认为女性更多的是与神性发生内涵上的一致,女人天然具有神性。因此,女性也就不同于男人那样是单性的人,而是具有两栖性质的神人。她们不仅能被神灵附体,表达神的意愿,而且有主动唤来神灵使之附体,引导神灵采取人们所需要的行为的才能。既然如此,女性最早担当起往返于人神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使命当然也就责无旁贷了。正因如此,美国加州印第安人的部落把萨满的名誉头衔主要授予那些有了某些迷狂经验的妇女。之所以选择她们,是因为她们天生具有迷狂和类似表现的倾向。

综上所述,既然巫师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巫师的出现又是由于“通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那么,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期就应该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

^① 吕微:《昆仑神话与萨满文化》,见《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3期。

第九章

神

秘

的

幻

术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二)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降神附体风俗的形成期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青铜器时代(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降神附体风俗中的跳神仪式极有可能已经形成,萨满作为专职人员极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创造了较前更为复杂的跳神仪式、跳神专用服装、相应的祷词、咒语等。例如,在宁夏贺兰山新石器晚期到青铜器时代的岩画密集区,常可发现一种奇特的人物形象:人物以全身正面形象面对观众,有的头上有饰物,双臂悉曲举向上,五指分开,两腿作最大限度叉开,脚尖朝外,五个脚趾分开,颇似青蛙游水之状,胯下有被夸大了的女性生殖器。有学者对这些人物形象作了研究认为,从形象上看,这类人物形象有意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以显示其有超人的本领,似有通天地鬼神的非凡能力,她所具有的法力,似可将神的旨意传达于人,又能将人的要求上达于神,是具有沟通神人、天地关系的特殊人物。从这种奇异人物的姿势看,它不是表现人的常态行为,而是正在降神伏魔、从事作法。总之,从这种人像所取的特有姿势看,她正在作通神之举。除贺兰山之外,在山西吉县防风崖,内蒙古的阴山、乌兰察布草原、苏尼特左旗锡林郭勒草原,新疆木垒县天山内等地的岩画中,都有与贺兰山巫师岩画相同或相类似的巫师岩画。与贺兰山巫师岩画风格最相近的岩画,是苏尼特左旗和阴山的几幅巫师岩画,这些巫师岩画与贺兰山巫师岩画相比有明显的一致性。比如,都作正身形象,面对观众;都作裸体形;都作舞蹈或祈祷状;多呈蛙式,四肢外伸,手指和脚趾张开,具有人蛙合体或人、蛙两种因素的特点。这种人、蛙互相拥有对方形态的表现方法,实际上体现的是人、蛙相互变形。巫师向动物转形,除外观的变形外,更主要的是巫师的整个身心已转成动物。这就是萨满教中的请魂附体。所以贺兰山等地早期巫师岩画类蛙,从意念上看可能表示巫师请蛙附体。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认为,普通的萨满一般只能变成鸟、鱼等动物,只有拥有非凡法力的萨满才有变成青蛙的能力。贺兰山等地岩画中的巫师形象之所以要模仿青蛙,这是因为青蛙是早期巫教观念中有很大神性的动物。在阿尔泰史诗《玛达依——卡拉》中记载,青蛙是地狱之主的仆人。由于青蛙是两栖动物,所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以萨满认为变形为青蛙,便能像青蛙潜水那样到地狱为病人和死者招魂,或像青蛙跃起那样到天界(上界)与神灵交通。贺兰山等地的巫师岩画,证实了我国北方草原巫教源远流长。当然,见于贺兰山等地的巫师岩画并不是巫教的源头,而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巫教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阶段在岩画艺术上的反映^①。它同时也证实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迟于青铜器时代,降神附体风俗中的跳神仪式已经形成。又如,在现今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区的奥卡河畔发现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岩画,在这些岩画上发现了现今萨满所拥有的那些神具和神服。萨满们手持神鼓,穿着神服(带有璎珞和垂饰),头戴兽角状神帽,双手举向天空,呈祈祷状。类似的岩画亦发现于贝加尔湖沿岸和后贝加尔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萨甘札巴湾和阿亚湾岩画上那些小人图像的姿势。他们分明是在举行萨满教的跳神仪式,而且是集体在跳^②。

二 降神巫风的起源地

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究竟是多源头还是单源头?就我国而言,从一些学者关于萨满教起源于东北,以及与萨满教的以承认精灵能支配人,人也能支配精灵(即鬼神附体)的特征相类似的巫(鬼)教始于西南或西北的观点来看,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当是多源头的。然这方面的证据尚不充分。萨满教研究的成果表明,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极可能是单源头的^③。降神附体风俗极有可能起源于久远地存在于北亚(包括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的东北,下同)的萨满教。其主要理由是:

其一,萨满教是一种因出现了通过“昏迷”方术致使“神灵附体”的萨满而得名的原始宗教。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萨满教的学者都认为,萨满教早就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期的北亚诸民族中。萨满在通古斯语中的意思除了

① 盖山林:《贺兰山巫师岩画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② 姚凤:《布里亚特蒙古族萨满教的形成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期。

③ 由于多源说证据不足,笔者暂持单源说。待多源说有充分证据,再予以修正。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指巫师外,其另一个意思便是指激动不安、疯狂、昏迷,昏迷方术是萨满教最起码的特点,没有昏迷方术便没有萨满教。“昏迷”一词,在萨满教术语中,根据语言环境的不同,可有三方面的含义:①指萨满行巫时精神异常变化的表现,意为昏迷。所谓昏迷包含一个过程,即先是癫狂,逐步进入催眠状态,到高潮时陷于昏迷(往往昏倒)。严格意义的昏迷状态(失去知觉)一般只是短暂现象或不存在,实际上多是半昏迷或状似昏迷。②指萨满巫术观念之一,意为精灵附体或灵魂出窍(“灵魂出游”),认为此时萨满以其灵魂与精灵会晤交涉,为通神的手段之一。③指萨满巫术仪式步骤之一,相当于汉族地区巫师作法时的所谓“下神”(“请神”、“降神”)、“过阴”(“下阴”、“游阴”)等过程^①。昏迷方术早就形成于青铜器时代的北亚。前面所举的在现今贺兰山、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区的奥卡河畔、贝加尔湖、后贝加尔地区等处发现的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巫师岩画内容,对此便是极有力的证明。我们从现今萨满教的跳神仪式来看,其每每离不开昏迷方术。由今推古,上述岩画所反映出的已处于形成阶段的北亚的古老跳神仪式,无疑地也应包含有此术。

其二,击打手鼓狂热跳跃是萨满教从古至今举行跳神时的始终如一的特色。如果能寻找到萨满手鼓的起源地,也就为探讨萨满跳神仪式的起源地问题找到有力的证据。晚近匈牙利学者戴奥斯基在俄罗斯境内的叶尼塞河上游石壁上发现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鼓形刻画,他认为这是萨满鼓的图形,它极像古亚Yenisei Ostyak(ket族)萨满所具有的彩绘之鼓。这一石壁鼓形刻画的发现地在贝加尔湖之西南,而贝加尔湖^②即匈奴帝国时代的北海。换言之,石刻的发现地区应是匈奴帝国的北疆。戴氏的这一发现,与近代米浓诺夫等学者推测贝加尔湖周围是萨满手鼓起源中心之说相合^③。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笔者以为跳神这一最早的降神附体风习极有可能

① 转引自于锦绣所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版“萨满教”辞条注①,见《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第33页。

② 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

③ 谢剑:《匈奴宗教信仰及其流变》,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册。



起源于北亚。

三 降神巫风的起源与精神性疾病

在研究世界范围的萨满教时,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他们首先碰到各种各样神经易受刺激的,有时显然不正常或完全发疯的男人和女人。在20世纪期间,在北亚、北美和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都发现这些地区的巫师是些精神病患者。然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包括北亚萨满教的萨满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萨满,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健全的。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萨满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按其形态,或者按其行为,都没有因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脱离其他人群。

笔者认为,对由什么样的人充当萨满的问题决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既否认萨满中有心理和生理都健全的人,也不否认萨满中多有歇斯底里和癫痫等精神性疾病患者。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心理和生理都健全”的萨满在性情上往往是些“喜怒无常”和“敏感”^①的人;那些患有歇斯底里和癫痫等精神性疾病的萨满,其病情多为轻状而非重症。如果前者在性情上不是“喜怒无常”或不“敏感”,他就不易进入被催眠或自我催眠的迷狂状态。如果后者是严重的歇斯底里和癫痫等精神性疾病患者,他就不可能人为地掌握和调节其疾病的发作。萨满与一般的精神病患者和歇斯底里发作者的不同,恰恰在于萨满具有人为调节发病时间的能力。

当然,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并非萨满的职务多由哪些人担任,而主要是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与精神性疾病有无关系的问题。那么,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与精神性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世界各地的萨满都有精神性疾病患者以及萨满教起源于北亚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来推断,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很可能就与流行于包括北极地带和西伯利亚的北亚诸民族中的

^① 这里的“敏感”实际上指的就是催眠的感受性强。

“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有关。

“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是居住于上述地区的诸民族中易发的一种疾病。它尤其在成年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中最易发病。病人发病时，抽搐，目光呆滞，或者有的突然惊恐地跑出去。一些医生证实，“极地歇斯底里”症与萨满跳神时的状态很相似^①。

据研究，尽管北极爱斯基摩人是一种特别强壮的民族，但却多会发生这种病。发病前是毫无预兆的，时间多在深秋，可以延续几分钟至半小时，然后突然地消失，如同突然出现一样。有人曾报道过这样的病例：一个妇女坐在地上，瞪着前方，茫然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前后摇动身体，吐着白沫，尖声叫喊着，语无伦次地说话。而她的孩子和邻居却熟视无睹（由于司空见惯而习以为常），就像没有发生任何反常情况一样。

由“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的症状与萨满跳神的状态极为相似的情况来看，降神附体风习的产生很有可能就像众多的习俗是产生于偶然之中^②那样，也许正是生活于远古时期的北亚诸民族中的某些患有轻度“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患者，于偶然之中学会人为地诱发、维持和中止其疾病而后产生的。尽管我们现在已无法推知其“偶然产生”的具体情形和具体过程，但从北亚的萨满多为久病痊愈者或“精神错乱”者担当，以及北亚诸民族中多流行“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等情形来作一番分析，似乎可窥出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由北亚的萨满的确首先是神经质的人，患有歇斯底里症且常常发作的人，有的还是癫痫症患者^③的角度出发，我们猜想，在北亚的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在当时的那些女性家族长或其他女性长者中，显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有这一类患者。这些人尽管在社会上占据有特殊的统治地位，但却逃脱不了也会多易发生上述病症。如果说在现代社会，这样的人绝不可能赋予领导的重任，但在当时，她们反而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秘密知识和超自然力量的人。因

① （苏）谢·亚·托卡列夫：《萨满教的起源与鬼魂观念》，见《世界宗教资料》1989年第3期。

② 《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42页。

③ 《世界宗教资料》1989年第3期，第20页。



为“就野蛮时代人的智力而言,把处于昏迷状态的人当作鬼魂的代言人是极其自然的。他在抽搐中的动作,毫不连贯的狂叫很像是某种征兆,似乎他已经丧失意志,某种奇异的存在控制了他的身体。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鬼魂抑或神灵通过此人之口说话,并操纵此人的行为”^①。正因如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几乎在各地均流传有关神经病因超自然力量而形成的看法,即“鬼魂附体”的信仰。而那些于无数次的不由自主的发作中偶然学会人为地掌握和调节上述病症(尤其是歇斯底里症)发作的女性家族长或其他女性长者,更是激发起人们想象她们不仅能与“鬼魂”交通,而且有主动引导鬼魂附体的本领。当时以至后来的北亚萨满(实际上世界许多地方的萨满亦是如此)多由“神经错乱”者担当,人们多以她们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人,其原因正在于此。至于由久病痊愈者或那些虽然心理和生理都健全,但在性情上往往“喜怒无常”和“敏感”的人充当萨满,则是在出现“神经错乱”型萨满之后的事。对于久病痊愈者来说,在毫无医疗条件、疾病和死亡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存的远古时代,既然能病而康复,那一定是神灵在保佑,他们一定与神灵有过接触,所以他们有资格成为沟通人神之间联系的使者,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再加之他们与那些性情“敏感”者都最容易被别人催眠,也最容易进行自我催眠^②,至于那些性情“敏感”者,本身就意味着催眠感受性强,因而他们更容易被人催眠或进行自我催眠。他们因此被老萨满视为新萨满的最佳人选。由此可见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与精神性疾病的关系。

① 《世界宗教资料》1989年第3期,第21页。

② 根据许多研究者的报告,由于“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在北亚诸民族中广泛流行,久病痊愈者中的不少人所患之症即为此症。而好幻想和易暗示性是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主要特点之一,故这些久病痊愈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易被别人催眠或进行自我催眠。



四 降神巫风的起源与原始舞蹈和植物致幻药

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除了极有可能与精神性疾病有关外，还极有可能与原始舞蹈和植物致幻药有关。

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之所以可能与原始舞蹈有关，是因为原始舞蹈常常能使人产生歇斯底里症。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谈到过，仪式是原始社会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原始人所进行的许多活动都离不开仪式，而仪式又都或多或少与原始舞蹈有关。原始舞蹈之所以与仪式密切相关是由于原始舞蹈极易使人产生歇斯底里症。对原始舞蹈，尤其是原始宗教舞蹈的研究表明：当一名萨满跳舞跳得精疲力竭时，僵直性昏厥症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发作……降神附体风俗中的跳神，也许正是产生于原始舞蹈，尤其是原始宗教之中。正因如此，狂舞成了跳神者引神附体的重要手段。当然，尽管早期的巫师们发现了狂舞可以诱发歇斯底里症，但他们学会人为地调节和中止这种症状，却也应当像那些“极地歇斯底里”患者型的巫师学会人为地掌握和调节其病症的发作那样，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只有当巫师们于无数次的狂舞中逐渐学会人为地调节和终止歇斯底里症，才能够说降神附体风俗于狂舞中诞生了。

至于说到降神附体风俗的起源可能与植物致幻药有关，是因为食用植物致幻药，例如毒蘑菇、南美仙人掌之类可以引起稀奇古怪的幻觉并狂歌乱舞。前面已经谈到过，食用植物致幻药的风俗早就存在于原始社会的许多人群中。以食用毒蘑菇为例，据一些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考察，早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就已认识到了食用毒蘑菇的异常反应，只不过他们认为这是鬼神借此以显灵。然而，古印第安人也许并非最早使用毒蘑菇的民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服用毒蘑菇的风习是从亚洲北部带来的。这不仅由于他们已被史前研究所证实是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由亚洲北部迁徙而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

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来,而且还由于在他们迁徙之前,他们可能早就存在服用毒蘑菇的风习。因为他们在迁移的过程中,已经带来了从旧石器到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生活的文化。也许正是在迁徙前的狩猎采集生活中,他们通过对各种植物的品尝而偶然发现了毒蘑菇具有强烈的迷幻作用。这种强烈的迷幻作用使他们进入了一种神秘的体验,体验到了自己与神灵的互渗和交往,并在不断调整其用量使之达到合理的基础上形成了服用毒蘑菇降神附体的风习。这种风习在现在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土著居民中仍可以见到,其萨满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保持着食用称作捕蝇蕈的毒蘑菇后装扮成神灵的习惯。

五 降神巫风传承的基本模式

前面我们已谈到,降神附体风习的起源极有可能与“极地歇斯底里”精神性疾病,与原始舞蹈和植物致幻药有关,且其最初的起源是出于偶然之中的。然而,是否仅仅凭这些偶然所得便能使降神附体风习得以传承呢?对这一问题,著者在本章的第三、四节中实际上已初步有所涉及,细心的读者或许已依稀地看出一些端倪。为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下面对其作更为具体的阐述。

著者认为,仅仅凭前述的偶然所得是不可能使降神附体风习得以传承的。因为“人的行为凭一时的冲动是难乎为继的,偶然的行爲只能有偶然的結果,要使人爲之行爲持之以恒,需要的不是偶发的冲动,而是同这方面行爲有关的,为某种总的逻辑性所概括的某些想法”^①。于偶然之中产生的降神附体风习之所以得以传承,正是早期的巫师们对偶然所得和所见的“昏迷”行爲及现象作不断摸索、不断实践、不断概括的结果。随着无数次反复尝试的不断深入,这些巫师们逐渐掌握了利用舞蹈和植物致幻药等手段随心所欲地诱发、维持和终止“昏迷”状态的规律,使自己在举行降神仪式时能达

^① (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1页。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到一种外表上好像是失去理智的“昏迷”状态,但在此期间却又能保持和调节这种状态,而不至于陷入到失去控制的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于是“昏迷”的行为由偶然的冲动上升为具有逻辑性的、可以通过学习训练而掌握的“降神术”。再加之早期的巫师们在选择继承人的无数次尝试中,发现了久病痊愈者和“敏感”者比起其他人更易获得“昏迷”方术,从而着重以这一类人作为后继巫师的人选,这就从客观上保证了“昏迷”方术的不断传习。从此,“降神附体”由偶然的行为一跃成为一种可随时举行的活动。当然,要学会人为地诱发、维持和终止这种“好像失去理智”的“昏迷”状态,并非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它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复的训练才能获得。而后继巫师任职的全部准备阶段之所以那么冗长,就是为了学会人为地诱发、维持和终止这种“昏迷”状态。例如,苗族“过阴”鬼师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疯癫”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数年时间,这段时间实际就是主要学习和训练“昏迷”方术。满族、鄂伦春等民族的新萨满,在其正式行使萨满职权之前,需拜一老萨满为师,学习领神仪式,这包括进行跳神训练,学习祭神的祷词,熟悉萨满教宗教活动的有关内容,等等。每次约10天,如此3年,跳神最后跳到神志不清、认为萨满的灵魂附体时为止^①。云南省昆明市阿拉乡彝族的女巫大多数都是在年轻时就当上的。新巫师的训练多在坛场上实践,她们要跟着老巫师见习各种驱鬼仪式,谙熟各种祀神仪礼。农闲时节,则跟老巫师学跳巫舞、唱“神曲”、练“巫调”。请神则是最后的功课,这对女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法宝,没有这一绝招,这个女巫就吃不开;请什么神唱什么歌,安什么神用什么调,那是自有一套章程的,非三年五载难领会其要领。

在北美等地,对萨满教“昏迷”方术的追求,也是新萨满产生的主要方式。美国印第安人中的一些秘密的巫师集团,其新手就必须经过特别的培训后才允许加入。这种“特别的培训”就包括学习和训练“昏迷”方术。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要成为巫师必须举行“血的加入式”,或直接由神灵参加,或由老巫师主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要刺穿自己的舌头,穿着特殊

^① 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60—61页。



的衣服,遵守各种禁忌,使用专门的法器,并“与神灵交往”。

六 降神巫风的传播路线

以上探讨,从几个不同角度论证了降神附体风俗起源和形成于远古时期的北亚地区,那么,降神附体风习又是怎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的呢?其成为世界性历史文化现象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其传播路线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著者认为,降神附体风习这一世界性历史文化现象的形成,是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将其开创的降神术和降神附体风习向世界其他地方辐射传播的结果。主要理由之一,就是通过“昏迷”方术致使“精灵附体”的萨满类人物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当然,有的研究萨满教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说法,就连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萨满教”辞条的编著者也认为,“与萨满教某些特点类似的现象在全世界各地原始民族中都可见到。这样的一些孤立特点,无论如何不一定是萨满教的。此种体系中的中心人物——术士、巫医和其他同类人物——能通过昏迷状态与另一世界交往。但是和萨满不同,他们获得他们的职位是通过着意的学习和理性知识的运用。虽然他们作为祭司主持祭典,居于权威地位,并具有作巫术的能力,但是其超自然活动的结构和特性是和萨满完全不同的”。

这种仅仅以世界上其他地方术士、巫医的“超自然活动的结构和特性”及其获得职位的方式不同于北亚的萨满,便否认萨满教是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降神附体这一世界性历史文化现象的形成,是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将其开创的降神附体风习向世界其他地方辐射传播的结果),实在难以令人信服^①。因为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萨满的超自然活动的结构和特点必

^① 何况北亚萨满职位的获得也要通过着意的学习和理性知识的运用。

然会发生变异。因此，不一定其他地方的萨满其超自然活动的结构和特点都得与北亚萨满相同。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推测，那么，世界原始社会史中民族迁徙的众多事实，将能很好地回答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及其降神附体风俗，是如何传播而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及其降神附体风俗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传播的。

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及其降神附体风俗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例如，西藏的本教本来就是流行在北亚的萨满教，是萨满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到了后来，本教不仅在西藏的中心地区，而且在西藏的边远地区，包括与汉族、维吾尔族、纳西族，甚至与印度交界的地带都有着广泛的传播。在新疆南部出土的木简中，就有本教徒活动的记载。云南的纳西族地区，也是受本教影响较大的一个地区。

又比如，从新石器时代起，生活在甘青河湟的“氏羌”部落已沿着横断山脉南下。由于甘青河湟北邻蒙古草原，“氏羌”文化中很自然地包含了许多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随着“氏羌”部落的南迁，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也就被带到了南方。像白族巫师跳神时敲羊皮鼓，有学者认为就是“氏羌”部落带来的。

再如，公元4世纪，北方的匈奴政权崩溃，广大的匈奴部众南下移民于中原地区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相处。据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古代匈奴的宗教信仰，乃现代北亚土著萨满教信仰的原型。匈奴胡巫随着民族的南移而进入中原地区后，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封禅书》谓：“九天巫，祠九天。”《三辅故事》云：“胡巫事九天于神明台。”《汉书·地理志》载：汉安定郡所属的朝那县，就筑有端旬祠十五所，祠内有胡巫祝诅。至于那些靠符咒术牟利的汉族迷信职业家，把降神、附体风俗带到全国各地，更是极其自然之事。

我们再来看看起源于北亚的萨满教及其降神附体风俗是如何在南北美洲传播的。

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明确地认为，萨满教的“昏迷”方术在南北美洲两个大陆的传播，很可能是由于来自亚洲的第一次移民浪潮。由于大量考古



新发现证明了由北亚向北美持续不断地大批迁徙，这一课题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据估计，第一批亚洲移民进入美洲的时间是前1400年。由这次移民浪潮的时间来看，萨满教及其“昏迷”方术在此之前早已存在于北亚，这些移民中的萨满显然会将“昏迷”方术带到美洲。也许正因如此，印第安人中的秘密社团和神秘组织才大都承袭了萨满所掌握的那些“昏迷”方术和活动。

至于欧洲、大洋洲、非洲的原始民族乃至世界各文明古国所存在的降神附体风习，同样也可用世界原始社会史中的民族迁徙的事实来加以解释：

欧洲——从今天的罗马尼亚绵亘到黑海、里海以北，远至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之南，以及俄罗斯东部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草原，从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对欧洲本身具有重大意义。游牧和不定居民族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飘忽不定，使草原起到了一种交通路线的作用和类似海洋通道那样的交往作用。公元前3世纪，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时断时续地迁移，达到日后西方文明兴起的地方。公元735年，人数较多的匈奴部落到达黑海沿岸，他们经过中亚细亚，进入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欧洲的降神附体风习，很有可能就是由这些游牧民族在上述时期（甚至更早些时期）带去的。例如，北欧芬兰的当代原始民族拉普人的巫师，在举行祭祀时要击鼓唱歌，随着歌声的进行，他们把鼓高高地举过头，并像处于恍惚状态似的卧倒下来。神志恢复时，他们能讲出所需要的信息。而拉普人是一个在冰川时代从亚洲缓慢西迁，并定居在欧洲最北方的民族的残余。

大洋洲——索恩（A.G.Thorne）在1977年、1980年两次提出早有古代亚洲人迁徙到澳洲的理论。他认为在澳洲曾经有过两次互不相干的迁移。一是南路，一批以粗大骨骼为代表的体格魁梧的人来自东南亚，可能从爪哇经过帝汶而进入澳大利亚西部。另一是北路，可能从中国华南来的体格较为纤细（根据骨骼）的人群，经过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几内亚而进入澳大利亚东北部。这两批不同来源的人群互相混杂，产生了澳大利亚土著人。这一理论，暗示了已掌握“昏迷”方术的东南亚及我国华南地区的原始先民逐渐迁徙到澳大利亚及大洋洲的可能途径。

非洲及世界各文明古国——大约前2000年，起源于里海地区和南俄大

第九章：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形成、传承与传播

神

秘

的

幻

术

形成、传承与传播



草原的印欧人，随后分成许多部落，到希腊、小亚细亚、埃及、伊朗、印度。印度的瑜伽、早期基督教的降神附体风俗，也许与这些印欧人的迁徙有关。有学者认为，印度瑜伽是一种原始萨满教和入迷状态的宗教实践。非洲的降神附体风俗，则有可能是由埃及传播出去的。

神

秘

的

幻

术

第九章

舞蹈狂·歇斯底里·致幻剂及其他·降神巫风的起源、

形成、传承与传播



尾 声

—

尾 声
神 秘 的 幻 术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于利用封建迷信、会门道进行反革命、危害社会治安、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犯罪活动必须依法进行严惩。从前面对降神附体风俗所作的多层次、多角度的透视和剖析来看,除某些降神附体风俗属正常的宗教活动外(例如藏传佛教通过格萨尔圆光占卜法占卜转世灵童,等等),更多的降神附体风俗成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以危害社会治安、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乃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手段。以降神附体为手段危害社会治安、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罪行前面已多有揭露;以降神附体为手段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也十分触目惊心。例如,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的同善社,利用神坛乩语等巫术,散布大量的反对与新政权合作的政治谣言,进而建立秘密据点,企图组织武装叛乱,被人民政府及时发现并予以取缔。一贯道在解放初也利用扶乩制造反革命谣言,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成为颠覆新生政权的反动势力,因此,人民政府于1951年明令取缔。在土地改革时期,有些巫婆神汉假托神言鬼语打击、暗害土改积极分子。有的反革命分子利用降神附体挑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欺骗恫吓群众,扰乱人心,破坏生产……



近几年来，全国反动会道门利用降神附体搞破坏活动的情况又有所增多。其中以一贯道的活动最为突出。据有关部门调查，有些地方的一贯道，又再继续利用扶乩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妄图称皇称帝、改朝换代，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由于降神附体风俗为以降神附体为骗术或手段的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由于降神附体风俗严重摧残降神附体者的身心健康，危害社会治安；由于降神附体风俗对迷信心态的产生、形成和经久不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除了不干涉那些属于正常的宗教活动中的降神附体风俗^①，我们应坚决打击以降神附体为骗术或手段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的分子，坚决取缔除正常宗教活动之外的各种降神附体风习。这是不容置疑的和毫不含糊的。

神

尾
声

秘

的

幻

术

二

降神附体风习与催眠和人体特异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离开催眠术和人体科学，将无法揭开降神附体的实质和真相。然至今为止，人们对催眠和人体特异功能的认识还是不一的。有人将其吹得神乎其神，有人半信半疑，有人持否定态度……持否定态度者，多是因为催眠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种种表现不符合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在过去的信仰受到新事物出现的威胁时，他们宁可拒不承认新事物，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旧观念；或是虽内心确实承认催眠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但又不敢亮出自己的真正观点，怕遭到他人的奚落，失去自己往日的威望。正因如此，为维护毫无道理的固执己见和个人信仰的地位，他们只好以“骗术说”、“偶然说”、“幻觉说”、“错觉说”等“理论”对催眠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加以否定。然而，就像“对于征服了罗马世界帝国并把大部分文明人类支配了一千八百年的一种宗教，并不能

① 正常的宗教活动中的降神附体风俗，指那些不利用降神附体宣扬封建迷信和进行反革命活动，危害社会治安，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宗教活动和习惯。



只说它是骗子们捏造出来的胡说就算完事”^①，那样，催眠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当然也应包括降神附体风习）也绝不是“骗术说”等“理论”就能否认得了的。如果它们没有出现过众多的奇迹，没有产生过治愈了许多病人等有用的功效，它们就不可能从古至今流传得如此广泛。假如没有特异功能，那么原始宗教，更不用说现代五花八门的宗教会得以维持下来。从表面上看，上述“理论”好像十分尊重科学，但实际上是反科学的，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主观成见，是认识失调在心理上产生痛苦后发出的有气无力的呻吟，它只会让唯心主义者和有神论者幸灾乐祸。我们再也不能让以往那种迷信风习研究中的说教式、训导式的态度占据上风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应只是简单地指责迷信，而应以科学和科学的态度来解剖和说明迷信。科学的态度，就是要放弃个人偏见和克服爱憎（柴尔德语）。我们既反对对催眠、人体特异功能和降神附体风习的神化，也反对对上述三者所作的看似傲慢实为怯懦的否定。降神附体风习的抬头和一些人对催眠及特异功能现象的神化，对我们所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危害作用，我们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要彻底破除迷信心态，就应当正视现实，重视对催眠、人体特异功能和降神附体风习的研究，探明其原因，揭露其真相，不给任何谰言留下余地，使人们心中明白而自觉地站在科学的一边。只有这样，才会有益于我们所进行的“两个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

三

至此为止，笔者对降神附体风俗的探究就要收笔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降神附体风俗的研究已到尽头。恰恰相反，这一课题的研究仅仅才是开始。本书对降神附体风俗的探究还有许多更为深层之谜尚未揭开，诸如催

^①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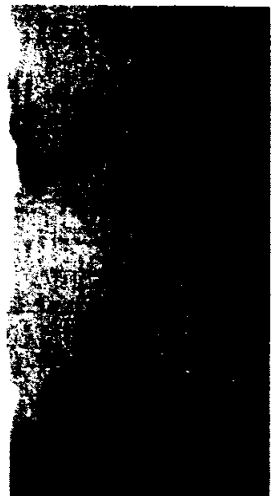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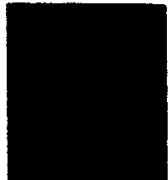
地
神
秘
的
幻
术



眠（暗示）引起人体心理和生理变化的机理，“残留图象”和“残留信息”的实质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它们涉及人体这一最为复杂的生命现象，尽管人类目前已掌握了足以将人类本身毁灭千百万次的锐利武器，但我们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还处于十分朦胧的阶段，致使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至今还是个“神秘的疑团”（拉瓦锡语）。要想解开这个“神秘的疑团”，光靠社会科学研究者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的心理学家、生理学家、神经学家、人体科学研究和催眠术研究专家学者等的共同参与，这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但我们坚信这一天终将是会到来的，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神
秘
的
幻
求

尾
声



后 记

后 记
神 秘 的 幻 术

公元1974年的春节刚过一周，节日的鞭炮还不时爆发出稀稀拉拉的脆响，学校便匆匆收假了。我们这些当年的中学生只好带着尚未消尽的惬意极不情愿地走进了教室。

开学后第二天的午休前，几个同学在宿舍里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谈起他们头天晚上到暮诺村观看“唱七姑娘”、“斗阴拳”、“斗地鼓牛”表演的感受……

“看来你们上当受骗了，那些一定都是作假骗人的把戏！”还未听完同学们的谈论，我便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们一当头炮。结果，午休时间全搭进去了，可谁也未能战胜谁。

晚饭后，那几个同学突然不由分说地“架”住我的双臂，似押解犯人一般，强迫我随他们去暮诺村“对质”。拗不过他们，我只好由他们“驾”着“土飞机”往暮诺村“飞”去。

这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如前所述的“斗阴拳”、“斗地鼓牛”、“唱七姑娘”三种降神附体风俗活动的表演过程。尽管经过一番痛苦的验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此事不假”，但对其表演过程中呈现的诸种超常现象我却百思不解。我在当时便暗暗下了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把这些谜底揭开！

这一次“绑架”，倒使我与降神附体风习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的仲夏，我们都中学毕业了。这之后我“上山下乡”当过知青，进厂当过工人，后来考入了大学……尽管十多个岁月蹉跎而过，许许多多的往事在脑际早已渐渐淡忘，可那个谜却还一直萦绕在我的眼前。于是，在从事我



的本行——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同时，我有意识地开始了对降神附体风习的初步研究。然而由于自己的懈怠，研究的进展似蜗牛爬行。1988年9月，我有幸被邀请回母校——云南省广南县珠琳中学参加校庆，听说算命卜卦、相面风水、降神附体等世俗迷信的沉渣又泛起，严重地危害着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意识到该是“还愿”的时候了！面对这种情况，倘若还没有一种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与袖手旁观无异！那将是一种严重的渎职！由此我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总算写出了这部专著。

此项研究课题能得以成书，与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王连生、陈振江三位先生对课题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忱的鼓励，冯尔康先生欣然为本书写序；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夏永翔、文史编辑室主任欧薇薇，以及“中华神秘文化书系”主编王玉德老师对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宝贵的意见；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对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书籍、报刊文献。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说明，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还应当感谢当年的那几位“绑架”者，如果没有他们的“绑架”之举，也许我会与降神附体风习研究失之交臂，擦肩而过，终生无缘。

由于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斧正。

作者

神

后
记

秘

的

幻

术

中华神秘
文化书系



天人感应、奇门遁甲、
藏纬禁忌、怪习陋俗、
相面测字、炼丹养生、
占星堪舆、武术气功、
皆可包容之。



三坟五典、禁书秘籍、
异端邪说、阴阳五行、



隐者仙人、善男信女、
白莲会派、三教九流、



神秘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凡

ISBN 7-219-02257-3



9 787219 022573 >

ISBN 7-219-02257-3/G · 513

定价：25.00 元